

# 學文園中

期一第卷二第

七月號



# 中國革命刊週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文 言 與 白 話 ..... 文 雁

藏 本 的 趣 劇 ..... 仲 琦

評 述 事 時 ..... 衛 爾

從 老 大 到 少 壯 ..... 鄧 雪 冰

對 今 後 中 國 外 交 之 觀 察 ..... 王 志 文

總 發 行 :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社 址 : 上 海 環 龍 路 七 六 號 定 價 : 每 期 四 分 半 年 一 元 全 年 二 元

# 前途雜誌 第二卷第五期 廿二年七月一日出版

前 途 論 壇 學生暑期軍訓 ..... 文 繼

### 論 著

青年們應認清世界戰爭的一個共同目標 ..... 茹春浦  
班洪在西南國防地位上之重要 ..... 方秋章  
日本在東北的軍事建設與我國應取之對策 ..... 蕭天石  
中國歷史的對策 ..... 龔化龍  
最近美國之經濟與政治(續完) ..... 樊仲雲  
民主政治之沒落與戰後各國政治之動向 ..... 郭兆鍾  
土耳其復興與凱末爾 ..... 王道豐

### 譯 述

法西斯政論喀爾修米特思想之檢討姚寶賢  
戰鬥的意大利之法西斯蒂的交(續完) ..... 張一凡  
法西斯蒂運動與民族精神之發展 ..... 陳魯仲  
赤化外蒙古的現勢 ..... 日本林暢夫著  
印度之陸海軍 ..... 陳柏濤譯  
德國舊勢力的崩潰 ..... 安亞爾原著  
文學之起源 ..... 謝善楨  
文奇案 ..... 殷作楨  
藝冬風春風 ..... 賀玉波  
通訊(關於民族復興與教育問題) ..... 時事日誌  
德國舊勢力的崩潰 ..... 何學尼譯

本 期 零 售 每 份 四 分 半 年 一 元 全 年 二 元  
代 售 處 上 海 北 平 南 京 武 昌 生 命 書 坊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環 龍 路 七 六 號 現 代 書 局  
目 價 (冊二十)年全定預角兩售零期本 目價  
(內在費郵)元一(冊六)年半元二 目價

# 中國文學

第七期  
第二卷  
第一號  
七月

# 中國文學

第二卷第一日次

## ▲散文隨筆

- |               |     |      |
|---------------|-----|------|
| 生活            | 徐轉蓬 | (八九) |
| 病與輕夢          | 李蘇菲 | (二〇) |
| 五月零感          | 高植  | (五)  |
| 孔子之魂          | 吳壽彭 | (三三) |
| 哥德致嚇姆波特及其夫人的信 | 殷作楨 | (九)  |

## ▲小說

- |             |      |      |
|-------------|------|------|
| 騙           | 葛天氏  | (一)  |
| 七日的玫瑰       | 黑嬰   | (二三) |
| 春蠶          | 余慕陶  | (四)  |
| 閩江之夜        | 李小山  | (三)  |
| 到港的黑人日·小川未明 | 錢子衿  | (六)  |
| 兇手          | 陳福熙  | (三)  |
| 牧場上         | 李西崖  | (七)  |
| 小曼莉的悲哀      | 梅痕女士 | (五)  |

# 中國文學

## 第二卷第一期目次

喝着咖啡的時候

流冰 (一〇〇)

經緯線

林適存 (一〇六)

▲理論·介紹

元人散出

趙景深 (一〇九)

詩歌的樣式日·外山外三郎

孫俚工 (一一五)

寫實主義之歷史的研究日·山田珠樹

汪馥泉 (一二六)

現代文藝

毛秋白 (一三〇)

佛教文學之審美觀及光明思想

姚寶賢 (一四〇)

行為主義的文學觀

白樺 (一六六)

▲劇本

騎隊英·諾埃爾寇華德

殷作楨 (一四四)

▲詩歌

漁家

林英強 (一五九)

獻詩

徐世治 (一七〇)

# 次日期一第卷二第 學文國中

： 輯 畫

「騎隊」舞台面十幀：

- 一 瑪麗克萊小姐飾「金妮馬利奧特」
- 二 我們喝杯酒，希望有一天，我們所愛的祖國再得到尊榮，偉大，與和平。
- 三 舉杯祝賀一九〇〇年的新年
- 四 帝國義勇軍開拔前線
- 五 白利琪司從南非洲戰爭回家
- 六 維多利亞女皇的出殯：國王愛德華與凱塞騎在前面
- 七 典型的愛德華式舞之壯麗的場面
- 八 在康辛敦花園：女皇死了。
- 九 施屈拉蕙兒蓀飾「美拉白麗」
- 十 兵船的離岸

封面

錢君匋

緒情的烈熱度態的實忠有具 文國中  
作合的誼友評批的正嚴待期 學國

# 騎 隊 舞 台 十 面 幀



瑪麗克萊小姐飾《金妮馬利奧特》



我們喝杯酒，希望有一天，我們所愛的祖國再得到尊榮，偉大，與和平。

騎  
隊  
舞  
台  
面  
十  
幀

舉杯祝賀一九〇〇年的新年



帝國義勇軍開拔前線

白利琪司從南非洲戰爭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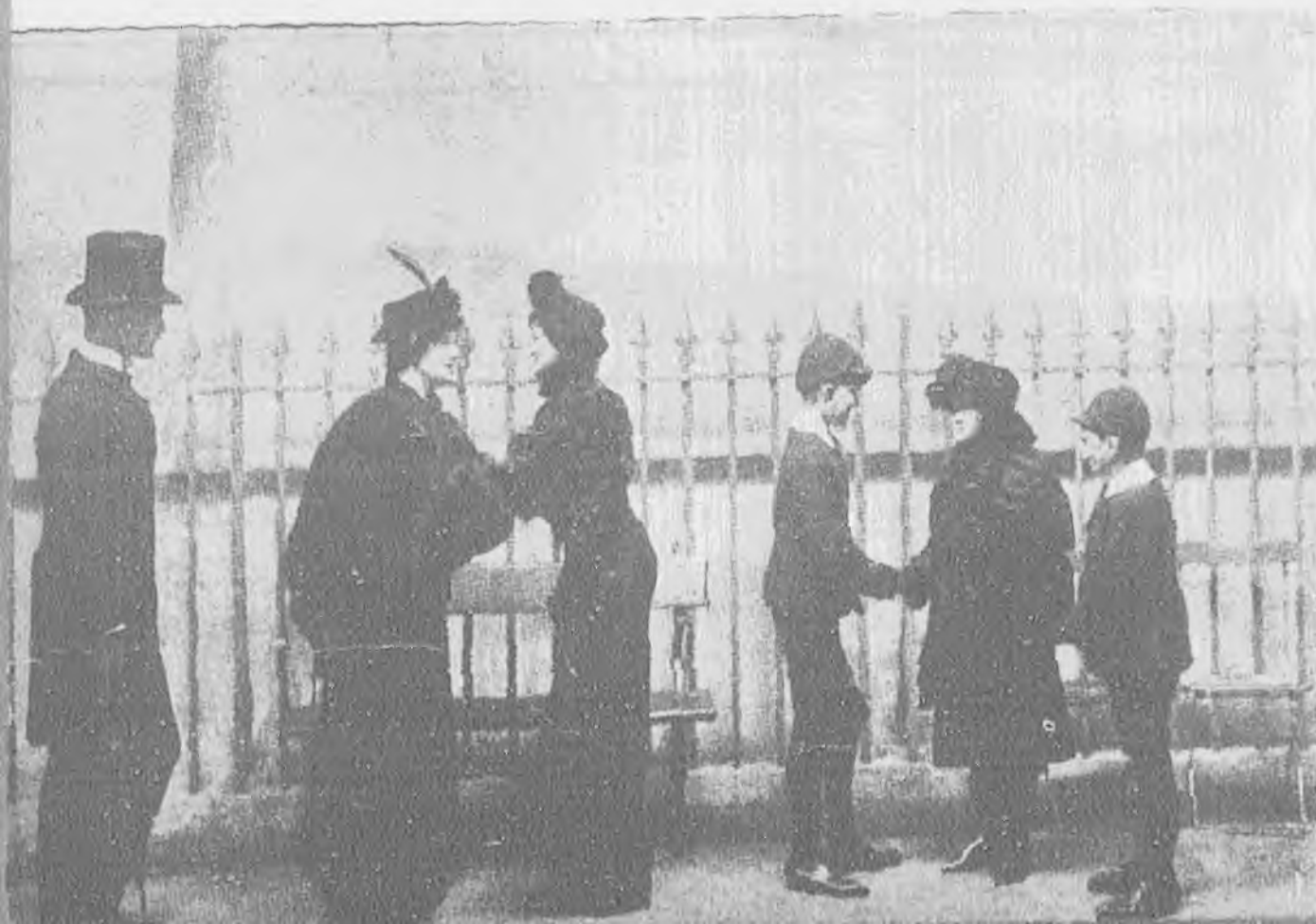


# 騎 隊 舞 台 十 面 幀

維多利亞女皇的殯國愛華凱  
 多利亞女皇的殯國愛華凱  
 前在塞與德王：出皇亞



典 型 的 愛 德 華 舞 式 之 壯 麗 的 舞 場



在 康 辛 敦 花 園 ； 女 皇 死 了 。

# 騎隊舞臺十幀



兵 船 的 離 岸

屈 拉 蕙 兒 蓀 飾 《 美 拉 白 麗 》



# 騙

葛天氏

李長就長得來哪！

李長常常依着門框站在門口，他一站在門口，頭就頂着屋上的瓦。李長住的屋子太矮了。

「李長，尙媽的，甚事不愜意呀！」

李亞問李長，李長就笑。

李長知道李亞爲什末瞧不起他，李長的老婆和小三子有勾搭，李亞知道的。可是李長只是笑。

可是李長心裏就悶着氣哪！

「李長，吃過飯到和記茶樓，曉得吧，王二要來咧！」

「王二來怎麼？尙媽他不拿錢來，要他來幹嗎！」

「你去咯，我們又給他介紹了一個新同志，他敢不拿

錢來嗎！」

李亞說了就去了。

李長還是站在門口。

李長心裏打算吃了飯不到和記茶樓去，因爲小三子也要去，李長見到小三子可就氣啦。

可是——

「尙媽去怕什末！老子今天要揍那個小舅子！」

李長就轉身到屋裏去吃飯了：

「飯弄好了嗎？」

「你吃就是呢，好啦。」

李長的老婆，說話的神氣還像平常一樣，可是李長總覺得她有點異樣。李長就釘了她一眼。她也釘了李長一眼。

吃過飯。李長就到和記茶樓去。

『哦！李長同志來了，好的，請坐。』

王二坐在那條長桌子的頭上，看見李長來了，忙站起來說。

『坐！』李長回答就坐下了。

得勝來了，李亞來了，還有新同志么六也來了，可是就不見小三子來。

『小三子怎末不來呢？』王二問。

『禽，小三子怕來了。』

李亞回王二說，又向李長笑笑。

李長就氣得肚子要爆炸。

——總要找着那個小舅子揍他一頓。李長想。

『小三子爲什末不來呢？這個傢伙太折瀾污，不行的』

。』王二說；那眼光就逼着李亞。王二是區總代表，來參加這個分會的。

李亞向王二使了一個眼色，又向李長望一望，好像有

點什末道理的；李亞就說：

『我們開會吧！那個傢伙不來，我們警告他。』

他們開會了。

李亞是分會主任，做主席，報告：

『我們今天開會大家不要吵。我們又介紹了一個新同志，新同志就是么六。么六也是拉黃包車的，他沒有飯吃，要加入我們互濟會。我們要革命，互濟會要救濟我們。』

……

李亞像水流一樣，說了一大篇。

可是，王二聽到這話就不高興！瞧，他眼珠子沉着咧！

『我今天有個提議，要王二同志報告我們，王二同志以前說介紹一個新同志要領賞的。我們介紹新同志，上頭怎末沒有賞？王二同志……』

得勝還沒有說完，主席李亞就說：

『好，要王二同志報告我們。』

可是王二同志不報告，王二同志向李亞望一望。那意思是說：討厭！怎末要這樣的一些流氓無產階級來做會員呀！

『王二同志報告我們。』得勝又說。

王二同志只好報告了：

『各位同志，這個問題等一下再討論，我們先談工作』

『我們有工作呀，不是介紹了一個新同志？』

李亞把么六一指。

么六向王二一望：『我們沒有錢，加入互濟會革命。』

李長心裏還在氣着，他老想着小三子：可是王二不拿

錢來，他也發氣。他不耐煩，說：

『快一點啦，王二同志報告我們，我要走了。』

『對！王二同志報告我們啦，我們介紹了么六同志。』

李亞望望王二又望望么六。

么六就望王二。

王二說：『好，我很快的報告幾句話，你們注意聽，

我還有事情就要去了。現在江西的紅軍又打了勝仗，再過

幾天就要佔領南昌，南昌是江西的省城；佔領南昌，就可

以打到南京上海來，我們就好了，那我們就住洋房子，就

有飯吃，還有坐汽車，所以你們要努力做工作。你們要多

介紹同志，將來加入紅軍。光要錢是不行的，曉得吧，光

要錢是不行的……』

『齋媽的！光要錢是不行的，你不是告訴我們，介紹了新同志，上頭有賞的嗎？』

『可一現在賞已經取消了呀！』

『不，那我們不幹！』李亞和得勝一同說。

李長也說了：『齋媽，那還幹什末？』

李長本來就有氣，再加氣，立起身就要走。

可是王二連忙說：

『不要走，慢慢交！』

王二見勢頭不對，一不留心，這個黃包車分會就要坍

台，坍台了王二就要受懲罰。王二這個人可聰明：

『你們不要性急，我回區總去討論一下，大概有點辦

法，你們下星期一定要開會，我再來答覆你們，好不好？』

？』

『不，你又滑頭！我今天的車子沒有拉到客人，飯都

沒有吃飽，你先借我一毛錢，下次開會你再拿錢來。』李

亞說。

得勝也說：『快一點！你借我一毛錢吧！』

『我實在沒有錢，不信你們在我袋子裏抄，我不是資

「本家呀！」

王二站起來拍拍他的袋子，用手掏出一個毛子來：

「這是今天的茶錢。」

李長沒有說話，可是李長就動手抄了，他站在王二跟前，比王二高一個頭，他用手掏王二的袋子，王二的袋子果然是空的。

「禽媽互濟會還沒有錢！」

「禽媽，你下個星期開會帶錢來呀！」

「下星期沒有錢你就不來。」

於是王二才被釋放了。

王二把那個毛子留在桌上給了茶錢，笑了笑，匆匆的出去。

各人都笑了笑，罵了聲禽媽，散會。

可是么六就莫明其妙，沒說話，心裏想：怎末沒有錢

呀……

二

十二點鐘。

得勝拉着空車子回來交班，剛剛小三子也拉着空車子回來交班，他們撞着了。

他們就邊走邊說話：

「小三子，禽媽，前天和記茶樓，你怎末不去呀！王二來了。」

「王二來怎末呢？他拿錢來嗎？」

「沒。」

「禽媽，不拿錢來幹嗎！介紹么二入會有我咧！」

「他說介紹新同志的賞，上頭取消了。」

「那可不行！」

「不行。」得勝也說。

得勝又說：

「小三子，你請我喝二兩酒，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捨得吧？」

「什末消息？」

「你不請我喝酒，好容易就告訴你！」

小三子是聰明的，他看到得勝那副神氣，就猜得五分

，連忙說：

「好，喝酒算我的，你說吧。」

「李長要揍你，你曉得吧？當心一點吧，小舅子。」

「咳，笑話……」

小三子挺了一挺胸。

可是小三子心裏就有點害怕哪。

李長那人雖然不說話，可是他做起事來說幹就幹，打起人來也打得着着實實。

「禽媽的，當心點吧！」

得勝警告小三子。小三子的個子長得太小了。

「喂，我請你喝二兩酒，你告訴我，這個消息是那個告訴你的？」

小三子湊近得勝一步。

「你當心就得啦，我告訴你的——快點跑回去，交了班要吃飯了。」

小三子看見得勝不告訴他，就恨起得勝來，心裏想，得勝和李長是一把的。可是得勝又和李長不是一把的，因為得勝還是告訴小三子當心一點呢。

他們兩個就不做聲的向前跑。

黃包車的輪子在馬路上咕咕的响，馬路上的灰就向天

上飛，他們已經從柏油馬路走到灰泥馬路了。

黃包車公司就在前面。他們的家也就在前面。

再跑幾步，到了。

「禽媽的，今天拉了多少錢呀？」

「禽媽今天生意好吧？」

李亞么六他們今天都拉早班，還有一些交班的車夫，他們也在這裏，有的在數銅板，有的在和公司的帳房先生賴賬。

突然——

李長來了！

「老子今天沒有上班拉車，專門在這裏等你。」  
拍！

李長抓住小三子就是一個耳光。

小三子曉得壞了，想跑，可是不能。

小三子回手：

「你打老子！禽你媽的！」

「老子打你。」

小三子要打李長，可是被李長捉住了。

兩個人扭做一團。

『喂，不要打，不要打！』么六和李亞都走過去轉彎，可是這個彎轉不了。

小三子拉着李長的衣服。

李長拉着小三子的衣服。

兩個人拉着不放。搯，衣服撕破了。

『老子要揍死你，禽你媽媽的！』

『禽你媽媽的，老子要揍死你。』

小三子打不贏，用口咬，可是怎末行？李長已經把小

三子拐壓到地上了。

李長就一隻手按在小三子的頭，一隻膝頭跪在小三子的身上，問：

『小舅子，你認得老子吧？』

『老子認得你一只烏龜！』

噏！噏！噏……

李長的拳頭就像雨一樣的落在小三子的身上。

小三子掙扎，可是掙扎不掉。

終於么六和得勝來解圍，可是小三子已經吃虧不小哪

李長滿足了，站在旁邊，鼓着兩隻眼睛望着小三子。

小三子還不服。『是好的，你再來，禽你媽的！』

可是小三子給隔開了。

得勝把李長推回家裏去，李長不肯去。得勝說：

『小三子怕你。還不夠了嗎？禽媽回去吧！』

李長就回去了。

小三子緊了一緊自己的褲帶，看自己的衣服已經破了

幾塊，心裏想李長的衣服也破了幾塊，也就高興一點。可

是究竟小三子覺得自己身上痛得很厲害！

小三子就連忙去公司的櫃檯上交車租。

李亞說：『禽媽的，要圖快活，今天快活吧？』

『不要取笑。』小三子不耐煩。

可是李亞偏笑：『怎末，痛嗎？小舅子不行。』

『不行就不行！老子過三天再回他——我問你，王二

後天來嗎？你叫他借我兩塊錢，我要吃……禽媽的！』

『小舅子，打病了要吃藥了！可是王二那個東西滑頭



咧！」么六說。覺得李亞和小三子介紹他進互濟會是騙他似的。

「怎末滑頭！怕他滑頭？」

小三子的氣好像移到王二身上來了。

「禽媽！後天開會你要去呀！」李亞向小三子說。

小三子：「我不去。」

「你不去，我這個分會主任給你當！禽媽你不去，

王二可拿錢來呀？他還要批評我呀！」

「批評就批評，我後天不去，老子要找李長算賬去。」

「禽媽！你可揍得贏他？」

「揍不贏他，就饒了他？你可量到我就揍不贏他？」

小三子可真有點氣了。

小三子一氣，把衣服一拍就走。

么六和李亞也走，得勝也走。走的時候，么六向李亞

說：

「後天王二來，你可一定要他拿錢呀！要是不，我就

不去開會了。禽媽！沒有錢，你要我來幹嗎？」

### 三

星期天。

還是那個老地方：和記茶樓。

王二，李亞，得勝，三個圍着一張桌子坐着。他們等

李長和小三子來就開會，可是李長和小三子老不來。

那個新同志么六也沒有來。

「么六今天來不來呢？」王二問。

「你沒有錢，他怎肯來呢？」李亞指着得勝，接着說

：「你問得勝，我對么六說，互濟會革命救濟窮人，他才

來。禽媽！你不拿一個錢來，他當然不來哪！」

「互濟會不是資本家呀！」

「你又滑頭，你不是說介紹新同志有賞的嗎？你前天

不是答應我們到區總討論，拿賞錢來嗎？禽媽……」得勝

有點氣惱了。

王二說：「賞錢有的，但開會的時候，他們都要來呀

！」

但他們還不來。

『怎末，李長和小三子爲什末不來呢？』王二是現得很忙的樣子，他老是向着和記茶樓的那個朦着灰塵的舊鐘看着。

一分，兩分，三分……

一會兒，半點。

但，李長和小三子還沒有來。

李亞說：

『前天李長和小三子打架呀！』

『爲什末？』

『小三子幹了李長的老婆。』

『李長的老婆還漂亮嗎？』王二問李亞，笑了一笑。

『怎末，你也起心思嗎？』

『那裏，我不過隨便問一問。小三子沒有老婆嗎？』

『沒有。』

『是的囉，那要革命哪，革命成功了就有老婆哪。』

『禽媽！什末都要革命！給你介紹新同志，你要分給

我們一點賞錢呀！』得勝看到王二老滑頭，再也忍不下了。

『好的，他們不來我們先談談吧，我還有事情到旁的

地方去，再不等他們了。』王二就說：『明天是失業工人

運動日，上午十點鐘，到社會局門口集合，你們都要去，

小三子和李長也要去，么六也要去，再多約一些人去，曉

得吧？這是革命的工作。只要你們去，有麵包發給你們。』

『禽媽，又是空頭支票，賞錢都不發給我們，誰可相

信你有麵包呢？』李亞不相信。

得勝也說：『你不給我們賞錢，我們可不去。禽媽！

跟着你跑是白跑的呀！』

『嗯，那不行，你們不聽命令是不行的呀！』王二慌

了：『好吧，我給你們一塊錢，明天可一定要去！』

王二從口袋裏摸出一塊錢，往李亞面前一拋：

『你們幾個人分。』

『禽媽！幾個人分一塊錢，一個人分得幾個錢？』

『一個新同志只值一塊錢？不，你一定措我們的油，

上頭不只發一塊錢。』

『笑話，我怎末會措你們的油呢？——我先給你們一

塊錢，明天到了社會局再給你們吧！一個人兩毛，人越多

越好。相信吧？」

王二說了，一站起來就要走了。

「慢慢交，明天真的冇錢嗎？」李亞不相信的問。

「當然有，你們可要多約幾個人去。」

王二走了。

「尙媽，我們明天領了人去，他去報功，領了賞錢又不給我們。」

「不管，他不給我們，可就聽他不給我們嗎？——當

場揍那個小舅子。」得勝把眼睛一翻，拳頭捏起來了。

於是李亞和得勝，從和記茶樓走出來。

滿天刮着風，風吹起了飛沙，突然，一顆飛沙吹進了

李亞的眼裏：

「尙媽，糟了，一顆飛沙吹進了我的眼裏。」

李亞連忙用手去揉揉，揉不出，眼睛紅了，眼淚流出

來了。

「不行，這不是好兆頭，我明天不去了，去就要被捕

的，」說着，眼淚流着。

可是得勝管不了這些，他說：

「不去，那你要明天的賞錢嗎？」

「你代表我去，我還可以找幾個人去，阿四，王七，

小牛，……」

說着說着，李亞的手在眼睛上揉着。

「那末今天一塊錢我們對分。」

「尙媽，那小三子和李長不給他可成嗎？」

「他們今天不來，當然不給他，他們那裏知道王二今

天拿錢來呢？」

「那可不成，我不分給小三子和李長，王二知道要批

評我了，他可再不拿錢來了。」

「好吧，那末你分我多少？我要去吃飯了。」

李亞就到煙紙店把一塊錢換開，給得勝兩角。

得勝拿到兩角錢。說：「尙媽，我們革命革的太苦，

只革兩角錢。」

得勝去了。

李亞就一邊揉着眼，一邊走着，他打算去找李長和小

三子，還找么六，還約阿四，王七，小牛……可是他矇着

眼睛不會看到，么六對面走來了：

「怎末哪，王二拿錢來了嗎？」

李亞抬頭看，是么六：

「啊！尙媽！你怎末不到會呀！」

「到會！剛才李長和小三子在那裏打架呢。我在那裏轉彎，你看，我還吃了一拳。」

「誰打贏？」

「還不是李長打贏！」

「尙媽！小三子這傢伙打不贏人就不要同人打咯！」

「哼，小三子今天真的打病了呢。」

「病了？」

「李長一條篤担打出去，小三子的腿子不能走路了。」

「那糟了！明天失業工人運動日，要去示威領麵包呀！」

「那末，王二可拿錢來了嗎？」么六又記起了王二。

「來了，給你兩角錢。」

「尙媽！兩角錢誰高興？」可是么六已經接着兩角錢放進衣袋裏了。

「明天上午十點鐘，到社會局門口，你去，王二說有

兩毛錢給你，還要發麵包呢。」

「真的？」

「真的。」

接着李亞又問：

「李長去嗎？」

「他又沒有給打傷，有錢怎末不去呢？」

「那末，我去叫李長去。」說着，李亞就一直往李長家裏去了。

可是李亞又回頭：

「你明天一定要去呀，多約幾個人去，示威，有錢又有麵包。」

#### 四

「嗚嗚……李長不見了呀！你們那些沒良心的，把我的李長騙去，上巡捕房，吃官司，嗚嗚……」

李長的老婆在門口嚎啕大哭。

李長被捕了！

在社會局門口，沒領着麵包，也沒向王二拿着錢，突

然一聲鞭響——

吼！

那些人都瘋了！

跑呀，跑呀！

還喊口號呀！

那末長，那末長！包打探看到李長，就給他捉去了。

『嗚嗚……李亞賠我的李長來……』

哭着叫着，果然，李亞來了！

『李亞，你賠我的李長來！』

『我怎末賠你的李長來呢？』

『是你叫他去示威呀！』

『誰教他不快點跑呢？么六：得勝，還有王七，阿四

，小牛，他們都去了的，他們都跑回來了。』

『嗚嗚……不，你賠我的李長來，沒有李長拉黃包車

，我就沒有飯吃，嗚嗚……我要李長……』

得勝來了，得勝說：

『不要緊的，李長馬上就回來的。』

『不，么六剛才告訴我，他說李長被包打探捉去了，

他不回了，嗚嗚……』

『么六爲什末把這消息告訴她呢？』李亞問得勝。

『誰曉得！么六和李長站在一道的。』

『去問問么六去。』李亞和得勝就去問么六。

么六又把那話說了一遍：

『誰教他跑不快呢？不跑，安閒無事的站在那裏看看

也好；那末長：跑又跑不快，包打探一看就把他捉住了。』

『怎末辦呢？』李亞發急。

『禽媽，你好呵，你今天不去，看着李長捉去了，你

怎末辦？你告訴王二，下次示威我再也不去了。』

得勝把嘴一掀，發起氣來。

『禽媽，下次我也不去了。』么六也說不去。

『慢慢交，不要慌。我們找王二去，要李長的老婆一

道找王二去。李長被捕了，互濟會要給錢我們的。』

到底是分會主任的計劃多些。

李亞就帶着么六，得勝，到李長家裏來，對李長的老

婆說：

『不要哭，我們有辦法的，李長爲革命被捕了，還怕

王二不拿錢來？」

「嗚嗚……沒有李長拉黃包車，我沒有飯吃呀！嗚嗚……」

李長的老婆老是哭着。

「李長不拉黃包車，王二要把飯你吃呀！」

李亞勸解。但是有什末用呢？

「嗚嗚……你們又騙我，你們都不是好東西，去吧，

我要李長，李長，李長——」

但是李長沒有來，小三子却來了。

「小三子，你們騙李長去領麵包，給包打探捉去了，

我沒有飯吃了呀！嗚嗚……」

小三子的腿還沒好，他知道李長被捉去了，所以特的跑來看看。

「李長那個畜媽的，真的捉進巡捕房了嗎？」小三子

問李亞。

「捉去了，畜媽你開心嗎？」

「誰開心？你不要和我咬刁，畜媽李長捉去了，問王

二要錢去！」

可是小三子可真有點開心哪！

小三子看着李長的老婆，李長的老婆儘在哭。有時，他把那流着淚的眼睛，悄悄的抬起來望望小三子，小三子就忘記了自己的腿痛了。

她長得那末小巧，那末結實，一個大鼻子放在臉的中間，那兩串眼淚就向鼻子的兩旁流着。

「嗚嗚……誰把飯我吃呀！」

「不要緊的，有我！」小三子跛着脚，把胸一拍，又向李亞說：「我們找王二要錢去。」

「找王二去。」得勝說。

「找王二去。」么六也說。

「去呀，找王二去，找王二拿錢養活你。」李亞拉着李長的老婆，要她也找王二去。

「嗚嗚……我要李長呀！王二殺千刀的，你騙我的李長領麵包，就給他捉到巡捕房去呀！」

小三子跛着脚，叫着：

「找王二去。」

可是小三子心裏真開心咧！

小三子就帶着李長的老婆，同着李亞，么六，得勝一羣人，喊着：

「找王二去，王二騙了我們！」

# 七日的玫瑰

黑 嬰

夏天——

天氣是火熱的，汗像山泉似的流下來。

可是，今天應該到江海關碼頭去。

我有個愛人的。——她隔在三天海程的南國。她是那

麼的 Charming呵：笑的時候有兩個淺渦，現在她的頰上

。那天我指着這笑渦對她說：

『我愛你呢：你的笑真美麗呵！』

我們同在升旗山頂。那時節正是春天：南國的春天是

醉人的：綠的原野，綠的天。藍色的袍子，藍色的海。黑

的眼珠子，黑的……

今天她要到我這裏來了。

我應當去接她的。我要帶給她一顆十八歲的心，帶給

她夏一般熱的愛情。

一點鐘的時候我去了。

江海關那里，靜悄悄地。汽車像青蛙，一長排停在海

關外邊；肚子差點貼着柏油路。高高的自鳴鐘突然響着：

噹，噹，噹。

抬起腦袋——

（一點一刻。）

便跑進去；抓住一個穿白制服的人便問：

『今天的意大利郵船什麼時候到？』

『兩點，至遲兩點。』

走了。我獨自站在那里瞧瞧江上：小汽船嘟嘟地叫着

；尾頭把黃濁的江水捲作白的浪花。載來了三個帝國的水

兵，又載來了一些人：戴了白帽子的，藍眼珠子的。

忘了，帶點什麼來；譬如一本書吧，現在我可不會孤

寂了。

可是什麼也沒有！

（有的是夏一般的熱情和一顆十八歲的心。）

蹣着：從這裏蹣到那裏。汗流下來：流在背脊上，流在臉子上。抽出條白手巾揩了。真悶熱呵，心裏就——

『快點來吧！快——』

眼珠子老是望着遠遠的黃濁的江水，希望可以瞧到一隻載着我的愛人的船。……

但是連影子也沒有。那邊祇有許多的船隻停着，許多的桅杆直豎着。江水衝到碼頭上，又給擋了回去。突然什麼地方的船笛叫了一聲，一瞧：却是一條太古船開出去的。沒有辦法，買了瓶汽水止止渴。

蹣着：從那裏蹣到這裏。揩汗的時候，我發現不知什麼時候多了個女人也在悶熱地揮着小手巾。

瞧瞧她，就當作消遣吧：她有一腦袋的捲髮，克萊拉寶的臉子呢！汗濕透了她的旗袍。穿了東方服裝的克萊拉寶像瘦了一點；托在高跟鞋上的身子怪長的：蛇樣的身子啊。

（那麼細細地瞧女人這是第一次哩！）

猛地她也把圓眼珠子對着自家一望；我的心跳着，跳着；臉上有點熱，漸漸紅起來了。可是她笑啦：那麼動人的笑呵！接着還——

『接船嗎？』

很自然地問着我。

我點點頭。她就走近來，江風把她身上的香味吹到我的鼻子裏；醉人的香氣呵！

『等誰呢？』

『唔——姊姊。』

『香港來的嗎？』

『對啦。——你呢？』

笑了笑。她。

『等一個人。』

『可是這個人是誰哪？是你的——』想問她是不是她的 Husband 還是情人？但是怕羞說不出來。

（像她這麼一個女人不用說是有情人的。）

就並排在長檯上坐下來。說話的時候，她是活潑的，



生動的。她有張愛說話的嘴。

自鳴鐘敲着兩點鐘。

還沒有意大利郵船的影子。

這裡的人已經慢慢多起來了。白腦袋，白身子的海關員跑着，脚夫們嚷着。

『大約快來了。』

那麼說着我站了起來。

『怎麼啦？那麼急——嘿，簡直就是小孩子。』

聽到她的話，我沒有說什麼。真是急着呢，我是那麼地盼着愛人到來呵！她不知道我的心的。但是今天她不是等情人來的嗎？

剛要動脚走到江水邊去望望的當兒，她——

『坐下來，年輕人不是愛講故事而又愛聽故事的嗎？』

我想你一定可以對我講點你的姊姊的故事的。』

我們又並排坐下來。

可是我不說話。

『怕你姊姊罵嗎？』

『不。你先講吧！』

『那可——』

她笑着說。接下去又：

『我講了你得講的啊！』

點着腦袋，我把草帽拿下來。聽着她——

『我有個爸爸：今天我是等他來的。他愛着我，可是他那副俗氣的樣子，嘿，我真不愛他！但是，有什麼法子？爸爸給我許多錢，還有輛汽車呢，停在外邊。他給我買了間洋房子，在辣斐德路；近着舞場的。高興的時候兒我帶了陌生的男子跳舞去了，他默默地，只好自家到別地方玩去。天亮了我回到家里，他却起床了。我倦得襪子也懶脫便倒在床上去。你說他怎的？他肯替我脫襪子哪！』

說了便嘻嘻地笑着。

『你的爸真好！』

『前個月他到香港去的。昨天我收到他的信，說可以搭意大利郵船回來。等會你可以瞧見他的樣子的，老了呢。』

到這里她的話完了。

『現在是你了。』

我真有點爲難。說什麼好呢？

（思索了好一會才決定告訴她我的愛人。）

「今天我是接姊姊來的。你不曾見過的：她是那麼的可愛！我很喜歡她呢！今天我帶給她一顆十八歲的心，夏一般的熱情。……」

啾——啾啾！

來了。一同走過去，小火輪剛好近了碼頭。

人下船了：一個，兩個，三……

（怎麼沒有我的愛人呢？）

「他怎麼沒有來？」

身邊的女人也說了。

「我的姊姊也——」

人都走上去了，完了。我楞在那兒好半天，眼珠子老

對着那隻空着的小火輪。

「走罷，三點啦。」

跟着她：心是沉重的，和沉重的身子一同給拉上了她

的汽車。

汽車在馬路馳；駛過許多高的低的房子；吼着：啾啾

啾。沒多久駛到一間洋房子前停了。

洋房子前有個小女喊賣鮮花。

「買束花吧。」

便抱了束紅的花進去。

那麼陰涼呵。喝了冰水似的。我坐在沙發上。她把玫瑰插到花瓶里去；嬢嬢走出來：帶給我一盞冰水。

她換衣裳去了。

我睜着眼珠子，從對角那里的油畫瞧起，向着右邊轉去：這廳子的陳設真藝術化。

薄薄的華絲紗袍子，赤着腳，跋了對草拖鞋出來了。

蛇樣的女人呵！有圓眼珠子的，有會說話的嘴的。

手裏拿了本 Song Book。

「喜歡唱一唱嗎？」

坐到披亞娜那兒就彈起告訴我今宵的曲子。熟練而輕聲地彈着。窗子外，梧桐樹上的鳥吱唧吱唧地叫着。

我在她的背後。咖啡色的外衣脫下了，領帶拉下到肺部；我的鼻子正觸着她的黑髮：一陣幽香；像獨自個行在

深林中吸着清靜的空氣中的野花的香味。

天暗下來的時候，我又穿上了咖啡色外衣。

「想走嗎？」

她問着。

「得回去了；改天再——」

「可是我正預備同你上霞飛路晚餐去呀！」

「哦。那——那我們一仝走吧！」

霞飛路是有法國的情調的。可是這里却住了那麼多的露西亞人呵。畢直的電車鐵軌壓在柏油路上；電車開上去，隆隆地叫着。兩邊走着的人都有怕熱的臉子。紅的藍的廣告，火閃着的眼珠子哪。

從俄國菜館出來便一仝雜在行人裏面閃盪着。她說：

「回去幹嗎呢？宿舍就全鴨籠子一樣。大學生全是鴨子哪。」

給征服啦！陪了她走：是那麼可怕的女人呢！心裏志忑着。可是却又又是熱情的女人呵。

快近家的路上，辣斐花園的爵士全響啦。給夏夜的風吹過來。

「上那里去坐坐吧！有許多刺激的。」

又問我了。

像做了她的戀人似的，愉快地把她挂在胳膊上了。舞着的時候，她在我的耳朵邊吹噓着，低微地：

「我真喜歡你哪！」

自家便很得意地笑了。

這天真是幸福的一天。貓似地睡在她的懷裏；我的腦袋擱在她的胸脯上；甜暢地睡着，一睜開眼天全亮啦。

腦袋偷偷地移開去。她也醒了。猛的又把自家兒抱緊了。我嘻嘻地，轉快地在她的懷裏笑。……

真的要走了。她跟我到客廳里：娘姨正在把昨天的花拿起來。

「怎麼，枯了嗎？」

娘姨應了聲是。她就太息起來：

「那麽快就褪了色呵！」

頹然跌到沙發上。

我楞住了。聽見外邊的賣花聲，忙跑出去。

進來的時候抱着一束紅的花。

「這兒——你瞧那麽新鮮的。」

送過去。可是她却低下腦袋去吻手裏的一朵，——褪色的，乾枯的一朵花。

『我要你的那些來做什麼啊？這一朵……哦，消逝得真快！』

（這些我全不懂！）

昨天那些笑，那些話，那些動作，全不見了！

過後，她站起身；我們又相抱着。

褪色的玫瑰放在中間，我們都吻着這一朵，淡淡地，

香味早在昨天晚上散啦；給吻碎了的花片全墜到地板上；我吮着的是她的嘴唇了。

踏到門外，我聽見背後她又太息起來：

『我們原是陌生人呵！』

一九三三，六月。

## 國際週報 八卷六期

日本副領事失蹤問題

楊祖詒

藏本失蹤事件與所謂中日親善

陳次溥

日本政局之狀況及過去數年之演進

李文顯

包藏着危機的美國財界之景氣

吳卓生

戰爭時期保持中立之困難

王伯祥

定價：每期五分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社址：南京湖南路十八號

# 元人散曲

趙景深

元人散曲可分爲豪放和清麗兩派：在豪放派中，我們舉馬致遠，馮子振，張養浩，貫雲石，鍾嗣成，馬九皋，汪元亨，劉庭信，楊朝英這九個作家爲代表；在清麗派中，我們舉張可久，喬吉，盧摯，關漢卿，白樸，鄭光祖，徐再思這七個作家爲代表。

所謂豪放派，其實只能稱作閒適派，這一派的作家大都歸隱山林，嘯歌寄傲，以「放」而不「豪」者爲多。倘若我們尋覓他們近陶近王的曲，俯拾即是；倘若我們要尋覓他們近蘇近辛之曲，那就比較稀疎了。我們姑且尋覓一下看吧。

馬致遠豪放的作品有他那著名的秋思一套。茲錄其中的離亭宴終。「蛩吟罷一覺纔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何年是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

血。想人生有限杯，渾幾個重陽節。人問我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又本套中慶宜和有云：「多少豪傑」是直用蘇軾念奴嬌的在用韻方面，如「滅」「月」等字，更使人回想到從前的坡仙。此外，般涉調哨遍玉蕊草書一套，也是豪放的代表作，茲最錄如次：

「其雄勢斬釘截鐵，纏葛垂絲，似有風雲氣。」「儘一軸十數尺，從頭一掃無凝滯。聲清恰似蠶食葉，氣勇渾同猓抉石。」「硬似長空霹靂催。」「畫一畫如陣雲，點一點似怪石，撇一撇如展鷗鵬翼，蠻環怒偃乖龍骨，峻峭橫拖巨蟒皮。」

他的天淨沙秋思也很有名，最早記錄此曲的似是堯山堂外紀。但我們在張國賓（曾與馬致遠合作黃梁夢的偈夫）的合汗衫中也可以看到這支曲子，（見元刊古今雜劇）

不載於元曲選，似已爲臧晉叔刪去。茲併錄這兩支曲子如下，以作比較：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馬致遠）

兀良疎口落日昏鴉，兀的淡烟老樹殘霞，嗒趁着古道西風瘦馬，映着夕陽西下，只問叫那野橋流水人家。

。（張國賓）

大約張國賓與馬致遠關係密切，便增刪他的曲子，用入劇中；這使我們對於天淨沙確爲馬作更多了一個證據。

馮子振字海粟，自號怪道人，攸州人。太平樂府序稱他爲『豪辣浩爛』。（引常相評語）並『首采海粟所和白仁甫黑漆弩爲之始』，計三十六首，茲錄其中的赤壁懷古：『茅廬諸葛親曾住，早賺出抱膝梁父。笑談間漢鼎三分，不記得南陽耕雨。（么）嘆西風抱盡豪華，往事大江東去。徹如今話說漁樵，算也是英雄了處』。

張養浩（一二六九——一三二九）字希孟，號雲莊，濟南人。他的散曲現存有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凡小令一百五十餘首。至治初，官至參議中書省事，因父老棄官歸

家。這些散曲恐怕大多數是在此時作的。他作有普天樂辭參議還家，又有塞兒令『辭參議還家連次鄉會十餘日，故賦此』。歸家以後，便盤桓於倬然亭，遂開堂等處，賦曲寄興，我們在他的小令裏隨處都可以見到。他的曠達情調似多於豪放的作風。勉強舉豪放的曲，只能舉出十二月兼堯民歌遂開堂卽事來：『對着這煙波綠慘，霜葉紅酣，太湖石神剜鬼劊，掩映着這松杉，恰便似蛟龍飛繞玉巉岩，但愴的些野鹿山猿，半癡憨，呼童忙爲疎簾。老子無語，但掀髯遙瞻。雲山露半尖，越顯得秋光淡』。其中「老子」一詞，在折桂令中秋，鑿池，朝天曲，前調冬，等調裏都會用到，這使我們憶起慣用此詞語的辛稼軒來。朝天曲中數語，亦甚恣肆：『老子年來逢場作戲，趁歡娛飲數杯。醉歸月黑，盡踏得雲煙碎』。又山坡羊潼關懷古首二句亦極雄渾：『峯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

貫雲石（一二八六——一三二四）畏吾人。父名貫只哥，遂以貫爲姓，自名小雲石海涯，又號酸齋。他的散曲是被稱爲「天馬脫羈」的。紅繡鞋云：『東村醉西村依舊，今日醒來日扶頭，直喫得海枯石爛恁時休。將屠龍劍，

釣鯨鉤，遇知音都去當酒」。殿前歡懶雲窩云：「蔽一天星斗多，分半榻蒲團坐，儘萬里鵬程挫，向煙霞嘯傲，任世事蹉跎」。

鍾嗣成字繼先，汴人。他的散曲散見於錄鬼簿，樂府羣玉，太平樂府者凡小令五十九首，套曲一首。他的自序醜齋云：「自知就里，清晨倦把青鸞對，恨殺爺娘不爭氣。有一日黃榜招收醜陋的，准擬奪魁。」

馬九皋的散曲可舉殿前歡爲例；「據危闌，看浮屠雙鏡倚高寒。鱗鱗萬瓦連霄漢，俯視塵寰。望飛來紫翠間，雲初散，放老眼情無限。知他是西山傲我，我傲西山？」

汪元亨號雲林。他的小隱餘音近人有輯本，得曲百首。可舉醉太平爲例：「憎蒼蠅見血，惡黑蟻爭穴，急流勇退是豪傑，不因循苟且。歎烏衣一旦非王謝，怕青山兩岸分吳越，厭紅塵萬丈混龍蛇，老先生去也」。

劉庭信的散曲在明本南北小令裏約存八十七首。他是被評爲「摩雲老鶴」的。可舉醉太平爲例：「訪堯峯禹穴，過東海西浙，蓬萊萬里，水天別問神仙在那些。過真人，口受丹砂訣，泛浮槎悟入黃金闕，取天風穩坐紫雲車，老

先生去也！」

楊朝英號澹齋，青城人，嘗與貫雲石交遊，並選有太平樂府，陽春白雪兩種散曲總集。他的散曲可舉普天樂爲例：「白雲窩閑趁村酒杖藜拖，樂天知命隨緣過，儘自婆娑。任風濤萬丈波，難著莫，醉裏乾坤大。呵呵笑我，我笑呵呵」。

以上說的是豪放派，以下將說到清麗派。

清麗派自以「散曲中的李杜」張可久和喬吉爲領袖。張可久字小山，（一云字伯遠）慶元人。他的集子裏和盧疎齋與貫酸齋的小令甚多，可知他是與盧貫同時的人。又他的慶東元稱馬致遠爲先輩，可知他的生年較馬略後。錄鬼簿列小山名極後，可知他的卒年約在泰定天曆之間。總之，我們假定他是十三世紀後期和十四世紀前期的作者，大約是不會很錯的。他的散曲可略舉二例：梅友元帥席間云：「拂冰絃慢撚輕攏，一種天姿，占斷芳叢。額點官黃，眉橫晚翠，臉暈春紅。歌夜月琉璃酒鍾，隔香風翡翠簾櫳。帶殺吟翁，柳暗花濃，玉暖香融。」贈歌者秀英云：「海棠嬌楊柳纖腰，眼轉秋波，臉暈春潮，檀板輕敲。

冰絃初奏，綵扇低招。傾城傾國越西子，梨棗，行雲行雨，楚巫娥暮暮朝朝。橙剖并刀，酒榨金蕉，爛醉東風，受用良宵。」（均折桂令）以上兩首是比較清麗的，然而已經有很濃的色彩，至於梧葉兒席上有贈更是散曲裏的溫庭筠了：『芙蓉面，楊柳腰，無物比妖嬈。粉紙鴛鴦字，花鈿翡翠毛，繡閣鳳凰巢，良夜永春風玉簫。』本來他的散曲是凝鍊者多，洒脫者少；近詞者多，近曲者少。在端謹工整或所謂「騷雅」這一點上，大約是他被名為散曲中的杜甫之故吧？

喬吉（名吉甫，字夢符。從他的散曲裏，我們可以看出會與妓女李楚儀有過熱戀。賈侯席上贈李楚儀云：『洗妝明雪色芙蓉，默默情懷，楚楚儀容。……桃李場中，儘劣燕嬌鶯冗冗』。楚儀贈香囊賦以報之云。『芳心偷付檀郎，懷兒裏放，枕袋裏藏，夢繞龍香。』席上賦李楚儀歌以酒送維揚賈侯云：『鴛鴦一世不知愁，何事年來白盡頭……老死也風流』。別楚儀云：『從今別却文章士，至如小子，十分不是，好處也想些兒！』後來又有『會州判文從周自維揚來道楚儀李氏意。』又嘲楚儀云：『帶酒人歸未？……今夜何如？』楚儀來因戲贈之云：『空守風流志……慇懃謝伊……來探了兩遭兒。』最後的歌者為豪奪

自註云：『扣舷自歌，鄰舟皆笑！』上引諸例一方面使我們知道了「散曲中李白」生涯的一端，一方面也可以藉此略窺其作風，是較張小山為洒脫的。

盧摯字處道，號疏齋，涿郡人，官至翰林學士，遷承旨。除散曲外，詩文均佳。他的散曲可舉壽陽曲別珠簾秀為例：『纔歡悅早問別，痛煞煞好難割捨。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

關漢卿的套數雙調新水令很大胆開沈仕唾窗絨之先路。南呂一枝花不伏老簡直是享樂主義者王爾德的口吻，其中有兩句尤奇：『我却是蒸不爛，煮不熟，搥不匾，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恁子弟誰教鑽入他鋤不斷，砍不下，解不開，頑不脫慢騰騰千層錦套頭。』小令可舉一半兒題情為例：『碧紗窗外靜無人，跪在床前忙要親，罵了個負心回轉身，雖是我話兒噴，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白樸的散曲以詠物者為多，鄭光祖僅存小令三首，套數三套，為篇幅所限，均不再舉例。

徐再思字德可，號甜齋，好食甘飴。他的散曲，豪放的也有不少。清麗的可舉壽陽曲春情為例：『昨宵是你自說，許着咱這般時節。到西廂等的人靜也，又不成再推明夜！』



# 兇手

陳福熙

「你曉得嗎？」

「什麼？」金和問。

「局長太太妍書記呢！」

「沒有曉得。」

別的警察，除掉勤務警察金和，只要在二區區公安局的，差不多統已曉得這件事了。金和初聽到，就覺得新奇的，以爲局長太太怎麼和書記先生狎邪？起先，他是不相信的，但經過許多弟兄的面告，統說是太太已和書記做了不規矩的勾當……

「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囉。」

回答的，全是這樣肯定的說。

金和再不會不相信了。他是勤務警察，照例他應該曉得，但他確實不知道。他的年紀很大了，那裏留心到這種事！他生平一向是忠實的，跟局長已經當了十三年勤務警察，這十三年裏，局長把他看做自家人一樣。至於他對於局長，素來是服從，忠實，勤儉；什麼事都肯幫忙，只要能夠辦得到。在金和以爲，除掉局長這樣憐愛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了。起初他只是當警察，後來因爲局長的重視，把他改當了勤務警察。平常，局長還給他薪俸以外的錢，或是給他穿衣服。這樣真摯的待他，如何叫金和忘記？所以他做事，無論什麼時候都想到局長。但現在二區區公安局的弟兄，正謠傳着這樣變的消息，他知道，要是這消息傳播開去，對於局長，局長太太，都是很不出名的；他

竭力想探索謠傳的真相，而加以撲滅。於是，他天天留意太太和書記的態度，看他們到底有什麼曖昧沒有？

局長太太是個年青的，約摸二十多歲的女人，輕佻，妖媚。看她舉止，說話，處處可以看出她一種不嚴肅的，撒嬌的模樣。照她輕浮的言行，這謠傳似乎並不怎樣落空。況且那書記，又年輕，又風流，又是和局長最接近的人，在事實上，都可以和太太勾搭。局長忙於公務，成天東奔西走，不是應酬，便是到縣裏去；當他不在局時，他的太太幹了壞事，局長那裏會知道。弟兄們曉得這事，又不敢向局長直說，恐怕惹了是非。只有金和，他看不過眼，打算替局長出氣。

局長太太真不是東西。局長在時，做得怪規矩，怪親熱，祇要一走開，就要變得撒野了。金和到後來，也確實明白他們私通，可是苦於不看見。他住的房間，和局長的寢室隔得太遠，晚上，書記就是跑到那兒去狎邪，金和還是不知道的。

「金和，昨夜書記又到太太那兒去呢。」

「怎麼曉得？」金和馬上問。

「剛剛出來小便，聽到書記的腳聲。」

「不看錯嗎？」

「不會。」

「是到太太那兒去嗎？」

「那裏不是！還聽到太太開門哩。」

「是真的？」

「鬼騙你！」

早上起床，全局子的警察，又鬼鬼祟祟的講起這件事。金和聽着，一股無名火，噴得三丈高，恨不得立刻抓住書記，打個半死不活！

「媽獵個皮！」

是恨恨地說。抿着牙關。

局長剛到縣裏去，書記就敢如此大胆，還了得！想到局長，平日很抬舉他，處處說他好話，不想他竟做了違背良心的事！像這樣狼心狗肺的畜生，還容得他下去嗎？金和想了半天，心裏氣憤極了。爲局長的名譽，爲局長對於他十三年來的憐愛，他覺得不應該讓書記這樣幹下去。局長是好人，要是有一天被他們暗算，不是很危險嗎？他一

想起局長的生命和名譽，全身禁不住癢癢起來……

局長到明天纔回，今晚，那書記會再到太太房裏去嗎？

「你們看，今晚書記再會去嗎？」金和問好幾個弟

兄。

「也許會去。」

「我想是一定去的。」另一個說。

「一定會去？」

他這樣反問，似乎很希望書記在今晚上再去。

「一定去的，局長不是在縣裏嗎？」

金和聽到這樣說，心裏却泛起一種反常的高興來了：

他希望今晚，在黑暗的屋角裏再能聽到書記的腳聲。看他是否向太太房裏走去？如果是，那麼乘他不防，在黑暗裏可以打他幾下木棍。到晚上，金和就打算這樣做。

## 二

夜。

夜已經深了，靜靜的。

金和躲在門背後，鬼也不知道。——他等着，好像漁人候着過江的鱒魚。

在這更深夜半，他站的地方，正是漆黑一團。他看不清四周的什物，陷在黑暗中的，是一個漫長的夜。從金和的站處，直到公安局的前門，大概有二十多丈遠，那前門的燈光，在這兒一點照不到。只聽到站崗警察，在前門踱着斷續的腳聲。守夜的弟兄只有兩人，其餘都瞌着了。金和站在這半夜的門後，像偷兒似的不敢出來。他一手擒住木棍，那木棍，隨時可以由金和的手裏舉起來。金和的眼睛花了，要在黑暗裏看人，實在不容易；而且，輕一些的聲音，他又不能聽見。——恐怕漏網，他特別來得留神。如果書記果真來了，而沒有看見，不是失掉機會嗎？他覺得今夜是個好機會，決不放過他。

他等着，等着。

從十一點等到十二點；從十二點再候到一點鐘……

但金和總不見書記來。

「今夜怕不來了！」

「真的不來嗎？」他又想。

今夜，書記到太太房裏，是意料得到的；從各方面想，他不會有不來幽會的道理，局長到縣裏去，書記還怕什麼人？難道怕弟兄們麼？況且，經過昨夜的綢繆，那裏會不想續歡？

金和站着，他的腳沒有移動過地位。好像在今夜，能夠把書記打幾下，而給他一個警告，就算是自己的責任。雖然他知道幹這事，並不是他的責任，但是爲愛護局長，他好像非這樣做不行。他想起書記是個恨鄙吝的人，平日的行爲，卑鄙，醜態，什麼事都會幹，和他染指的女人，已不單是局長太太，還有豆腐店的豆腐西施，開酒店的當爐女，一個剛死丈夫的沈寡婦，還有……

正這麼想時，金和的眼前忽然走近一個黑影，隨着，那黑影霎的閃過去了。

「鬍鬚是書記先生……」想。

他想看個清楚，再提起木棍來打下去，可是已經遲了。他走出門背後，看見那黑影，蹣手蹣腳地，在黑黝黝中移動。金和閃在門邊，從遠遠望去，他的視線可以望到局長的寢室。不久，那本來墨黑的局長寢室裏却生了燈光

；接着：又聽見有人開門，有人關門的聲音；跟着：又看見燈光熄了，回復到以前的黑暗和沈靜……。

「喔！」

金和覺得莫明其妙。不過經過了片刻的惆悵之後，他似乎完完全全的明白了。他知道方才的黑影，不是別人，正是趙書記；而開門的，不是局長太太是誰呢？

金和很明白了。

此刻，他們不是正入港的時候嗎？要是趁這當兒去捉姦，有什麼困難呢！可是金和絕對不這樣做，爲自己着想，既非她的丈夫，又不是奉局長的密囑，那麼捉姦是萬不妥當的。如果捉了姦，被新聞記者在報紙上披露這件姦情，對於局長的面子，不是也丟盡了嗎？金和想前顧後，覺得只有給書記警告，是最好的方法。

他這麼想，又把身子躲到門背後去。

夜是黑黑的。

鐘已經敲過二點半了。

金和等着。

又隔一個多鐘頭後，局長寢室裏的燈又亮了，於是又

聽到開門聲，關門聲……

「來了，再不要放過！」

金和想。

於是提高木棍，把身子閃在門邊，屏着氣，咬緊牙齒，兩眼閉也不閉的向黑暗中望去——在漆黑中，眼見那瘦瘦的黑影，漸漸地移近來了，終於移近到金和站着的門邊。

「籐！籐！籐！……」

像本能地，金和的木棍，重重的向那黑影上打去，不等金和逃走，黑影已在金和的眼前消失了。

金和也就溜進房間裏去。

### 三

趙書記吃了這頓棍打，便受了很重的傷。此後他纔知道和局長太太私通的勾當，已爲弟兄們得悉；打他的是誰，經過很久的探聽，方始知道是勤務警察金和。這樣，不消說，書記對於金和的仇視，更加深遠了。

書記想報仇，蓄心已久；但表面上，趙書記對於金和

比平常格外客氣。

一個晚上，九點鐘光景，書記正在房裏抽煙；金和偶然跑進去，通知書記，說是局長要他去。正當金和走出門來，却被趙書記喚住了：

「金和，你來！」

「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事……」

金和帶着恐佈的，惶惶的神情走回來了。他以爲書記先生一定同他談起這件事情。然而出乎他意表之外的，便是聽見趙書記說：

「你有多大年紀了？」

「不大，只有五十四歲。」金和回答。

「五十四歲還不算大嗎？——哈哈！……你有家嗎？」

？

「沒有。」

「看你樣子，彷彿是很窮苦的吧？」

「是的，先生。」

「那末，」書記便在皮夾裏檢了兩張五元的鈔票說：

「我這裏拿十塊錢去吧，到冬天，你可以買幾件衣服穿穿。」

「不。」金和搖頭。

「你拿去好了，又不要你還的！……」

浮着狡黠的笑，連連的，拍着金和的肩膀。同時把兩張鈔票塞進金和的衣袋裏，並不關門，大家走出來了。金和一出門，滿心狐疑：爲什麼書記無緣無故的給他十塊錢？難道說，在那晚上被打得好，作爲報酬的嗎？難道說，這十塊錢就是妥協的賄賂嗎？在一個極其吝嗇的人，而竟憑空送錢人家，這不是沒有作用的。而且人家都不給，爲什麼單給金和一人？金和再三思維：想不出其中的用意。金和雖窮，但他並不希罕這十塊錢。要是甘心受他賄賂，于自己良心，怎麼過得過去呢！他遲早預備還他，臨睡前，把鈔票藏在被褥下。

可是不等他還，到次日早晨，從趙書記的嘴裏已傳出一個失竊的消息。通知了局長，請局長嚴查處罰。據趙書記在局長前這樣面述：

「失金十元，係中國銀行五元鈔票兩張，鈔票上都有

他親筆的簽字。失竊的時間，約在昨晚九時左右，當時跑進他房裏來的只有勤務警察金和……」

局長聽到這樣說，幾乎不相信有這回事。公安局的警察是要捉賊的，怎麼警察倒做起賊來？而且勤務警察是個很老實的人，決不會做賊。局長聽了書記的面述，就親自到金和的臥室裏去密查。

很快的，很容易地在金和的被褥下發現了兩張中國銀行的鈔票。

「這是誰的？」局長問金和。

「是書記先生給我的。」

「他給你的？莫說謊！」

「不說謊，局長！」

「他爲什麼要給你錢呢？」局長又問。

「他說……他說叫我……叫我到冬天買……買……買幾件衣服穿穿……」

他說話時，因爲極度的驚嚇，說得完全口吃了。臉色蒼白地，毫無一些血色。照他虛心的，受驚的態度，正像個被審問的偷兒。他知道已上了書記的當，拿這些話來說

給局長聽，明知是理由不充足。可是不這樣說，應該怎樣說呢？書記爲什麼給他錢，在金和，真是有了一千張嘴巴也說不清楚！他不知道怎樣說，才把昨夜書記先生如何給他錢的情形，活躍的講給局長知道。他只用沈重的，口吃的話，把昨晚的情形約略的說了一遍，最後請求局長明諒。局長因想他爲人忠實，十三年來，關於金和的性情，行爲，思想，統統很明瞭的，所以這次案情，在局長也覺得可疑。沒有懲戒，只是一番教訓，就把金和寬恕了。

#### 四

關於太太私通的事情，金和始終沒有告訴局長；局長呢，也始終沒會知道。……但因為金和與書記的仇恨日漸加深，害得書記長久不和太太周旋。偶然在太太那裏談談天，也是規規矩矩的。金和對於他們的監視特別緊，竟使他們一刻也不能放蕩。

「看在我眼裏，他們休想動一動……」

書記的行動，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被金和監視着。可是隔得久了，也許金和有了鬆弛，使書記又在暗地裏和局

長太太來往。

「金和，你不知道嗎？此刻……」

「什麼事？」

「哈哈！書記和太太……呀！」

「在房間裏嗎？」

「在房間裏。」

弟兄們又在交頭接耳的說。

白晝玩狎，金和真是想不到。他沒聽見倒也算了，一聽見，氣得發抖，氣沖沖的奔向局長寢室來。快到來，他的脚步走得輕緩了，蹣跚着脚，靠近窗子下站住。只見：

「快一點脫，快一點……」

（書記的聲音）

「外面怕有人哩！」

「沒有，沒有，快一點！……」

「那末你也快點呀！」

「唔，唔！」

這時，不知是故意的，或是無意的，金和的喉頭忽然咳嗽一聲，隨即走上去敲門。

「你是誰？」局長太太問。

「金和。」

「來幹嗎？」

「請書記先生。」

「沒有在！東西！」

是極兇的口氣。

金和不說話，就氣惱地走出來了。

「無恥的狗男女！……」

他想。

拳頭却握得緊緊的。——

## 五

當晚。

金和把所有的錢在酒店裏買了個大醉。走回公安局，

身子已經有點搖搖擺擺。但他像瘋狂了似的，在槍械室裏偷拿了槍，裝上子彈，直衝進書記的臥室裏。

趙書記正背坐着，伏在書桌上寫字。

「砰！」

——一槍。

書記的身子，立即從椅子裏倒下地上。

「狗東西！」金和罵。

金和看見書記已死了，正想返身走開，預備再去槍殺局長太太，不料那時他的身子已經被十多個弟兄扭住。

他喝得太醉了，嘴裏噴着酒氣。在猙獰的臉上，滲着瘋癲似的笑。

六月，於暨大。



# 閩江之夜

李小山

一個月快完了。

天老是那麼陰沉沉地；雨，漏勺子一般沒命地向下傾。空氣是那麼潮濕，那麼重，人們彷彿給悶在冷卻了的蒸籠裏，呼吸也怪費勁哪。

吃冰水的季節，却是穿夾衣的氣候！

船脚下：黃色波動的沙漠，一片，不斷地。船的周圍，垂着捲不起來的水晶簾子；大蜈蚣似的萬壽橋也給遮斷了，阿四的煙袋上也生了一層白綠色的粉末。

「唉，這年頭！老天要不抬高手，我們怕都要沒命了！」

（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又下雨，水勢又不見退，生路簡直是絕了哪！）

瞧瞧那沉着臉的天，瞧瞧那黃色波動的沙漠，再瞧瞧那捲不起來的水晶簾子，兩口兒又囉囉叨叨起來。

「有什麼辦法？一年不如一年！從前，我們不是好好兒過着日子嗎？可是，築了碼頭，大輪船就用不着我們民船來擺渡啦，可是，……這，這却苦了我們哪！唉，這年頭，誰也免不了挨餓的啊！」

掌舵的阿四嫂，現在是閒着，懶懶地梭着那給蠶子做了殖民地的頭髮。旁邊，行灶嘴裏突突地吐着青烟——米袋裏頭最、的一粒米也給搜了放進鍋裏去啦。

「你看別人家這個年紀的都是三頓張口吃飯，有兒子有媳婦伺候着，也有了屋子住；可是我們，還得白着頭髮，顛着手兒拚命幹。結果？還免不了挨餓！」

（兒子怎樣沒有？大么不是麼？可是，他太乖了留不住，給娘奶帶了去，現在整整十七年了。小么，却是女的，賠錢貨！只曉得飯是米煮的，每頓三碗三碗地往肚裏脹，十歲了還是小雞那麼小！）

話又說到小么身上來啦。

「這小丫頭真沒用，昨天檢的蜆兒，只賣了十二個銅板，十二個銅板夠吃雞巴！一個銅板只值三個錢！」

「唉，幾世做下的孽！小么爲什麼不是個牯的。」

「命太硬……那個算命的不是說過？……」

「……………」

大約有四點多了，小么該回來吧。

推開竹篷往外看，雨已經在那個時候停止了，萬壽橋不像蜈蚣了，却像一條大蟒蛇橫伏在江面上。江面比平時遠了許多，黃濁的土漿像流動的沙漠，滾着，滾着，從看不見的幾千尺高的上游衝掃下來，衝鋒的馬隊那麼急，洪水地，橋樑都有些兒顫抖。

民船都攔到岸邊來，一長排一長排地；汽船却那麼顛危危地踏着浪花走，可是也比往日少。其實，誰願意爲了幾個錢賠上自家兒的性命，假使米袋裏頭還剩下一半升的米！

「喂！沒有雨了！」

（老天有眼珠兒，就得體貼我們！今晚不下雨，明兒

出太陽，水勢就慢慢退啦。）

嘴角勾起了一行微笑，阿四心頭的深處好似已經射進了一縷陽光。

最後的一隻汽船也到了。雖然沒有風，也沒有了雨，江面黃色的洪流可仍舊那麼滾着滾着。

天很快就黑了，小么也回來了，背着竹籃，褲管捲到大腿兒上。大腿兒跟小腿兒一樣瘦，很塗滿了泥漿的竹篙兒。

「媽！」放下竹籃，小腿兒便放進黃水裏去。

「小么！今天檢了多少呀？」阿四嫂從後艙鑽出來拾起那竹籃，空的。

「怎麼？」

「蜆埕都給水淹了！」

「那麼明天吃雞巴囉！」

瞧瞧那沉着臉的天，瞧瞧那黃色波動的沙漠，再瞧瞧那吐着青烟的行灶，天呀，明天？明天！……

「明天水勢再不退，我們就得餓肚子啦！」阿四嫂老是那麼嘆息着，儘管搔着那給蟲子做了殖民地的頭髮。

「水退？假使沒有生意，豈不是半斤八兩！」阿四大聲叫着，跟誰生氣吧？誰？天？天是沒有眼珠兒的！

「媽！明天水退，我早些去檢！」

「可是明天吃什麼呵？米袋裏不是一粒米也沒有了麼？」

「明天看着吧！跟阿狗嫂借幾升總不會沒有吧？阿狗昨天撈了一隻小皮箱！」

「哼，狗嘴那兒有飯粒漏！這年頭誰有吃剩的米呀！就有，她肯借？」

「管他呢！等明天再說吧，橫豎混得一天算一天！」各人心頭又遮上一條黑影。有什麼辦法呵！

（平時就已很難生活的了，何況水又這麼大！大家有橋可以走，有汽車可以坐，幹嗎要來坐這不必需的小船！

總之，如果老是這麼下去，大家都得餓死！）

不說話的，心裏卻也是那麼暗暗地太息着。

（水上不能生活，那麼搬上岸去吧？可是岸上有你的土地麼？那麼改行吧？這問題可更大啦！）

於是便黯然了。

各家的船梢都接連冒着煙，那麼淡淡地，無力地，許是最後一次的炊烟吧？有的船梢沒有冒烟，許是斷了炊吧？

「管他呢！這年頭自家兒還保不住呢！顧得別人家！」說了，扭轉腦袋，瞧見小么手裏已經捧着飯碗啦。

「今晨肚子儘量裝吧！明天你自家兒找飯吃去，老子顧不了你啦！」

（呵「儘量地裝吧」……那給水掩了的蜆埕……明天？……銅板……許多……）

扒着飯，懂事又不懂事的眼珠兒瞧瞧爸爸的臉，又瞧瞧媽媽的臉，那兩張臉呵，跟頭上的天空一樣地陰沉！

吃了最後一次的晚飯，下意識地又捧起烟管；烟袋中的烟絲只剩下一撮了。

「媽的，這年頭，烟也抽不成啦！」

（你想從前，從前一個光緒一包烟絲，抽個整天！如今？如今一包四個銅板；想起真嚇人……）

「索性抽個乾淨吧，媽的！」說了，便捧着烟管蹲在船頭，沒神沒氣地抽着烟。

鄰船的艙內嗡嗡地不知道說些什麼，大概跟我們一樣  
的命吧，阿四想。

不下雨了，可是沒月亮，也沒有一顆星兒，像給罩在  
一幅大黑幔之下。江面上沒了浮動的漁火，只望見鄰近和  
遠遠的幾點，都是不動的。沒了咯吱咯吱的夜曲，只是洪  
洪的大水衝着橋樑沒命地叫喊！

夜深了。

大水衝激着橋樑，洪洪地越發响亮了，一下一下那麽  
沉重地打着每個船戶的心。

近的和遠的漁火一朵跟着一朵地滅了——夜更深了。  
站起來。脚下的水唧唧地吻着船旁，吻着碼頭，離岸  
面只一尺多啦！跨上碼頭把纜縛牢些。

「夜深了呵！」那麽太息了。

可是碼頭的那邊是沒有夜的。

桃源酒家；額上鑲着紅色的年紅燈，旋轉門呼呼地，  
一個接着一個地給捲着進去，又一個接着一個地給捲着扔  
到人行道上。

（裏頭的人們多樂呵！紅的酒。熱騰騰的菜……如果

也有這麼一天呵！……他們從來沒有餓肚子的。）

「念犯婦——家……住……在……」

五月的潮溼的風送來那透亮的窗子裏頭的歌聲，鞭着  
每個船戶的心坎。

（阿興近來不是胖了許多？那一天撑着雨傘打這兒走  
個，衣裳不是穿得挺俊？不會錯吧？一夜總賺得一兩塊錢  
吧？小么可惜太年輕了，叫她跟阿興學生意去倒很不錯呢  
！……他媽的！小么大約睡了，只曉得飯是米煮的！他媽  
什麼路都打不通！）

瞧了瞧桃源酒家額上的年紅燈，那透亮的窗子，那裏  
頭幸福的人們呵！

回頭瞧瞧自家兒的家，那跟自家兒一樣的年紀，一樣  
老態的家！

（我們命該如此！）

儘立着太無聊了，而且吹來五月的潮溼的風帶着秋天  
的涼意，於是便轉身。

突然，遠遠傳來一陣凌亂的沉重的足音，越响越大，  
似乎是向這邊來的。

「誰呢？半夜三更！」不由地又扭轉身子。

「僱船麼？」精神馬上興奮起來。

三個黑影幌着幌着向這邊移動，鬼影也似地。

「一定是生意來了！」嘴角勾起一絲微笑。

走近了，三個學生。蹣跚的脚步，嘴裏含糊地說着話

兒，噴着酒臭。

（這小子喝了黃湯啦！老子斷了半年沒有聞着這味道

哪！）

「先生，雇船麼？來來！」

「喂，船家！大學去不去？」

「唔，大學？去？去？算兩塊大洋吧？你看，水很大

！兩塊大洋不貴！」阿四知道這是敲竹槓的機會。

「一塊錢去不去？……」

「什麼？兩塊大洋？這兒離大學多遠呵！敲竹槓！……

……」

「不要多講，一塊大洋去就去，不去拉倒！我們開房

間去！」

「一塊半吧？」阿四趕緊退讓：「您先生們五角錢算

得什麼，犯不着跟我們船家爭這五角錢。」

「一塊錢不去就拉倒！」

那三個大學生似乎要轉身的樣子，眼瞧要賺他一塊半

是沒有希望的了。

「那麼一塊三角吧？」

「不！」三個都轉身打算走。

「那麼一塊二角吧，」

「不，多一個也沒有！」

眼瞧沒有一塊二角的希望了，

「好，來吧，來吧！」

（明天有錢糴米了！）

「佬的！」阿四嫂從艙裏喊着：

「這生意不能做呀，小心水！」

給這麼一喊，阿四呆住了：一塊大洋賠上三條性命！

但是肚子要吃呀！水大怕什麼？小心些，沒有風就沒事。

「怎麼呀！」

「水很大呀先生！」只好這麼說。

「水大怕什麼？怕撞翻麼？」

「怎麼？去不去？不去我們找別的船去！」

「去呵！誰說不去！上去吧！」

「佬的，我看還是不要——」

「操你老奶！不許你多腔寬！」阿四急了起來，一塊

大洋不賺？

「不去也得去！你尋老子開心！」

說了，三個人都跳上了船頭。

解了纜。一隻腳踏着船頭，一隻脚在岸上一撐，蹲上

了船頭。離岸遠了，便架上槳。

「挨舵！」船便轉了個方向。

沒有風。順流下去並不難走。

大水衝橋樑底下奔下來，桃源酒家很快地便給撇到背

後去啦。

緊緊捉着舵，用力打着槳；要花多少力氣，要打上幾

千槳才能換得一塊大洋呵。

「明天有米吃了！」阿四那麼無聲地說。

「明天有米吃了！」阿四嫂也那麼無聲地說。

於是槳打得更起勁了，於是船兒載着一隻大洋的希望

箭一般地滑下去。

無窮盡的黑暗。這閩江好像也跟黑暗那麼潦闊，船兒

在黑暗裏順流駛着。

咯——吱——！嘩！

咯——吱——！嘩！

咯——吱——！嘩！

艙內：一盞油燈，三個黑影。

「到學校怕要到十二點。」

「管他！明天趕得上月考就好了。」

「唔……」

睡了。

起了西南風，好在是順流，沒多大關緊。

那邊有幾星燈火，那是紙廠，那是火油廠，那是……

只一下子都跑到背後去。

那一堆黑越越的是牛村，比平時矮了許多，好似就沒

在水裏。

路走了一半了，轉過獅屁股就可以瞧見大學哪，可是

獅屁股這關子最不好過，風也大浪也大；沒風的時候水面

也是那麼凹凸不平地。

何四睜大了眼珠兒瞧着前面的黑暗，夜晚的貓兒似地

呼……吹來一陣微風。

呼……風更大了，船兒走得慢了。

啊！用力呀！

「唉——呵！用力呀！」

「唉——呵！」

船兒又跳着前進了。

「唉——呵！」

「唉——呵！」

「唉——呵！」

「…………」

「…………」

呼……微風吻着臉，轉過了獅屁股了！

那麼多的燈光呵，好容易到了。

停了槳，拭去額上的汗；船兒無聲地向前溜……

「到了，先生！」

「唔！……」

「到了，先生！」

「唔！到了……還不到十二點呢！」

「唔，真快。」

阿四先跳上碼頭，把船兒穩住。

「船錢拿去吧，一塊！」

「是！」一隻光餅也似的大洋，多難得呵！

「便宜了你哪，一點鐘賺一隻大洋！」

「唉，先生，勞力人辛苦呵！」

三個人走。

把大洋在石階上試了一下，發出好聽的生疏的聲音；

路燈下映出閃閃的白光。

「明天不挨餓了。老天到底有眼珠兒……」

眼睜覺得潤濕起來。

「佬的，怎麼呀？站在那兒幹什麼呀？我們順風駛回

去吧！」

也是那麼一腳踏着船頭，一脚在岸上一撐，蹲上了船

頭。

趁風上去呵！

咯——吱！嘩~~~~

「用力呵！」

咯——吱！嘩~~~~

咯——吱！嘩~~~~

又是獅屁股了。

一條支流從斜刺裏衝出來，水流變成了迴漩的？風從

山脚上側面吹過來，船兒給送到江心去哪。

船兒走不動了。

這是宇宙間的定律：生命是有限制的，一種東西到了

某個時期，自家兒會毀壞的。那隻跟阿四一樣年紀的船兒

，突然在底下開了條很大的裂縫。

船身變重哪！

「操他媽媽！怎麼給弄到江心來了！你看，走不動了

！……」

「那麼回頭吧，就歇在大學碼頭，明天再回去？」

「好吧，回頭，回頭！」

咯——吱！

船兒儘打着圈子，浪花打到阿四臉上。

「怎麼呵？」

「媽媽！」小么給鬧醒了，坐起來。

「喂，媽！船裏那兒來的許多水！」

「水？」阿四趕緊跑進艙來，水已經有好幾寸了。

「般漏了！快來！拿米來！拿破布來！」

沒有米，只拿了破布。裂縫太大，破布不夠用。

「那麼趕快駛停岸去吧！」

可是船兒不肯走了。

「救命~~~~」

呼~~~~

風聲比叫聲更大。

（把舵却把到江心來！）

（一隻大洋賠上三條性命！）

誰也沒工夫來埋怨誰，只放在心裏說。

「破布再拿來！」

水進來更多，船身傾了半邊。

「媽！……」

呼~~~~

船底朝了天。



# 詩歌底樣式

日·外山卯三郎

孫 俚 工

最近顯著成爲研究的一現象就是在藝術裏的「樣式」(Der Stil)底問題。所謂「樣式」是對於從來所謂形式與內容兩種對立的概念，而表現的一種新的概念。即形式與內容從其表現者底立場因爲是表現底客觀性與主觀性的，所以成了表現形式與表現內容。這種的對立，明明是相對的，而與此相反的「樣式」概念，原是一種絕對的意義。就是在藝術裏的形式的與內容的二要素，可說是在依據於創造的特殊性而統一的(自律的價值妥當)時候。換句話說，表現者底創作意慾(主觀的表現內容)在能夠完全驅使表現形式(客觀的表現技巧)的時候纔可以說是適合於所謂樣式的一種新的概念哩。這也能夠從「詩歌底對象」方面引導出來。即是，我們所謂「技巧」不是外面所賦與的非個性的東西。所謂「技巧」乃是把表現者底表現意慾照着

整個的思想使完全表現的一種「活動」。即是把表現者底表現的意慾使完全成爲可能，其表現的意慾，如果是個性的話，就接着那程度其技巧也越發是個性的；其表現者如果是優秀的話，就接着那程度其技巧也越發是表現的，倘若這種技巧與表現者底意慾不平均活動的時候：(1)技巧在非個性的時候，這中就現出一種「時樣」(Mode)。所謂時樣，不單是說時髦，而是說一種傳習的模型的流行，相當於我們所用的“Manier”。從這中對於藝術就產生一種最可恐怖的“Manierismus”，(2)技巧在非表現的時候，即技巧在技巧上不充分活動的時候，表現者非優秀，這中就現出一種“Dilettantismus”。故我們對這「樣式」底概念可以舉這“Mode”與“Dilettantismus”兩種。

不僅是從這種的思惟所想的「樣式」，在相對的意義的時候也能這樣想。(1)從表現者底主觀性也可以捉住「樣式」底概念。在這時候，其表現者底主觀性是極度個性的，其成爲藝術的創作底根元的個性的特色是極重要的。其中就是極端地個性化的表現者底「*Individuum*」。(2)其次就是從表現者底客觀性所見的立場，這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見地。在這時候，其被表現的，即成爲形式的價值。即是從這種思惟則成了客觀的作品底「*Klassische*」的東西。

以上所說，是藝術一般的樣式，現在把詩底「樣式」攷究着吧。在攷究藝術底領域裏的一種特殊的東西的時候，不能不攷究他那特殊部門的特殊原理。烏爾弗林以爲這是造形美術底分野，是從所謂可視性的特殊原理出發的。反之，休特利則雖是論文學的特殊領域，却說是不能缺乏了對於特殊原理的思惟。從這意義，在詩方面的樣式，不可不知道在詩的世界裏的特殊的原理。據弗來恩非爾斯底攷究則舉對於其樣式賦與的四種根源。

(1)關於創作者的制約的獨自性。

(2)關於環境的美的傳達與受容的特殊性。

(3)依據於詩底對象底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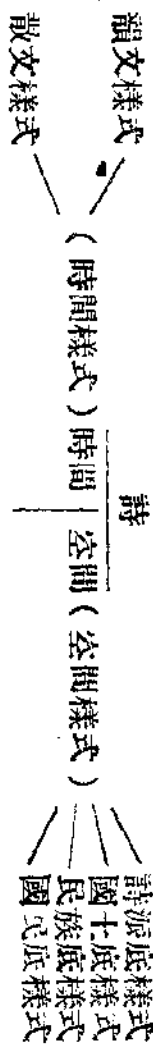
(4)依據於詩底材料（特別是能容受的言語）

這四者之中(1)(2)已在前面說過，(3)(4)是在詩的方面不能不攷究的。依據弗來恩非爾斯所說詩底對象底本質而產生的樣式這就是詩所獨具詩的精神，我們把牠叫做個性的樣式。這雖是屬於某種同一等級的詩，那如果是獨自的表現者的話，雖是同一的題目，其中也會生出詩底對象底差異來。這就是個性的樣式。這樣的思惟也能在詩歌的世界去攷究。與(4)底攷究結合，把這時候的言語，說作「個性的言語」，這種言語不與拉羅所說的技巧結合是不行的。

這種樣式的現象，如果不從其發生的見地而從其結果的見地去看的話，那其中就有一種與別的不同樣式。即是這種樣式如果當作一種方法的東西去看，其中就生出對於「時間」的「空間」的關係。即從結果的見地去看這種樣式現象的時候，如果把牠方法化了的話，其中就生出

(1)時間的東西與(2)空間的東西，(1)時的東西是把

詩底樣式概念從其結果的時代去看的，這種樣式我們可以叫做「時代樣式」。這「時代樣式」從一方面看起來即是結果；從其發生的見地看起來，可以說是「表現意慾」。如果求之於詩的實例，則十九世紀的詩採了「韻文樣式」，反之，二十世紀底詩却是採了「散文樣式」的。這是明白地樣式上的區別，却非根本的詩底本體底差異。如果在烏爾弗林看來，這可以說是一種「樣式展開」。即這並不是所謂韻文的詩與散文的詩的詩底二元的思惟，這明明是



所謂「詩派底樣式」就是許多「主義」(ism)底特殊樣式，所謂「國土底樣式」就是一鄉土的特色。以外「民族底樣式」「國民底樣式」都是表現者底意慾底結果所表現的樣式，當然是與時間的樣式相結合的。而這等方法了的樣式，並非是台目的的，其不被方法化的詩，即其

對於詩底「韻文樣式」的「散文樣式」的一元論的思惟。這在看作結果的時候不必論，就是在看作發生的時候，其意慾也不能不是一種樣式統一者底一元的詩。(2)其次所謂空間的東西是把詩底樣式概念當作結果求之於空間的廣闊的。這在一種等級的時候，就產生一種「詩派」底樣式，其在國土的時候，就產生一種「國土」底樣式。其在民族或國民的時候，於其中又產生特殊的樣式。試表於次。

方法却為樣式所統一的詩一般不能不說是台目的的。烏爾弗林從「樣式」自身見出一種藝術底原理，休特利却是在其中求得永遠性的。

(譯自外山卯三那底純粹詩歌論)

# 春蠶

余慕陶

「茶房去打兩斤花雕回來！」

劉偉森喝着茶房，隨手就把了他一張五元錢的中央鈔

票。

「就是咯！」

茶房這樣應着。

「你得多買兩百錢花生米下酒。」

「就是咯！」

以後，茶房就掉頭出去了。

劉偉森也把對待茶房的神經，掉回來呆看着擺在檯子  
上面的檯燈，接着，他又擦了一枝火柴，在抽着美麗牌的

香煙。

「丟哪媽，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呢？」

只覺得是一陣煩噪一陣，眼前的物事總是怪討厭的。

在過去，他每當心情和野馬般，漫無頭緒的時候，便要提起筆來書寫的。但是，他這一回却來得非常特別。當他一握住那枝派卡的墨水筆，總覺得是枝刺心的針灸；當他才把那一帖原稿紙擺在檯面上時，原稿紙的空格裏就像站滿了許許多多仇敵。

一陣洋樂聲音悠悠地吹進到他的耳膜來。

「丟哪媽，又是出殯的音樂！」

自從他的父親出殯時，請了一副洋樂隊送葬以來，他每一聽到這同樣的洋樂聲音，總直覺地硬認之為出殯的東西。

「大地方到底不同，天天有這麼多人死，死的不管有

沒有錢，也得請請吹打手嗚嗚嘯嘯』。

煩躁的心坎，似乎進到在惋惜着父親逝世時的不體面了。

因父親逝世的不體面，他又聯想到他自己的不長進了。於是，他就一股腦兒把手上的墨水筆往檯上的原稿紙上面蠕動着：

『大叉了！』

隨即把墨水筆往檯上摔去！

眼淚，許久沒有流過的眼淚，祇像是泉水般，汨汨地淌出來。

『假如我現在馬上死了，那我的墓碑上得寫着這麼三個大字便夠了』。

流淚過後，心坎平靜了些。他暗暗地解釋他之所以要有這麼三個字寫在墓碑上面的原故，那便是夫（大）不成夫，父（父）不成父，子（子）不成子的意思。待說他是做了人家的丈夫吧，然而自從和他的老婆結婚以來，從沒有好好地養育過他的老婆。待說他是做了人家的父親吧，他也從沒有把小孩子當作什麼來珍愛過，老婆一懷喜便說

法打胎，打胎不了便生來送把別人。待說他是做了人家的兒子吧，也沒有力量來奉侍過那留在故鄉的六十餘歲的母親。

## 二

酒打回來了。

一杯，兩杯，三杯。他喝水般喝着。

同時，他的左手指便儘在揀着那比較小的花生米往嘴裏送着。

漸漸地，他覺得面龐有些熱了。特別是浮露在額門上面的神經有點酸軟了。

然而他還是喝水般，一杯，兩杯，三杯。

『先生，這姓郭的阿是你的信？』

茶房面着他遞了兩封信。

他先把家裏母親寄來的信拆開來看，那是說她老人家聽着他的生活已有個轉變，心裏很歡喜，如可能，到了暑假，她老人家便心跟着內地出來讀書的學生，一同出來住得一年半載。其次就說到，他過繼的伯姆，身體還康健，

日中還是在近墟的渡頭擺賣些小生意過活，可是給他匹配的童養媳，却遠在三年前出嫁了。這個女人很痛人愛，雖是出嫁了，但每到農忙時期，她總會抽空回來，給伯姆收割。最後，那信又說到爲了伯姆在過去如何嬌養他，他應生個兒子給伯姆承鼎一脈香煙……

面前好像括了一陣冷風，他的面色逐漸地轉變爲蒼白，而且那墊在地板上的兩腳也不斷地抖着。

第二封信，他實在不敢拆開來看了。

於是，他便回想起過去三十年間的生活。自從六歲束髮受書以來，不拘在小學，中學，大學，他都莫不是兢兢於學業的；在季考，期考，他也能爭得頭二名的榮耀來安慰父兄。到了廿歲大學畢業以後，對於做事之勤苦耐勞，以及做事而起的大無畏精神，使他在朋輩當中換着無限的精神剩餘價值。那是民國十五年的廣東時代。「我有健全的一副好身軀，無論什麼事體，他都覺得可以做，而且他也一定做得好」——話雖出在賈克倫敦，可是很可以適用在他的身上。生命之於他只是一種洪流，到了一定的限度，他死認定他的生命會開展出一朵異樣鮮美的花兒。本身

不斷地培養着，雨露不斷地浸積着，陽光不斷地孕育着，一棵花枝顯然是發着新芽，接着，大批地放了許多花蕾。一會就有黃金時代了。然而，無端地起了一陣狂風，把這一樹花蕾卻掃得好像是經過了一回冬雪，什麼也沒有，除掉那佛手般的殘枝遠在空中搖曳！

以後便是上海時代了。

他把他的生命放在另一個人生征途去發展，那便是從事新文化運動。特定的統治有牠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統治固然能完成牠特定的文化，但特定的文化，也未始不能促成特定統治的早日降臨。他一本這樣的初衷，又是那麼孜孜於他所從事的職責。在上海，他一共住了有六年了。在這六年當中，首先就翻譯過一本文化革命史，那是從中世紀的神權時代，經過十七八世紀的科學洗禮，直說到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衝突。不消說這是一本好書，在他意下，也是要使中國這一般讀者先來明瞭歷史，藉着歷史的教訓，中國這一般讀者會學得更爲聰明些。接着，他又把外國一些名著裏的英雄移植到中國來，這在他的意下，也無非想使四萬萬的中國人中，得有所摩仿。以後，他自己便來

創作，也同樣創造了一些人物出來，那便是自己本身就是  
一位勇敢的革命者，及同情革命者。好像是沒有經過風，  
也沒有經過雨的湖水，他的心坎就是那麼柔和地在把一些  
客觀的事像刻畫出來；那一樣是對的，那一樣是不對的，  
這一個判斷的責任，他便毫不吝惜地交給讀者，讓讀者本  
身去選擇。這一種努力又送給他一樹很可愛的鮮花，一會  
，他又可以收得很美麗的菓實了。但是，又是無端地一陣  
狂風，把這逼在眼前的菓實，又是掃得乾乾淨淨！  
生命是那樣死了一次，接着就重生了一次，以後呢，  
眼前只是一片漆黑，他不能想，委實也不敢想了。

『丟哪媽，命運也是太和我開玩笑了』。

以後，他又是喝酒和喝水般，一杯，兩杯……

接連喝了好幾杯，他索性把家裏寄來的信扯成一片一  
片的碎紙，扯完了以後，嗒聲地，投進在痰盂裏了。

他渾身滾熱。

眼睛也有無數火簇，立即就要飛進出來了。

『寫，寫囉呀契弟？』

隨手就拆開了他老婆寄來的信：

『我業於廢歷三月十三日下午分晚，舉一男，甚可愛  
。現在諸事妥當了，已搬回到瑜姊家裏來了。按照你前時  
的說話，這孩子交給瑜姊收養，將來如何，我們不管，但  
求其能造福社會便是……』

### 三

『我看還是不要回去好！』

『不回去怎麼辦呢？兩個小孩子已經弄得頭痛了，再  
生一個還得了？』

『回去還不是要旅費，算不定還要準備來時的旅費，  
那來往的旅費就得百把塊錢。』

『再說』！

女人有點囁嚅了。

『你還是回去吧』！

『那末，我回你鄉下去生給你伯娘好了』。

『不行。鄉下，你住不慣，這還是小事。伯娘一定是  
養不活小孩的。就是養得活，還不是白白送掉了一個孩子  
麼？何況伯娘現在是六十多歲了，風燭殘年，誰也保不定

。果有不測，我負她的責任還負不起，何況還要再負這個孩子。這豈不是自己開胃麼？」

「但是，瑜姊只是乾姊姊呀！」

這一句話提醒了偉森的腦筋。他的頭兒忽然低了下去，呼吸跟着就急迫起來。

「問題在她要不要孩子？」

「怎麼不要？乾姊夫到回南洋去時，還對瑜姊說過，瑜姊如不會生育，那他定要討小老婆。瑜姊爲了此事，就在乾姊夫啓程走後，一面掏假肚，一面去要人家的私生子。」

「那就好辦了！」

「但是她的家庭情況呢？」

偉森答不出什麼話來。痛苦在他心頭刻畫着：乾姊夫的父親對於乾姊夫是處處懷着惡意的，因爲乾姊夫原是小老婆生的，而且小老婆在生了他不久以後就死了。不怕乾姊姊是沒有什麼，但將來萬一被發現了祕密時，乾姊夫沿着他父親的辦法，來對付這個孩子，那這個孩子非活受罪不好……

女人以爲他的沉默，是沒有聽見他的說話：

「我看乾姊夫或許知道了乾姊姊是割過子宮的，更算不定明白她是不能生育了。」

回憶使偉森重咀嚼着夫人以前告訴過他瑜姊患病時的經過。她的丈夫是八年前到南洋去的，那時，她正懷着數個月的孕。他一去便只字沒有寄回，錢是不用說了。姑母爲了兒子不長進，虐待她更日益不堪。臨產時得不着休息，產後也得不着休息，據說就這樣害上了子宮發炎的症候。從此，每月總有一回肚子痛得很利害。這樣的肚痛挨到了孩子四歲時，她的父親便囑她來城就醫。在C城是診遍了許多中西醫生，都沒有個絕對辦法。結果，一個外國醫生力主她割子宮，否則，她的生命根本上要成問題。父親迫於這樣的情勢，只好一面揮着眼淚，一面署名施用手術的診斷……

偉森忽表示着不得已的辦法：

「那末，叫醫生打胎罷！」

一陣烏雲橫住了夫人的一對眼膜，淚水接着便汨汨地流了下來。



她曾經過一次打胎的痛苦，起先，醫生只拿了一隻橡皮管插在下部，過了相當的時間，下部就逐漸地一回痛一回，直到痛得支持不了時，醫生就來打一枝什麼催生針，一會，好像是小便連着血塊般，從那兒沖了出來。

對於這個未出世的孩子，他們想了有三種處置辦法，那便是：回鄉下去，生給瑜姊，打胎。頭一個辦法，偉森不願意；最後一個辦法，夫人不願意；中間那一個辦法則兩個都無所謂。猶疑地過了一個月，又一個月，夫人的肚皮也跟着一個月一個月地膨脹起來了。

現在，夫人的肚皮真像一隻大汽球。

「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

夫人時不時屈指算着有七個月了。

「前兩個孩子就是八個月鬆點生的。」

夫人又時不時說着這樣的話。

「你還是回到瑜姊那邊去吧。」

「但是日後有什麼，你別怪我。」

「誰來怪你？」

#### 四

她是二月廿七日下午船回C城去了。

偉森在那天早晨，一手抱着一個孩子，一手拉着一個孩子，匆匆地走出弄堂口來叫黃包車。她則搖搖擺擺地在關照着娘姨搬行李到住所的後門。

船是太古洋行的新疆船，她坐的艙位是官艙，周圍滿清爽。所差的只是她的艙門口，一踏出來就是甲板，擠在那兒的搭客却很不少。

「假如你會暈船呢？」

「我從來就不會暈船。」

「這次有肚皮，和前幾次不相同。」

「一九三〇年春時，還不是一樣麼？」

偉森有點迷惘了。他的喉嚨好像有些吞不進去且吐不出來的什麼似的。

他和夫人是在一九二八年春天結婚的，結婚後半年，他就離了她而到了上海，到了現在，頭尾也有七年了。在這人生過程中，他們的愛，連這一回的喜，有過四個結晶

品。第一個，他們一齊同意請醫生打胎打掉了，第二個是夫人在一九三〇年生的，第三個是在九一八的週年墮地的，每當夫人做產的時候，他就不在身旁，他這樣不負責任，每次在他接到了夫人產後的來信時，就鎖着很難消散的隱憂。

『爸爸買金桔』。

甲板上的小販一過，大孩子就嚷着買金桔。金桔才買過，那小的孩子看見賣叉燒包的小販，又鬧着：

『爸爸買燒包』。

他毫不吝惜血汗換來的金錢，孩子要什麼就買什麼，直到夫人叫他把孩子嬌壞了時，才歇手。

官艙是兩個人一間房的，可是她這間却並沒有第二個客人來。他怕她一個人招呼不了連身上的三個孩子，特地再三叮嚀茶房。

開船的鑼聲敲過一次了。

甲板上的小販逐漸少下去了，擠在甲板上的搭客也鋪開了他們的牀位了。滿載着人間喜怒哀樂的這新疆船，就要向着目的地駛去了。

小的孩子大概受了這寂然幽靜的空氣所壓迫，不斷地要爸爸抱，抱。

春春春，敲着第二次的鑼聲。

於是，他把手裏的孩子交代給夫人。接着就掉頭向岸上回去。當他站立在那碼頭上，再回頭來望着孩子時，船頭已經駛開去了，空氣中彷彿漾着『爸爸抱，抱抱』的旋律。

## 五

檯上鋪滿了一檯子花生皮。

肚皮脹得很，心坎好像是脫了皮帶的馬達，總是亂轉，亂跳。

一杯，兩杯，三杯……

他還是喝酒和喝水般，儘是喝個不了。

右側擺一架梳粧檯，那檯上的半身鏡，把他照得像着了火的枯原。

他的嘴巴往檯子上吹去，那滿檯面的花生皮隨即在燈前飛舞，好像是春天的楊花，柳絮，飛舞遍了一個天空。

他覺得滿好看，便不斷地吹，吹；那花生皮也跟着不斷地飛舞，飛舞。

『這便是我的生命！』

兩行眼淚打從眼眶裏淌出來。

回頭一看，那地板上站了一個人影，他把這個人影就當作是伯娘：

『伯娘，我何嘗不知道你老人家的辛苦，自從伯父死後的十多年來，你只是做牛，做馬般，挨過了一日就捱一日。

『你唯一的希望便是我會和你的童養媳相愛，那曉得我為我的前程所推動，不能登在故鄉；她為她的青春所誘惑，只好開展她自己的命運。伯娘，你老人家所受到的生離死別……』

一起身，那地板上的人影就跟着在移動，這回，他又叫着伯父：

『你是來向我要兒子吧，伯父，不要忙，不要忙，我的兒子還在C城，我並沒有立什麼筆據出賣我的兒子。伯父，你不要忙，我總會承繼你這一脈香煙的，不要忙……』

他向後一轉，那人影就擺在他的前面，他認定眼前的便是他的夫人：

『我的愛，誰叫你把孩子生給別人？是我麼？我幾時說過？我無論怎麼樣不長進，也沒有到吃自己的血液的時候。我的愛，你趕快要回孩子來，你也來，來……』

腦筋愈弄愈昏，他終於眯細着眼睛，在房裏顛來倒去地，顛倒在牀上了。在牀上打了下瞌睡，就覺得面前站滿了伯娘，伯父，老婆，孩子。他們都眼睜睜地直迫着他。於是，他就帶哭帶訴着：

『我還要寫文章，要用我的血液來培養我的孩子。你們啥人哩，阿是書店老板？我有稿子，你們要哇？啊噲，伯娘，我很久不見你了，你的頭髮就白成那壓一堆雪一樣。伯父，你們回去，回去睡覺呀。這裏不是有兩個孩子麼，你們帶回去吧，把我的女人也帶回去……』

枕頭好像是給雨淋過了。那房中間的電燈放射出無數線條，和掃地的掃把沒有兩樣。門外又滴滴瀝瀝下着春雨，但他却儘是哭着：

『噢噢，哀哀，啾啾啾——』

# 現代文藝

毛秋白

## 一 新現實主義

無論那一種文學運動，決沒有像表現主義一般抬頭得那麼快，沒落也那麼快。因為表現主義，非常與戰後的時代的心理相適合，猛烈地攻擊既存文藝這個革命的意志，是非常適合於當時的大眾的意志的。表現主義一時如何地風靡了德國，我們只要看這樣的事實便明白了：在戰後財

政界極度困難的時候可喜加 (O. Kokoschka) 其爾喜涅爾 (Kirchner) 赫刻爾 (Heckel) 的表現派畫家的畫，以高價售去；柏赫爾 (Johannes Becher) 杜易波萊爾 (Theodor Daubler) 的詩集，再版數次，哈因利喜曼 (Heinrich Mann) 厄特許米特 (V. Edschmid) 的小說像搶一般賣去；閔漢 (Muenchen)、法蘭克夫爾特 (Frankf-)

柏林的劇場開演哈普克萊弗爾，許忒龍哈衣謨，愷撒的戲劇的時候，每次都告客滿。但是證明表現主義的沒落之迅快的例，據文學史家奧斯加·槐爾濟爾 (Oskar Waibel)說，一九二〇年之春，某書店會請他著作關於表現主義的書稿。然而在同年九月，書店已看透時代已渡過了表現主義，取消了著稿的請求。一九二〇年的年終表現主義確已褪色了。

物質文明的便秘，的確有用表現主義做瀉鹽的必要。但這劇烈的瀉鹽終於是臨急時服用的藥，不適於常用。

表現主義是更主觀客觀的文學，「自然在那兒？再現它是沒意義的。」這是表現主義者的表白。因為如此，他們不惜改變自然，對自然加以冒瀆。

然則自然與現實要求復權的時代又繼表現主義而起

。表現主義的完成者同時也是恢復自然與現實的權利的主張者多普林 (Alfred Doebelin) 說：「在我想來，再沒有比作家的客觀性更重要的東西」。

近代的詩人李兒刻 (R. M. Rilke 1875-1926) 還竟說：「詩不是感情而是經驗」。

這重現實的傾向即所謂「新現實主義」。(Neue Sachlichkeit)

據保羅·斐喜忒 (Paul Fechter; Deutsche Dichtung der Gegenwart) 說，這名稱是曼亥謨 (Mannheim) 美術館的幹事長哈特勞普 (Hartlaub) 所取，最初適用於繪畫。但這名稱並不妥當，所以斐喜忒將它改爲 Neu Wirklichkeit

這種新的寫實主義，名稱非常多，除上述的 Die Neue Wirklichkeit, Neue Sachlichkeit 之外，還有 Der magische Realismus (魔術的寫實主義) Idealismus der Nahe (現實理想主義), expressionistischer oder fäktischer Naturalismus (表現派的或狂信的自然主義) 和 Der Neo Realismus (新寫實主義) 等等。

鮑亞 (Alois Bauer) 說：Neue Sachlichkeit 「在今日是一句不明瞭的充滿了矛盾的流行語」。

君塔·密拉 (Guenther Mueller: Neue Sachlichkeit in der Dichtung) 說，它是一個標語。無形中帶有感嘆符號 (!) 的。它要求觀察一定的方向。

在建築方面新現實主義的要求是這樣的：「形成得與本身的目的完全相一致的東西，是美的。簡單說起來，美就是合目的性。」或說：「真合目的的東西，同時真是美的」。所以它要屏除裝飾的東西。

這思潮背後的最大推動力，是經由電影，建築產業組織的文化區域感染到全世界的美國化」的潛熱。

最近的經濟界發見了一個用語，便是所謂「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飛船齊柏林便是現實的技術的美 (Sachlich technische Schoenheit) 的具體化。

## 二 新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

爲初期新現實主義作品的格拉夫 (O.M. Graf) 的我們是俘虜 (Wir sind gefangene) 中主人公的境遇的淒慘

的描寫（社會的黑暗面的描寫），確有與自然主義一脈相通之處，但仍有與自然主義大不同之處。我們是俘虜之中既沒有像霍普特曼的織工之中那樣號叫着改善社會狀態的熱情，亦沒有像鐵路柵門看守（Bahnwaerter Thiel）中那樣打動讀者的同情的口調。記述中的沒感情性是新現實主義的一個主要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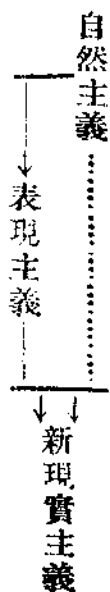
在寫法上自然主義與印象派畫家一樣注力於描寫的精細，新現實主義的作家，在題材的選擇，及記述形式上，常以科學的要約為信條。盧德韋希凌說：「因為要明瞭地想起最重要的東西一面附帶着一切個別的事物——照明雜音感動——不絕地追想最重要的畫面，然後下筆，除絕對必要的事物外，一切都捨棄了。」

新現實主義的寫法，不是描寫，不是現實 囹圄囹圄的記錄，而是報告。

關於新現實主義的報告（Bericht, Reportage），德卜林在 *Der Bau des epischen Werks* 中說：「以往的文學中只有報告的模倣，一面報紙上的報告，是對於實際的事件的實際的報告。」他比較這兩種報告形式，另發見了

新文學的路徑。在此對於偌大的事件的全場面，只 sachlich 地捕捉它的要點。

烏提芝（Ullitz）在表現主義之克服（*Überwindung des Expressionismus*）中，論到「全現實」（*Vollwir-Klichkei*）的問題。這全現實就是「靈肉的統一。」（*Eine Leibseelische Einheit*）的意思。以往自然主義與印象主義的印象藝術，只承認肉體的東西的外部經驗。一面表現主義的表現藝術，只承認精神的靈性的東西的力量。新現實主義是雙方都承認的。所以用圖式表示起來，是這樣的：



新現實主義與前一世紀的浪漫派全無共通點，它的現實的取材與現實的寫法，推翻了一切不合理的部分。不過在技術與機械的世界，並未放棄幻想，所以新現實主義的文學中有許多飛行詩。正如密拉所說，捨去心情的浪漫派（*Stimmungromantik*）而接受企業家的浪漫派（*Unter-*

enhmer-Romanistik。

Neue Sachlichkeit 單限於文學方面說來，是發育於大都會的自然主義與表現主義的綜合 (Synthesis)。以現實生活的客觀的把握，批評，報告，爲目的之一種新思潮。

### 三 新現實主義文學的作品的種類

今日德國的文藝界可說正是「小說的洪水時代」。素來以戲劇爲決定作家的價值的準繩的德國，現在竟成了小說的國家了。據瓦爾濟爾 (Oskar Walzel: Die deutsche Literatur Von Goethe Todbis zur Gegenwart) 說在理智的，唯物的，功利的，大眾的現代，難於產生新的「詩」。講到讀品，戲劇的形式，比之小說，是非大眾的形式。所以現代在一切的意義上是「散文的」。他說：

「藝術，從世界大戰以來，確已迅速地失去了爲世界所必要的救濟物的高貴的利益。藝術又墮落到娛樂機關的

地位了。它不得不與別的同價值的現象苦鬥。最辣手的是完全膚淺化了的運動拳鬥之類。從這見地說來戰爭時代好像是藝術的天國。藝術從椅子上倒不如從戰場中，能找到誠實的信徒，今日坐在椅子上的幾萬的觀衆都在看比賽。談現代文藝尤其是談演劇的人，不得不注意這件事」。

瓦爾濟爾的話對於今日德國的小說是否妥當，姑置不論。小說這個文學形式，最適合於新現實主義的發表發表方式這是實在的。新實現主義的小說，由內容分類起來，略如下述。

#### 戰爭小說

「戰爭小說的數目極多，聲明「不是彈劾不是懺悔，只不過是報告」的小說，是雷馬克的西綫無戰事這小說之所以受世界各國的絕大的歡迎，是因為它巧妙地綜合了戰爭小說的一切的特色的緣故。把血，火，淚，笑，肉慾，利己，友情，戰線，故國錯綜對比起來，尤其寫出了界於新舊兩時代之間的深渠，即使以慈悲的母性愛也不能渡過這深渠的岑寂。關於這篇小說，議論百出：或說是戰爭彈劾的呼聲或說是謳歌戰爭的作品，或說是敗風壞俗之作，危害青年，或說是出於嚴肅的道德觀的

作品，可採用爲教科書。或說是無神論的冒瀆的作品，或說是加特力教的信仰的發露。惹起了所謂「雷馬克爭論」諸說紛紜，莫衷一是。所以弄出了許多追隨者，模倣者，竟有名爲雷卡爾克者的特洛耶線無戰事 (Emil Marris

Ragnar: Vor Troja nichts Neues, 1930) 一般的戲謔的

作品發生。還有人在「厄利希·瑪利亞·雷馬克是否實在的人」的題下說：「雷馬克真到戰線上去過的麼？他起初是某橡皮工場畫廣告畫，寫寫運動與色情的廉價的小說的人。」總之雷馬克的作品價值是在于戰爭全體的大規模的鳥瞰圖。此外有許多作品，是從特別的觀點觀察戰爭的作品。例如格來濟爾 (Ernst Glasar) 的一九〇二年 (Jahrgang 1902) 是描寫還不能去出征的青年們在本國爲一學生時，間接經驗到戰爭，在困苦與缺乏之中生長的情狀。弗林格 (Georg V.D. Vring) 的兵士沮樓 (Soldat Sühnen 1928)，則舞台已迫近於戰線，將青年的新兵的悲喜劇，用新鮮的筆法描寫。從一切的社會層而來的一切性格的青年，由於劃一的兵隊生活所結合，在此味嘗種種愛憎的味道。除了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最得人稱道的

是亞爾諾爾特朱羅克 (Arnold Zweig) 的中士格里沙 (Der Kampf um den Sergeanten Grisha 1928)。這作品描寫戰線背後的生活，以戰爭爲強大的暴威蹂躪一切法律爲中心問題。雖然帶着非戰的傾向，但保持着冷靜的客觀的態度，確是戰爭小說中的白眉。

俄國的中士格里沙已過了十六個月的俘虜生活。在德國有他的愛妻還有他未識父親的面貌的兒子。因此他鄉心切，終於越獄。在途中拋去了囚衣，穿了俄國軍的軍服，冒了這人的姓名衣羅耶柏父洛衣秋。但終於被捕，送至軍法會議，因有俄國の間諜嫌疑。受了死刑的判決。因爲他若吐露了真姓名，就可洗去嫌疑。只須受越獄之罰，所以他頗樂觀。可是德國的東部司令長官，是一個極其冷酷的官僚主義的人，爲要保軍律的嚴肅，無論如何不肯收回既已佈告的判決。軍師長則反此，是一個溫和的正義之士，從人道的立場上企圖援助格里沙。但格里沙因不堪久久彷徨於生死之間的勞頓，已陷於極度的隨隨便便的沒心肝的狀態中，所以拒絕了師長的好意，而以冷靜的態度就死。



他經驗了臨死前的動物的恐怖，貫穿了五粒子彈而死了。沒一個人扶他的棺材。他被埋在這天早上他自己掘的墓穴之內。「這人不是說是冤枉的麼？」「也許是的，但這有什麼道理呢？我們都是在吃冤枉的」。埋屍的工人在作這樣的問答，在此可聽見對於「法律」的懷疑與抗議的呼聲，對於戰爭這個暴威劇烈的反對。

從戰爭的客觀的「報告」的觀點上說：那末盧特威希（Ludwig Renn）的戰爭（Krieg 1928）要算是最純粹的作品。主人公是單純的一個忠實的兵士，不像雷馬克的主人公一般作感傷的思惟省察，率直地把他的體驗記述出來。因此反能深刻感動人。這完全是由於對於題材的「畏敬」發生的作品。他並不批評，但「事實」會下判決。「戰爭本身要崩壞的，不是因為個人或集團的力量已用盡的緣故。」

威爾海爾謨·米希耶爾（Wilhelm Michael）的步兵比爾霍普斯忒兒（Infanterist Perhobster），描寫英軍對於巴燕（Bayer）軍的戰線。祖先的好戰的熱血，在人公的

身體中更生，喚起了決死的勇氣。為戰爭的熱情交響樂的作品。雖為敵愾心所鼓舞，但仍不失公正的判斷，對於英軍常持着理解與敬意。

以談諧的筆法對付戰爭的作品，有金史忒爾的經驗談（Girster von ihm selbst erzählt, 1928）。有個批評家評說：戰線上的金史忒爾一點沒有什麼，只像却普林弄到了百貨商店裏去一樣。「又有人評說：「作者無疑的，是精神衰弱的懦怯者。巧妙的從彈雨中逃避，現在在出賣他的經驗與觀察。只會貽笑大方罷了。」總之主人公的觀察與別的周圍的人的觀察不同，此是本篇的特色，所以，以「環境的觀察與反語的鬥爭」為中心。

以上所舉的，都是青年作家的作品。年老的詩人的作品，有卡洛沙（Hans Carossa）的羅馬尼亞日記（Eunamerisches Tagebuch, 1924）與平丁克（R.G. Binding）的不滅（Unsterblichkeit）。前者金達曼（Heinz Kindermann）評說：「這是戰爭贈給我們的詩的遺產中最純粹，在藝術上最為完成的，銘感最深的作品。」後者是以飛翔與天地之間的飛行家為主人公，描寫他最後克服了大地而

入於永生的徑路。他在雲霧之中消失了機影，不再回來。墜落了麼？但並不發見屍體。作家在此，舉示着一條無限的道路。所以這作品有超時代的表現主義的傾向。

勒翁哈特·弗蘭克 (Leonhard Frank) 是用人是善良的 (Der Mensch ist gut, 1919) 一篇小說最初如實地深刻地寫出戰爭的慘害的人。他在卡爾與安那 (Karl und Anna 1929) 中，以戰爭為背景，處理精神分析學的現象。這作品被編為戲劇及電影劇本已為全世界所共賞了。原作的小說以二重人格為最重要的成分，帶着神秘的色彩。從另一面看來，這作品又可當作現代人的靈魂的煩惱與熱望的象徵看。一切都是運命。戰爭，友誼，自己的愛妻為長時期共生死的戰友所奪，都無非是運命的過程。「讓過去葬了過去吧！有生命的東西再繼續下去！」——這作品好像在這麼說。這作品雖然不是純粹的戰爭小說，但廣義說來，却是戰爭文學在藝術上最完成的作品之一。開頭兩個德國俘虜立在茫茫的俄國的草原上，一面服役苦工，一面遙遙地懷想故鄉的情景。用飛機的運動來表現這情景可說是最新的技巧，是電影的技巧。

「在大草原的穹隆的地平線上遙遠的那邊，歐羅巴與亞細亞的界線上，露出比小鳥還小的一點。這東西以百料的速力向他兩人飛近來。但在青青的彼方竟好像停止着一樣。這裏的天地，浩浩然竟如此廣大無邊。飛機雖有高大的速力，却在十五分鐘之後才能看出。看來好像老是一樣的高度却又明明畫着巨大的灣形在上昇。」

此外柏拉特 (Martin Beradt) 的希柏爾戰線 (Schipper an der Front) 是和牛馬一般在戰爭中服役的十萬鋤工兵中的一個兵的日記。莫利之夫萊 (Moritz Frey) 的膏藥籃 (Die Plasterkasten)，是從紅十字會方面看出來的戰爭。還有維革爾的槍林彈雨之中 (Juenger: In Stahlgewittern)，勒曼的我們步兵 (Lehmann: wir von der Infanterie) 等等。

**社會小說** ——這又可分為社會的政治的及社會的倫理的兩種。屬於前者的，例如盧涅 薛革勒 (Rene Schickel) 的萊因河畔世襲的領土 (Das Erbe am Rhein 1925-1927)，耶可普·沙夫涅爾 (Jakob Schaffner) 的幸福的漁夫 (Gluecksfischer 1925)，生於亞爾薩斯 (

Elsass)常注意國境問題的詩人與篤夫拉革(Otto Flake)的盧蘭德(Ruhland 1922)夏天小說(Sommerroman 1927)等等。我們單把夫蘭克的布爾喬亞 Der Buerger 1924)和漢斯·格里謨(Hans Grimm)的無地容身的國民(Volk ohne Raum 1926)來說一說。

布爾喬亞是描寫一個覺醒了普羅列塔別亞的意識的布爾喬亞的兒子，後來思想上發生動搖，從棄了同志的愛人與布爾喬亞的女兒結婚起，沈醉於布爾喬亞的生活，漸漸感到生之倦怠，肉體上也開始衰敗，精神終於露呈異狀，自我分裂，至變成抱着普羅列塔利亞的意識的青年時代的自己與叛逆的今日的布爾喬亞的自己，具有二重人格爲止的徑路。寫到主人公彷徨於柏林的街上，託秘密偵探去搜尋已失去了的往昔的自己的地方，很能使讀者起哀憐之感。他最後到往昔的愛人的家裏，不圖發見自己和她所生下的孩子，現在正做着堂堂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鬥士。這作品描寫了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兩個階級的生活。尤其曝露了布爾喬亞的生活。

無地容身的國民是兩卷一千四百頁的大著。作者在這

小說中努力解決因戰爭失去了的殖民地的德國國民，應如何生活下去，及本來已因爲人口過剩工業偏重的結果所苦的德國國民，應如何研究復活的方法等問題。作者是一個大學教授的兒子，年青時住在外國，經了瑞士英國渡到喜望峯殖民地，從事於商業與農業。又會從軍做砲兵。後來又當過翻譯。他特別注意阿非利加。在無地容身的國民中他描寫着阿非利加的自然及南阿共和國 B.E. 戰爭。

近乎三十歲的屈強的漢子涅里烏斯。夫利波特從開往外國的輪船上向德國告別；『再會，祖國，在你上面我已沒有地方了』。除慈母之外他已沒有什麼東西不能懷忘的了。與山林官的女兒的純潔的初戀，生爲小農民的兒子的悲痛，他都只好忘去。她現在已爲富翁的妻子。他由海軍生活轉到坑夫生活。坑內的災禍使他負了重傷。後來又因爲作了煽動坑夫的演說，被禁獄三月。於是他變成了失業者，在本國沒有住處了。他一面把眼睛縱視大洋，一面決心堅誓道『好，再會，到廣大的世界去找尋新的故鄉。這不是恥辱。我無論如何不放棄兩個目標——第一我是身爲德國人

。第二用新的更愉快的秩序來完成一生的生活。」他的確因守這意識與目標，受了種種艱難困苦。在開普頓 (Cap, Town) 的火車站被生於英國的車站職員責道：「爲什麼你們德國人要特地跑到這里來奪我們的麵包呢？爲什麼不安份地留在本國呢？」這個質問支配了在外國的夫利波特的全運命。他到處被人驅逐，受人迫害。因了不公正的裁判，在英國受了七年的監禁。在葡萄牙也被投在污穢不堪的牢獄裏。他嘗盡了一切辛酸，回到本國來一看，大戰後的德國國民，正陷於塗炭之中。他欲以殘生貢獻於喚醒國民到各處演說。最後被從前的一個同志擲石所中殉難而死。但他在死之前受了他愛人的女兒酷似他的愛人的愛，生了一個兒子。這兒子的將來怎樣呢？繼承亡夫之志的寡婦寂寞地說道：「德國的孩子恐怕比我們更不能笑呢。——因爲德國沒有地方呀。」

社會的倫理的作品，有夫蘭克的盜團 (Rauberbande

1914) 原因 (Die Ursache, 1916) 及奧克森夫爾特。可

魏爾式特 (Das Ochsenfurter Maennerquartett, 1927)。

作 拿這二部小說的討論「父與子」的問題。在原因中使主人公追想少年時代，把今日無能生活的責任歸罪於從前虐待他的教師。因而殺死了他。被捕至法庭，推事對於這殺人事件的真因當然不能理解，被告受了死刑的判決。這主觀在表現主義時代亦常被採用的。

世態小說 —— 這知小說是現代生活的尤其是大

都會生活的寫照。因作者不同，雖略帶着各各不同的主觀的傾向，但在大體上都可視爲客觀的報告。

戲劇有勃羅克涅爾 (Ferdinand Bruckner) 的犯罪者

之羣 Ve b echner 1929)，及描寫鈔票氾濫時代的柏林的美林克 (Walter Mehring) 的柏林商人 (Der Kaufman von Berlin)。

小說有多卜林的柏林亞力山大街 (Berlin Alexander-

platz 1930)，這是以赦囚犯爲題材的小說。主人公的

夫蘭芝皮伯爾可普夫 (Liberkopf)，是具有強壯的軀體與

小兒的心的白癡之類的人。他因爲毆斃了拋去他的女子被監禁了數年。釋放後在柏林亞力山大街賣報。又受了新徒

的誘惑命他做把風的強盜 他想逃避，又被惡徒捉住，從

汽車上將他推下來，負了重傷，割去了右臂。後來有一個女性愛他，他將被救。但這最後的救命王菩薩也被人奪了去。他成了一個喪神落魄的人，仍立在亞力山大街賣報。這小說情節雖極平淡，但在描寫法上作者下了新功夫。作者認為小說的樣式，是「報告」的樣式。對於報的意義，作者作廣義的解釋。在事件的記述中，隨時插入作者的意見。他用極端的平而描寫。一而在描寫現代的柏林一面突然却又說到希臘的傳說。把人類的死亡與動物的屠殺相並行。用數學物理學等的公式來說明人事。再進一步連皮酒燒酒等的無生物也賦與言語。構成的傾向很接近於電影。

### 事實小說

——卡爾·漢明爾(Carl Haensel)的

奧馬特賀輪之戰(Der Kampf um Matt horn 1929，是以一八六五年英人惠謨比亞(Whymper)最初征服了阿爾卑斯(Alps)的主峯馬特賀輪的河息為題材，加以如實地記述。同作者的黑色的區域(Schwarzes Revier 1930)已不是小說而是記錄了。作者在一九二八年之秋曾被派至魯爾(Ruhr)攝影。他把炭礦地方的設備與生活收在照相

機裏記在紙上，結果插入了一百二十七張照相成了這本書。作者在序中說：「希望讀者將此當一種初期的幻燈看。映在銀幕上的畫面，往往不明瞭的。所以著者在邊傍忙碌地作拙劣的說明，同時迴轉自製的機械。……」書中詳述魯爾地方的概觀，都市的面貌，港灣，工場，機械，企業家與勞工，尤其是勞工的生活。全篇充滿了被占領的區域的險惡的空氣。一切都是黑色的。

### 歷史小說

——從欲精確地把握過去的事實這個

願望，產生了新歷史小說。放棄形象的思索從史實着手。由此也可看出現代的實證的精神。但是由於前述的「全現實」的要求，要透入潛在外面的事實之中的精神祕，那末當然不得不帶着象徵的神祕的色彩了。這樣，歷史不單是被葬去了的過去，並且對於現在具有新的生命了。在這一新現實主義的歷史小說，外面內面的樣式都與海因利希·封·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作風相近，亞爾夫勒特·諾衣曼(Alfred Neumann)的惡魔(Der Teufel 1927)得到了克萊斯特的賞金，也非偶然的事。惡魔是以路易第十一世時代做舞台，寫一個天才的惡魔的

，操縱個人與國民的運命的人物」的運命 窩爾忒爾·愛德利芝 (Walter Edilitz) 想在三千年間的故事 (Novellen aus drei Jahrtausenden 1926) 裏，將衣斯拉厄爾的國王達微德 (David) 馬刻獨尼亞帝國的國王亞歷山大 (Alexander) 及列甯 (Lenin) 三人，在共通的悲劇性中描寫出來。屬於歷史小說的，此外有多普林的窩林許坦因 (Wahlstein) 奧篤夫拉刻 (Otto Flake) 的烏利希·封·虎天 (Ulrich von Hutten)·耶可普窩塞曼 (Jakob Wasermann) 的哥倫布斯 (Columbus) 等等。

### 空想小說

——克勞斯漫 (Klaus Mann) 的

亞力山大大王 (Alexandre der Grosse)·作者聲明是「烏托邦的故事」(Roman der Utopie)。雖以歷史上的人物爲主人公，但用了童話的神話的方式。這是由於對於夢幻之國的亞細亞的愛慕而產生的作品。亞力山大大王夢想將已知的世界與未知的世界相結合。夜國與曉國相結合。

多普林的「山嶽，海洋，及巨人」(Berge, Meere

und Giganten 1924) 是描寫從戰後到紀元三千年止的人

類的變化。作者爲這作品的準備，曾特地到柏林大學去聽

地質學的講義。作品的主题雖是一個偉大的幻想，但作者因是精神科的醫生，他儘力站在科學的基礎上運筆。情節是這樣的：隨着機械文明的進步，人類變爲非政治的團體，各國民融合爲一。一樣富裕，一樣怠惰，大家隸屬於少數的主義者之下。女性漸漸得勢。玻璃的都會，光的都會營業的都會，衣服的都會均出現了。不久，亞細亞民族團結了與白色人種對抗。勃發了空前的戰爭。兩個火海相吞兩個雷電相擊，天昏地黑，國土荒蕪，成了一個大黑暗時代，但是人類仍未絕滅，仍不拋棄創造與征服的慾望。現在人類結合起來與自然戰爭了。他們想從北極的冰海解放格林蘭德 (Greenland)，然而人類的力量結局還不能打破自然。自然雖被打却依然微笑着。一面屠殺人類，一面愛撫人類。在「大洪水」之後，又發生新的人類，又有新的太陽照耀。

這一類小說，雖是浪漫的空想之發露。但由此所發生的過去及未來的幻影，不像以往的浪漫派一般，根據了只是抽象的理想或詩興的空想。這類小說是出於現在的經驗出發，加以類推，與現實的世界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一條

浪漫派未曾踏過的新路，

東洋小說是空想小說的特殊作品。歐美人的眼睛雖早已看到東方來，但在戰後「光從東方來」的思想，似乎更加深甚了。道登大 (Dauthendey, 1867-1918) 及刻拉曼 (Kellermann) 曾遊日本，道登大著有琵琶湖八景，刻拉曼著有日本的散步。

赫爾曼·赫塞 (Hermann Hesse) 的薛達爾他 (Siddharta, 1923)，是由於印度思想的深刻的感應發生的。描寫一個婆羅門的教徒，克苦難行，欲努力克服「自我」。但終於覺悟到這是不可能的事。他離去了一切教義，連佛陀的教訓也不接受，轉向更生自我的路上去。用新的目光來看自然與人生。不知不覺中，他已沈淪於享樂生活，爲肉慾與物質所束縛，心身頹廢。他在河畔年老的渡船水手的家裏，才發見了最後的避難所。至此才啓發了他「萬物流轉」「則天去私」的信念。

### 心理小說

——新現實主義的主要的特徵之一，是由個人的生活進展到社會國家的生活，由自我的考察擴大到社會的文化史的觀察。所以心理小說似乎已被社會的

問題小說。戰爭的報告，壓倒了。不過還有少數的作家仍殘留在心境描寫的國土之內。但現代的心理小說，已不如以往的心理小說一般，從第一頁至末頁，將主人公置之由作者與現實生活相遊離的幻想所織成的運命之中。心理的描寫也傾向到社會現實的方面去了。窩塞曼在麻利濟烏斯事件 (Der Fall Maurizius, 1928) 與厄則爾，安達加斯特 (Etzel Andergast 1931) 兩卷一千餘頁的大厚冊中，取材於會哄動一世的謀害姑母的事件。因殺妻的嫌疑，在獄中住了十八年的麻利濟烏斯究竟有罪呢無罪？對於這個疑問，作者用他特有的粘韌的有精力的筆法描寫。發生了這疑問想挽救麻利濟烏斯的人，正是判決麻利濟烏斯的檢察官的兒子厄則爾安達加斯特。他以少年的銳敏的本能，捉住證明犯罪證據的粗漏，摘發舊時代的人的麻痺的判斷力如何狹窄無能。

作者將裁判的危險。當爲抽象的理知的問題看，暗示了可由比較精確的心理來除去這危險。然而裁判的危險，果真可由精確的心理嚴正的推理除去的麼？裁判的誤謬，常是由於法律本身的構成與社會組織所造成的。這是窩塞

曼未見到的地方。

厄輪斯特，奧篤窩爾特(Ernst Ottowalt)在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所做的事(Denn sie wissen, was sie tun 1931)之中，將窩塞曼所未見到的一點提出了。這篇小說也在曝露裁判官抹殺了正義，把別人送到了監獄裏去。把無罪的人斷送到監獄去的裁判官，實是罪人。不過這罪人並非犯人，是由於被環境與立腳點所迫而造成的罪。後來裁判官幸爲了自己的良心的苛責與對於自己的懷疑而死。這兩篇作品比較起來窩塞曼雖然藝術的手腕很高，但只由陳舊的正義觀念出發，不能捉住問題的中心，只在問題的周圍兜圈子。篤奧窩爾特把個人的問題擴大到社會去，由社會組織解決個人的心理問題，這一點已比窩塞曼進一步了。

自敘傳小說，文化史小說——自敘傳小說是屬於歌德的“Wilhelm Meister”的系統的小說，是歌

德所說的「精神的發達史」，史篤林特柏里所說的「靈魂的發展」，例如夫蘭芝、威爾斐爾(Franz Werfel)的罪不在殺人者而在被殺者(Nicht der Mörder, sondern der der Ermordete ist schuldig 1920)「預科時代」(Der Abituriententag 1928)及大作巴爾巴拉又名敬虔(Birbra oder die Frömmigkeit 1929)，卡洛沙的青年的變化(Verwandlungen der Jugend 1928)托馬史·曼(Thomas Mann)的托尼奧，克萊革爾(Tonio Kroeger 1923)等作品都是作者的「精神的發達史」

「靈魂的發展。」

文化史小說例如托馬斯·曼的魔之山(Der Zauberberg 1924)中，集了世界各國的人物，敘述人文的種種根本問題。



# 小曼莉底悲哀

梅痕女士

七歲的小曼莉，今晚的情緒，不知怎地，好似沉滅在深的海底。小心小眼裏充滿了憂鬱悲哀，雖然月光已灑上了紗窗，小鳥們都已沉沉地入睡了，可是小曼莉却還惺忪着兩眼，睡神遠離開了她。

她底乳母，或是吐着親暱而帶憐憫的聲音「我底好寶貝小曼莉姑娘啊！我講老虎外婆給你聽吧！」或是拿着點心果物來引她。可是這些於她都似不會顧到，她只是兩手托着小腮，默然地靠在梳粧台上。

月光像水銀般地瀉進屋子裏來了，屋內的東西很明顯的呈露在小曼莉底眼裏。台上的芙蓉花，已不似先前採下來那般鮮豔奪目。而且桌上有凋殘的花瓣，滾下來了。洋囡因斷了腿，橫倒在花瓶底傍邊，鏡台上沾滿了灰塵，時鐘歪在鏡台的一角，拖着疲倦的煩碎的聲音，的搭的搭。這

際都不能引起小曼莉底情趣。她偶然抬起頭來，看見了在左面壁上的那幅鏡框，哦！那是一幅花好月圓的斗方繡屏。從側面斜掛下來，一枝玫瑰，有兩朵大紅的花，正濃豔地盛開着，傍邊尚有幾顆含苞未放的小蕊。葉子是多麼翠綠鮮嫩啊。在這紅花綠葉底背後，襯托出一個圓圓的月亮來，這又是何等美麗的一幅畫圖啊！

是的，奶媽曾經告訴她過，這幅畫是母親繡的，母親在婚前數月中，含着無限喜悅的心情繡的。於是這影像更加喚起了小曼莉底記憶，在她清澈的小腦海裏，躍浮泛起了她母親底小影。

母親是個不矮中等身材，臉是圓圓的膚色是黑中映着紅色，右頰上有一粒綠豆般大的痣。她記得三四歲的時候，常躺在母親底懷裏，一面用小手撥動那粒痣，一面

聽母親唱着「牡丹花魁首算君王，虞美人有福掌昭陽……」底催眠歌。雪藕般的手，拍着哼着，她好似飲了葡萄酒，沉沉地入睡了。

但是，母親呢？這一年來母親到那裏去了呢？小曼莉張大了閃閃發光的眸子，四處的在搜尋着。哦！奶媽曾說過：

『母親給小曼莉買洋船小汽車去了！』

哦！父親曾說過：

『母親是給小曼莉買花花衣服穿去了！』

是的，洋船，小汽車，花花衣服，小曼莉是歡喜的，但是怎麼母親去了這許久還不同來呢？莫不是洋船小汽車花花衣服母親找不到嗎？找不到也要回來呀！小曼莉是決不會怪母親的。隔壁的小毛兒，秀姑兒底母親，不是大包小包的從市上買了東西回來給她們嗎？母親是迷了路嗎？還是記小曼莉忘記了呢？

決不會的，母親是怎樣地愛着小曼莉啊！祇要小曼莉離開了母親一刻，和小毛兒秀姑兒到沙灘上去撿蚌殼，或是在樹林裏捉迷藏，母親立刻來找了。

『我底小曼莉！我底小曼莉！』地喊着。等到一發現了小曼莉，母親就飛快地跑來，抱着吻着。

老母鷄，帶着一羣嫩黃的小鷄，在籠邊找食物，用爪在泥土中爬出小蟲來，咯咯地喚小鷄來吃。天上有一隻老鷹飛過，老母鷄立刻張開了翅膀，讓小鷄躲在牠底翼下，保護着不使老鷹來傷害牠底子女，老母鷄是多麼的慈愛啊！

老鴨子也曉得帶了小鴨子在淺水的溪邊游泳，找尋小魚小螺螄給牠底子女吃。

難道母親還不及老母鷄老鴨子的愛護牠底子女嗎？難道我還不及小鷄小鴨子那般的幸福嗎？母親竟這樣忍心地拋棄了小曼莉獨自去了嗎？決不會的，決不會的。那末，母親怎樣一去不回來了呢？

她彷彿有點記起來了。

在母親去的前幾天，母親是對她特別地親暱，無論是小曼莉吃點東西，穿件衣服，都要親自爲小曼莉代勞的。母親是一刻也離不開她，常常兩手抱着她，仔細地端詳她底小眼睛，鼻子，嘴唇，耳朵，小頰，在這上面輕輕地撫

摩和狂吻，只是有一件使小曼莉奇怪的，當母親狂吻她時，總是好似有一個什麼刺破了母親底心一樣，無限的悲哀從深處浮動了大顆的淚珠，從母親底頰上流到小曼莉底頰上，使得她莫明其妙地張着小眼睛驚疑地望着母親，有時自己也忍不住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在母親離去的前一晚，父親盛怒似地和母親絮絮滔滔地講了許多話，以後就拿出一張紙來，要母親在上面寫幾個字。母親臉上如張了一層白紙，淚珠滴滿了雙頰，毅然在上面寫了幾個字，狠命地把筆摔在地下，以後就忙忙碌碌地在整理箱籠。把小曼莉底玩具，衣服，也都檢出來交給了奶媽，彷彿這樣地說：

『奶媽啊！你好好地管着小曼莉吧！她是從此再不能領受慈母的愛了，憐憫她愛護她全靠在你身上，我在人間或在地下永遠感激你的！』聲音帶着淒咽的顫抖飄浮在深夜的空氣裏。

奶媽也含着淚，慘情地說道：

『少奶奶！且耐心吧！少爺底心，自然會慢慢地轉過來的，一切看小曼莉姑娘的面上吧！』

『你還不知道嗎？他已在法庭起訴了，而且我也簽了字。奶媽！打碎了的紅花碗，雖是費盡了心力，把它補好來，也是有裂痕了！愛情又何嘗不是這樣的呢？啊！祇可憐了這小命根，做了我們底犧牲……』說罷，淚珠潸潸地淌流。

是的，是的！母親說：『破了的紅花碗，雖是費盡了心力，把它補好來，已有裂痕了，愛情又何嘗不是這樣的呢？』愛情，愛情！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它是可以吃的嗎？它是可以用的嗎？還是和紙燈籠，洋囡囡，小喇叭一般地可以玩的呢？

母親是爲了愛情拋撇我去了，這樣冷清清地拋撇我去了，母親是去找不破的愛情去的嗎？怎麼母親去了，已整整地一年了，還不回來呢？

在前幾天父親親切地對她說：

『我可愛的小曼莉啊！你快有一個母親了，一個很美麗很可愛的母親了！』

『我底母親要回來了嗎？』她問道。

『是的，你看吧！』她父親含糊地答。

『啊！我底母親也有回來的一日了！』她底小心裏得到了這快樂的消息，她底心花怒放著，整天地笑着唱着，她跑去對小鷄說：

『小鷄啊！我底媽媽要回來了！』小鷄對她唧唧地叫着。

她又跑去對小鴨子說：

『小鴨子啊！我底媽媽要回來了！』小鴨子昂起了頭，軋軋地向她叫着。

她又跑去對隔壁的小毛兒秀姑兒說：

『親愛的小朋友啊！我底母親快要回來了！』小毛兒秀姑兒都拍着手慶祝她，大家充滿了得意的微笑。

小曼莉這幾天不再在睡裏夢裏哭醒來喊着母親了，她小臉上寂寞憂鬱的顏色好像被一陣春風吹去了，慘白的小頰上漸漸地帶上玫瑰色的了。小口裏話語也唧哩唔嚕多起來了。她小心裏想，母親究竟沒有把小曼莉忘記掉，母親一定給小曼莉買了小汽車，小洋船和花花衣服回來了。母親多麼可愛呀！從此小曼莉又好躺在母親底懷裏撥動那粒小痣，靜聽着母親底催眠歌甜蜜地睡去了。小曼莉想到得

意處，好似天之驕子一般。從此也不要妒嫉小鷄小鴨子和小毛兒秀姑兒了。

小曼莉是一天一天地屈指計算着，期待這幸福的快樂的日子到來。

這一天，小曼莉大清早就起來了。她穿着母親親自爲她繡的一件淡湖色繡着海棠花的西服，她想這是母親給我做的，應當穿了它來歡迎母親。

今天是多麼熱鬧啊！許多賓客都來了，隔壁的小毛兒秀姑兒都跟着她底媽媽來了。菜園裏的桂姊兒香兒也來了，他們都是來迎接小曼莉底母親的。

小曼莉今天是特別高興！小頰上充滿了微笑，興致勃勃地款待她底小朋友，拿出餅乾糖果啦給她底小朋友吃，又領他們去看她底小玩具，又去看後院子的小雞小鴨。幾個小孩都快樂得非常。

到了下午二點鐘，她底母親居然來了，母親是坐了紫花的馬車來的，頭上也戴了許多新鮮的花，還披了紗，粧飾得非常美麗，那時着的人很多，小曼莉矮小走不上去。母親底面孔也看不清楚。這使小曼莉很詫異，覺得母親去

了一年，怎麼要和隔河的張家新娘那般的打扮回來呢？

一陣喧嘩過去，母親到房裏去了，把頭上的花冠和紗都御下了，祇穿了一件淡粉紅的旗袍。這時小曼莉親近母親的機會來了，她很快地跑過去，兩手撲在母親底身上，剛要把小頰親到母親頰上去的時候，她忽然發現了什麼似地：

「哦！原來是一個陌生人！但是我底母親呢？……」  
她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這一晚，她是吃不下一粒飯，只是兩手支了小頰，雖是月亮底光已灑上了紗窗，像水銀般地瀉進了全屋子，她還是沼沼地在這想，睡神還不來喚她。

## 政治月刊一卷二期

新生活運動之理論與實際.....	陳立夫
革命的五月與民族復興.....	黃仲翔
唯生論政治學體系（續一）.....	蔣靜一
最近國際政治之展望.....	何挺傑
從中國農村經濟的機構說到復興農村.....	穆 巖
印度農民之貧困救濟策.....	黃明明
嚴重化的中國邊疆問題.....	胡釋君
南京市防空之研究.....	張少傑
中國軍事之展望.....	劉冠世
現代武力的特徵與列國之軍勢.....	翔之譯
目前歐洲之嚴重問題.....	陳逆譯
典型的女性.....	紹潞瀾
童年的綺夢.....	陸印全
民族恨.....	翼 仙

本社地址：南京傅厚崗十號之一  
定價：全年一元六角半年八角

# 行爲主義的文學觀

白樺

我，不希望在我的墓石上，飾着詩人的月桂冠，我只希望飾着戰士之劍與帽子。

——哈因律希·海涅

文學之對於人生，究竟牠是顯示着怎樣偉大怎樣高深的意義？究竟牠的本身是一種怎麼樣的東西呢？——這問題，是自從幾個世紀之前的文藝復興時代以來，就老早在一股詩人小說家文學批評家的心中醞釀着動盪着，作爲一大疑問，作爲一大先決條件般的被推想着被思考着被解答着的。然而直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今日，不管世界各國的許多許多偉大的文學論者所寫出來的文學原理一流的書是多到汗牛多到充棟多到不可計數，但是對於這問題的澈底完善的具體的答案，不消說還是沒有能夠使我們完全確信完全滿意的一種見解產生了出來的。

把文學看做是人生的表現，看做是人生的批評的，那是大多數的文學論者的廣義的見解。說文學是人類喜怒哀樂的人類之聲，說文學是時代精神的反映的鏡子的，那也

是全世界的文學家們的不約而同的看似堂皇實嫌廣泛的定義。也有和弗羅德那樣的頑固的老頭子，把文學專專看成爲人類的性慾的姿態罷；也有和廚川白村那樣的怪僻的學究，把文學專專看成爲人生的苦悶的象徵罷；然而這些見解雖也各有其獨具隻眼的特見之處，但是無論如何總還是不能夠令我們完全信服的一種見解。此外，把文學看做是政治的宣傳的利器，看做是社會改革的前線的吶喊的，這在原則上我們當然也予以贊同，但把這作爲文學本身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這個問題的具體的答案則還是微嫌片面的。

究竟，文學的本身是怎麼樣的一種東西呢？文學對於人生究竟是顯示着怎樣偉大怎樣高深的一種意義呢？

我深深地相信，文學的本身，就是反映於人類的精神

活動的一種的戰爭，是被把握在英勇的人間戰士們手裏的一柄利劍！文學對於人生的偉大高深的意義，就是在於牠是做著社會進化社會改造的中心的促進力原動力這光榮的一點上！

文學是行爲的光！文學是戰士之劍，是千秋不朽萬族景仰的人間改造運動的英雄手裏的鋒鏘萬丈的利劍！文學是爭自由爭獨立的波浪！

文學的最真正的使命，是在於促進人間社會的改造，文學的最偉大最高深的意義，就在於牠是作爲這種人間社會的改造運動的原動力；所以文學的本身就是一種戰爭，一種人類精神的向上的戰爭。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露西亞文學，六十年代的德意志文學，二十世紀開頭的波蘭文學，立陶宛文學，意大利文學，捷克斯洛伐克文學，以及南歐的巴爾幹諸國文學，北歐的斯干特那維亞諸國文學，過是最雄辯地說明了這種意義的。他們這一大羣不同時代不同國族的偉大的文學家，在寫文學作品之外，同時都是一個社會改造運動的實行家，都是沒入於實際行爲的最高潮裏而去爲國家社會努力的

英勇的鬥士。有偉大的行爲的人格，纔能夠寫出偉大的不朽的篇章！躲在象牙的高塔裏面，做着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的自私自生活，以爲藝術的藝術這玄虛的招牌爲楮，來避開了文學家的偉大的行爲的天責的，是無恥之尤的弱虫，是文壇的逃將。不敢沖進社會改造的激流中去，却只是站大潮的後面做着驚訝懷疑的懦怯的嘆聲的，是落伍的殘卒的病態的呻吟。徘徊於夢裏的青花的幻影之旁，追逐着玫瑰色的雲霧，憧憬着那預約的不能兌現的光明的春天的，是無用階級寄生階級有閒階級在醉飽之餘的闌珊的囁語。戰爭，文學的本身就是一種戰爭行爲，不能表現這種戰爭行爲的精神的就不是文學！

文學是行爲的光。

在寫了激昂慷慨的哀希臘歌之外，我們的英雄詩人拜倫是還在行爲上組織了一隊希臘軍去爲希臘獨立而戰；在寫了壯偉蒼涼的士兵之歌之外，我們的愛國詩人美基委滋是還在行爲上組成了一隊波蘭軍去執干戈以備社稷；寫了死之勝利的意大利文壇怪傑唐南遮，他的率領飛機隊占領阜姆的英勇的行爲更是無論何人都要受到偉大的感動的。

呵呵，從行爲上表現出來的這一柄人間戰士之劍，牠的光  
鏗纔是人類的向上努力精神的可寶貴的巨星！

我，不希望在我的墓石上，飾着詩人的月桂冠，  
我只希望飾着戰士之劍與帽子。

詩人海涅是這樣的歌唱着。詩人海涅這樣的歌唱着，  
詩人海涅是終於這樣的行爲出來了。

被賦與了被壓迫民族的運命的中國的文學家們呀，你  
們對於文學的本身就是人類精神的向上的鬥爭這個見解以  
爲如何呢？你們願意不願意把握着這一柄光榮的人間戰士  
之劍，雄赳赳地踏上這民族復興運動的行爲的大道上去呢  
？

光榮的戰士之劍，光榮的行爲主義的詩人即革命實行  
家海涅呀，我崇拜你，我崇拜你，我崇拜你這爲復興民族  
而戰鬥的人間的英雄！

### 經濟評論第三號

各國在中國海運界之競爭……………	編輯部
世界各國經濟之現勢……………	陳志遠
漢口工商界之現況……………	化府
從礦業方面觀察各國在華經濟之 現狀……………	余醒民
二十二年湖北經濟的回顧……………	周春崖
中國經濟之危機……………	田中忠夫
列強在華資本之研究……………	湯怡譯
中國貿易統計……………	調查部
蘇聯邦之工業及農業之近況……………	友列尼艾夫
存款通貨之貨幣的性質……………	蕭治平
如何繁榮漢口市……………	鮑幼申

總發行處：中國經濟評論社  
漢口金城里五九號

代售處：全國大書店

零售：兩角



# 牧場上

李西崖

沿着南城外的馬路走了約有兩里路光景，展開一片平坦的草坪。草坪的南首，就是很大的義塚，纍纍的荒塚，裏面不知道埋葬了多少的骸骨。大約因為年代久遠了的原故吧，塚外的灰石大半是剝落了，上面長出許多有刺的矮樹來。這塊草坪是這裏附近村莊的公共牧場，時常有牛羊放在場上吃草。草坪西向迤延着高低起伏的岡，巒，小丘，小丘的半嶺有幾間茅屋傍山築着，四圍遍種竹樹，從牧場上遠遠的望過去，濃密的枝葉中，隱約地露出一排柴扉來。牧場東首彎曲着一條碎石子路，流着一條小溪，有一頂木橋架在那裏，通過木橋，再翻着幾條峻嶺，一直可以通到海濱。

九月杪的晴空，天是這般高朗，氣是這般清，天色委實像一片雲藍的紙。氣象蕭條得很，路旁的楓葉都落了，偶爾一陣風刮過，落葉便紛紛地飛舞起來，在地上旋轉着打滾。

這一天早晨，太陽方才把牠金黃色的光芒照在牧場的一角時，山嶺茅屋裏的一位十一二歲的小姑娘，趕着三五隻羊兒向牧場這面走來，邊走邊唱着山歌：

太陽初從東山上，

阿花起來去牧羊；

日裏牧羊勤工作，

晚上歸來縫衣裳。

清脆的歌聲被晨風飄到丈把多路的稻田去，田裏幾個拾落穗的孩子都豎起耳朵來聽。

——多好聽的山歌啊！

一個滿身塗着爛泥的孩子高興得直跳起來。

——到那邊玩一會去吧！

幾個孩子一夥兒向牧場上奔來，嚇得那三五隻羊兒

嘩地叫着，滾做一堆兒竄到義塚那兒去。

——吓，原來是位小姑娘。

阿花向他們睨了一眼。他們把腰邊的竹籠解下來，一

同放在草地上。

——誰會唱山歌呢？唱個給大家開開心吓！

——小松會唱的。

小松就是那滿身塗着爛泥的孩子。

孩子們於是逼着他唱，他只得紅着臉，調好嗓子唱

道：

山歌好唱口難開，

枇杷好吃樹難栽；

白米飯好吃田難種，

鮮魚湯好吃網難抬。

——好吓！好吓！

孩子們拍掌叫好，阿花也掉轉頭去抿着嘴在笑。

——小松，看你唸書重笨，唱起山歌來卻倒好極！

一個紅眼睛的孩子這樣批評。

——紅頭蠅，你倒在調笑我呢？

——這是實在的話。

被叫爲紅頭蠅的孩子搶辯着。

他本名王大景。紅頭蠅是他的混號。

他一天到晚要哼着小曲兒。當他還在小學裏唸書時，

一天，他跟小松在廁所裏大便，他蹲在坑座上又嚶嚶地哼

起打牙牌的小調來，小松聽着，捧着肚子在笑。恰巧這時

一個紅頭蒼蠅從坑底嗡嗡地飛上來，從小松的左頰掠過，

他有所意會似的哈哈大笑起來。

——你笑什麼呢？大景問着。

小松慢聲答道：——你一天到晚哼着小曲，和紅頭蒼

蠅相像極了！

——你這傢伙，又想要我搥了！

小松急忙從坑板上跳下來，一溜烟跑到教室裏去了。

第二天上學，小松把王大景的混號告訴全班同學，大

家都笑彎了下巴。大胖子王克勤叫着說道：

——我唱個紅頭蠅的歌給你們聽好嗎？

——好的，你唱吧。

於是胖子克勤唱道：

紅頭蠅，

嚶嚶嚶，

茅側裏，講堂上，

整日哼個不停。

——好極！好極！

於是大家唱着，彎着下巴，弓起屁股來，一齊做着手

勢唱着，唱歌。

突然，胖子克勤的屁股上拍地一聲，大家忙抬起頭來

看，王大景瞪着眼睛，握着拳頭立在他面前。

——你打我幹嗎？

——紅頭蠅是 是你的祖宗？你叫得這般親熱！

——是你的老祖宗哪！

於是兩個便揪做一團兒厮打起來，拳來脚去，胖子克

勤從書桌上抓來一塊石硯照大景的臉上打將過去，大景把

頭一閃，石硯落在地上噹哪一聲打得粉碎。

放學後，大景悻悻地回去，心裏充滿着憤怒。

從此。紅頭蠅這混號便傳遍了全校。

## 二

這個學期，大景，小松都輟學了，原因是他們家裏都很窮困，無力維持他們在學校裏的一切費用。

他們輟學後，他們的父親要他們去賣油條，每天掙得一兩角錢籬米買柴，以補家用。

大景時常記起要尋胖子克勤鬧，把他打個死活，才消自己胸頭的憤恨。

胖子克勤的父親是鎮上的大地主，在地方上勢力很大。平時專放重利盤剝一般窮苦農人，鎮上誰個都怕他。

大景也曾三番兩次去尋胖子克勤生事，可是在碰到他時，他總有一隊人相伴着走，叫他無從下手，只有睜着眼睛瞧他過去。

稻禾一成熟，鎮上的農人日夜忙着割稻，打稻，晒穀這些事情。而一般窮苦人家的孩子們 在這時候，每天掙

了一只竹籠，到稻田裏去拾着打落在田泥上的落穗；一天倒也可以拾得五六斤的穀子。

大景跟小松兩個，日裏停止賣油條，也跟着那些孩子跑到田裏去拾着稻絮。

雞才第一次啼，他們便動身出門，身上披件破短衣，褲管捲到大腿上，在微明的村莊裏，腳踏着露珠走將田裏去，跟在割稻農夫的身前，俯着身體把打落在泥塊上的稻絮一株一株拾到竹籠裏去。田裏的螞蟥，蚰蜒常爬到他們的頸上來螫，蚱蜢飛在他們頭上跳躍，他們却不覺得似的只管拾着稻絮，這一塊田的落穗拾光了，然後再轉到另一塊田上去拾。

天空漸漸泛起一片紅暈來，夜氣完全消散了。涼爽的曉風開始拂着，鴉雀在樹上噪聒，用牠尖銳的嘴梳理翎毛，然後振一振翮離開枝杆肅肅地飛向田隴上來，尋蹤小蟲喫。

有時，孩子們如拾不到一竹籠的稻絮，他們便施用偷的方法：乘着農夫們到田塍上去用早飯，或者是抽旱烟管憩息時，便偷偷地蹲着身子爬向盛稻的桶旁，伸手到大桶

裏去，把已經打好的穀子一捧一捧的捧到竹籠裏去，偷個滿籠才捨得溜開，

這種方法，小松跟大景也曾試用過一二次，很是順利；祇要五分鐘的辰光，腰邊的籠子已偷滿了！

大景和小松拾了半天，俯着的身子已覺得很吃力了。他倆把身子伸一伸，噓了一口氣，便走到田塍上去坐着休息。

這時候，大景覺得身上發着奇癢，兩隻腳腿上腫着許多小紅點。他把上身衣服脫下來，肚臍下一個黑蜘蛛正貼在那裏螫着，他用兩個指頭把牠捏下來摔在地上，舉起一隻腳來使勁地踏，怒冲冲地說道：

——身上的血給你吮飽了，你這吸血鬼！

小松坐在一旁微笑着。

一羣麻雀飛在泥堆上啾啾地叫着，小松下意識地拾起一塊石子丟將過去，麻雀飛着，一夥兒飛向別的田上去

吃過中飯，大景照例去叫小松。出得城來，兩個人一路談着笑着，在稻田上會集了幾個孩子，便轉牧場上去頑耍。

牧場上一株槭樹的旁邊拴着一匹黃牝牛，身上的毛兒禿得精光了。小松走過去，拉住牛角，把身子一躍，騎在牛背上面。

大景笑道——小松，做一齣小放牛吓。

小松舍笑道——缺少一個牧牛女郎。

——那邊不是來了嗎？

大景說了，用手指着山坡的一面。幾個孩子掉過頭來看，只見阿花一跳一躍地正向牧場上走來，小松忙從牛背上跳下來，蹲在草地上不做聲。

阿花踏進牧場，把那匹牝牛解下來，讓它自由去喫草。

他們躺在地上看天空的浮雲：天空幾朵灰色的雲層，從山頭那方面慢慢移來遮蔽了太陽，牧場上頓時便暗淡起來。

幾分鐘過後，太陽又從雲隙中鑽出頭來，一道光芒斜

射在牧場上，劃了一根很長的弧線。

這時候，離牧場遠地踱着兩個穿制服的小學生，邊走邊談笑着，正向牧場踱過來。他們跨進場上時，爲首的一個人發現大景躺在草地上，他低聲地對那後面的胖子說道：

——紅頭蠅也在這裏。

後面的胖子尖起嘴來，挺一挺胸脯，說道：

——管這豬糞做什末呢，難道怕他不成？

大景躺在那裏，故意裝做不理睬他。

——阿高，那邊有一頭牛在吃草，我們騎牛去？

——好的。

胖子克勤走近牛旁邊，正要跨身上去，阿花過來叫道：

——騎不得的，這頭牛很凶！

胖子克勤並不睬他，把身子一躍，仆到牛背上去；那頭牛用頭一扳，胖子脫了手，便從牛背上滾了下來。

大景跟他們看着哈哈大笑起來。

胖子克勤飛紅着兩頰，從地上拾起一根枯樹枝來，預備要打那匹牝牛，阿花奪下他手裏的東西，很嚴厲的罵

他：

——你這人好惡，人家的牛，你好亂打嗎？

——小田婆，你罵誰呢？我就打它，你便怎樣？

他這時既慚愧又憤怒，臉上現出很兇暴的神態，捏着

拳頭預備要打阿花；大景看着，從地上直跳起來，用食指

猛力在克勤額上點了一下，拍一拍胸脯道：

——小忘八，你在這種地方也想逞威嗎？！

——紅頭蠅，找我鬧嗎？

——找你鬧便怎樣？——我就打你這小忘八，你咬我

的鳥！

阿高立在一旁看着不是樣子，忙近前去勸解：

——克勤，不要跟他鬧了，我們回去。

——滾開去！用不到你來插嘴。

小松也惱了。

——打吓！打吓！

另外幾個孩子吶喊地慫恿着。

這時候，大景全心的憤怒，都集中腦海裏，集中在

他捏緊了的兩個拳頭裏，他的面貌像野獸一樣猙獰，他

的兩隻眼睛冒出火，好像非把眼前的敵人吞嚥下去，不能

消除自己這不可遏止的憤怒似的。他撲到克勤的身上，扭

住他的臂膊，蹲身鑽到他的跨下去，猛力把肩膀一盪，胖

子的身子被措起來，兩隻腳離開了地面，跟着便翻了個筋

斗，仰面倒在地上。大景乘勢俯身壓在他身上，用膝蓋

壓住他的胸頭，揮動拳頭在他身上，頭上亂捶。胖子盡力

掙扎着，舞着兩隻手在大景的臉上亂抓。

阿高驚慌了，他想去拖克勤起來，却被小松一把揪

住。

——你想幫打嗎？幫打，我就先給你個顏色看！

——不准幫打，只准個對個！

——個對個才算好漢！

大景一隻手揪住克勤的頭髮，一隻手在他的臉上橫一

個巴掌，直一個巴掌，打得他的臉上皮肉紅腫起來。克勤

在地上死命地掙扎着，身上的制服已撕破了，嘴角上飛着

白沫，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今天要送你這條狗命！你老子早就想尋着你了

大景憤怒得要把脖子一口嚥了下去似的。

——你……你來……

克勤吐不出話來，胸口被大景的腳壓住透不過氣來。

他只是掙扎，只把手在大景臉上頸上亂抓，大景臉上被抓破好幾處，鮮紅的血流在臉上，也滴在克勤的撕破的制服上。

阿花嚇得面都發青了，上下齒戰慄着，兩腳不絕的在發抖。她慌忙地丟下那匹牝牛，飛也似的奔到家裏去。

過了一會，山坡下奔來一個中年農夫，阿花跟在後面跑，他奔到牧場上，一看地上兩個孩子揪做一團兒在打滾，急忙把大景拉起拖開去，再把克勤抱起來，然後很和氣的安慰他們兩個道：

——好孩子，你們幹末打架起來呢？

——他……他欺侮我，

克勤哭喪着臉訴苦。

——你會給人家欺侮？你這小忘八！

大景說着，又要想趕捕去。

農夫急忙把大景攔住。

——你的臉上打出血來了，他的衣裳也撕破了，大家回去都會給你們爹媽打罵的，算了吧。

說着，把克勤送出牧場去。阿高趕上去扶着他走，嘴裏吱哩咕嚕着，克勤邊走邊抽噎着，一路哭泣回去。農夫目送他倆去後，又回轉來對大景道：

——天也暗了，你也好回去了。

於是大景小松，跟另外幾個孩子各人到場角去拿了竹籠，離開牧場回去。

農夫牽着牛，阿花跟在後頭，心裏在想：這場鬥爭原是爲着自己而起的，假使那孩子不挺身打不平，自己是免不了要遭那胖子侮辱的。想到這裏，便不時掉轉頭來看着大景一夥人的背影。

大景他們走在路上，大家奏着凱旋，跳着笑着，大景的心裏充滿着勝利的喜悅，嘴角上飛着勝利的微笑。

# 到港的黑人日。小川未明著

錢子衿女士譯

某處有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子，他常常吹着笛子。這笛聲好像秋風吹動枯葉，異常悲切。但又如晴明的春日，綠色的美麗的森林中的小鳥的鳴聲，十分悅耳動聽。聽到了這笛聲的人，誰都讚嘆不止，並且他們必須特地去看了看誰在吹奏。待他們走到近旁，纔知道這樂音的放送者是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身體非常衰弱，而且還是雙目失明的瞎子。

他們見了這情形，不覺驚奇了。

「這是一個如何不幸的孩子！」他們的心上，一定會浮現這樣的感想。

但是這孩子決不只孤零零地，獨人生活。他的身旁，還有一位十六七歲的異常美麗的少女，常常依着笛聲，在那裏歌舞。她就是那孩子的姊妹。

少女穿着水色的衣服，長髮披肩，眼睛好像黑夜的星光，清澈而明亮。她赤着足在砂上飄飄舞着的姿態，正好像鮮艷的花片，飛舞在風裏，美麗的花蝶徘徊在原野一樣。而且她還嬌滴滴羞怯地唱着歌曲。

她哼着的不知名的歌曲，因為她的聲音輕細，誰也辨不出字句來；但是只要一聽到這歌聲，每一個人的心，都好像飄到了遙遠的天空，或徬徨在寂寞的森林之中，感得一種不能言喻的寂寞悲哀。

誰也不知道這姊弟二人從何處而來，在這里吹笛唱歌，討着金錢生活。因為在世界上任何處所，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可憐可愛的乞食過。

這可憐的姊弟，既沒有父母，又沒有親屬。在這麼廣大的宇宙間，他們嘗盡苦惱，無人依靠。那幼弱的弟弟



祇以自己的姊姊，作為靈魂的養分。溫柔的姊姊，也只能以不幸的弟弟，視若自己的生命，她從心中深深地憐憫這世間不具的人。如此，他們中間珍貴濃厚的感情，就不能與任何別人比擬了。

弟弟有吹笛的天才，姊姊有天生的歌喉。於是他們就在這港灣近旁的廣場上，吹笛唱歌，讓圍集在他們四周的人羣享受。

若在晴朗的日子，朝日初昇時，他們每日到這廣場來，整日在這裡吹唱。夕暮時，兩人牽着手便回到了人們不知道的地方。

當和暖的太陽與溫柔的微風愛撫嫩草的時候，那美妙的笛聲與悅耳的歌音相合，流散到南方的海上去了。

姊姊雖然每日唱歌跳舞，但是她沒有一點倦容，因為她只要聽到弟弟的笛聲，心神便爽然了。

這可愛的少女當周圍的羣衆不絕地將眼光集注在她身上的時候，她羞怯得幾乎不能再唱下去，歌聲使愈輕細了。但這時，一聽到她那幼弟的繚亮的笛聲，她便忘却了一切，自己好像已經飛到了那百花齊放鮮妍奪目的廣大的花

園，獨人自由地在那裏馳騁。於是她便大胆地活潑地跳着如花間的蝴蝶一般。

某年夏季的一天，太陽很早地昇上了山頂，蜜蜂飛舞花叢，對面的森林的樹梢濃重地浮現在朝陽的下面。

在港灣的一邊有着輪船出入時鈍澀的汽笛的鳴聲，明朗的天空漂着些濃煙。這是因為有船要衝破那青藍的海浪開到遠方去了。

這一日，在這姊弟的旁邊，照例圍集了許多不相識的人像一座人的山。

「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像這樣美妙的笛聲！」一個男子說。

「我雖曾遍遊各地，但也從未聽到過這樣好的笛聲。聽了這聲音不知不覺會將那完全忘却了的往事，一一勾上心來！」又一個男子說。

「假使這孩子不是盲子，那是多麼可愛！」一個婦人惋惜似的說。

「這姑娘的美貌，世上罕有！」一位年老的婦人不勝艷羨似的。

『有着這樣的才貌，實在可以不必幹這些事了。這美人，難道會沒有人要嗎？』一個倏胖的男子，蹣起了脚尖，注視着那少女說。

『這一定是有人要她賣技賺錢吧。』

『不，這姑娘看起來不是那麼下賤的人物。她一定爲了她弟弟，纔這樣受苦。』一直沉默着的一個女人，目注那少女的跳舞，一邊替他辯白。

在這一羣觀衆裏面，發出了許多議論，也有人將金錢投給他們。也有人亂談了一陣之後，一毛不拔悄悄地走了。

不久，將近日暮，海上的天空。像銀子一般澄明，白亮。斜懸在西天的夕陽，火一般緋紅。人羣漸漸從他們身傍離去。穿着淡青色衣服的姊姊，安慰着盲目的弟弟，扶着他也想走出這廣場了。

正在這時，一個陌生的男人走到姊姊面前說：

『我是這市鎮的大財主的使者，財主想和你談話，請你去見他。』

少女常聽到與此同樣的邀請。但是現在所說的那財主

，確是非常的富翁。所以這年輕的姑娘對自己的行止，有些猶豫不決了。

『有甚麼事情要和我面談？』她詢問那財主的傭人。

『我不知道。你去了就能明白的吧。但是這邀請對你決沒有惡意。這是確實明白的事情。』他回答。

『我不能離開我的弟弟，我能夠帶了他同去嗎？』

『這我可沒有聽到甚麼吩咐。不過財主好像只希望單和你談話。其實並不費多少時間，因爲已經準備了馬車。而且現在時候還早，……』

少女沉思了一回，忽然說：

『那麼一點鐘以內能夠回到這里嗎？』

『可以的吧。總之，請你賞光，快上馬車去吧，因爲主人已經待久了。』使者說。

弟弟獨人坐在草原上，手中拿着笛子。

姊姊浸沉在默思中，微風拂着她的衣裙。她沉靜地走近弟弟，溫和地對他說：

『姊姊有點要緊事情，要到別處去一趟。你不可走開，須在這里等待。因爲我立刻就回來的。』

那可憐的孩子用他那盲了的眼睛望着姊姊哀叫似的說

：『姊姊！你再也不會回來了。不知怎的我總是這樣想。』

『弟弟！決不會如此。不到一個鐘頭，我就歸來伴你！』少女含着淚說。

盲孩子此時好像懂得了姊姊的意思，默然點頭。

少女被那使者引導着上了馬車。車聲軋軋地向遠處去了。可憐的孩子坐在夕陽籠罩的草地上注意那馬車遠去的聲音。

已經過了一點鐘，兩點鐘。可是姊姊還沒有歸來。天黑下來了。夜的天空，完全變成了濃藍色，星光晶亮地閃着迷人的大眼。港灣那邊的店舖住宅，已經全上了燈。但是盲目的孩子却看不到一絲光明。

只有那惱人的微風從海邊吹來，撫慰這待姊心切的孩子的悲愁的臉。現在他再也不能忍耐，終於哭泣了。他想姊姊不知到何處去了，假使從此姊姊永不歸來，那自己怎樣過活。他愈想愈恐怖愈悲切，眼淚便不斷地流下來了。

他又想姊姊常依着自己的笛聲唱歌跳舞，現在吹起笛來，她聽到了這笛聲，記起了自己，也許會立刻歸來的吧。

於是他熱心地吹着笛子，他平時從來沒有這樣熱心過。他希望姊姊聽到了這笛聲會想起幼弱的弟弟即時歸來。

正在此時，有一隻白鳥，在北海之濱，失去了牠的孩子，異常傷心。現在牠正在飛往南方去的途中。

白鳥悲淒悄悄地飛越了無數山峯，森林，河川，海洋，旅行到溫暖的南方去。牠常疲倦的時候，就飛下來休息在綠水之濱。過些時，重又飛上雲霄。因為失去了可愛的孩子，牠無心遊玩，無心歌唱。只默默地在暗夜的星光下狂飛。

現在，白鳥突然聽到了這淒切的笛音，牠知道這決不是普通人所能夠吹奏出來的，只有那苦悶填膺的不幸者，纔能吹出這樣不尋常的歌曲。

白鳥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嘗盡了寂寞悲哀，所以牠能夠深切地瞭解這傷心的曲調。

白鳥聽到了這看不見的不知從何而來的輕細幽怨悲鬱的笛聲，牠放鬆了雙翼，暫時在夜的空中緩慢地飛着尋訪

不久，牠知道那笛聲起於廣大的草原。於是牠注意深切地飛了下去。牠便看到了一個孩子孤獨地在那裏吹奏笛子。

### 白鳥飛近少年。

「小朋友！爲甚麼你獨人在這裏吹笛？」牠問。

盲目的少年聽到了這溫柔親切的詢問，便將姊姊遺棄了自己獨自走了的事實，完全告訴了白鳥。

「那可憐！我願意替代你姊姊幫助你。小朋友，我是一隻失去了孩子的白鳥。此後想歸到那遼遠的南方去。你可以和我一同去嗎？我們到了那美麗溫暖的南國，常常在那沉靜的海邊吹笛唱歌。現在我將你變成白鳥，跨海越山地去吧！……」白鳥說。

如此，這盲目的少年終於變成了白鳥。離開了寂寞的廣場，俯視着燈光閃爍的海灣，消失在夜的空中了。現在這裏祇有天上的繁星閃着牠光亮的眼睛。大地和草木都甜蜜地睡着了。

後來，姊姊從財主家歸來了。她異常憂愁，因爲時間已經很久。待她到了那廣場，弟弟已不知去向了。這裏只

有淡白的星光照在綠色的草上。姊姊青色衣襟上的寶石，在黑夜裏閃閃發光。

次日，那少女像狂人一樣赤着足在市鎮的各處尋訪那盲目的弟弟。夜間，港邊的屋頂，都浴在水銀一般的月光裏。水果攤上陳列着從各處運來的鮮美的果物。果物上面灑滿了美麗的月光，放射出異香。

酒店裏坐滿了顧客，大家歡樂地在那裏飲酒唱歌作樂。月光偷偷地停留在玻璃窗上。岸邊船上的旗子也飄搖在月色裏，海上的微波輕鬆活潑地在那裏遊戲。

姊姊無意眺望那畫一般的景色，只浸沉在悲哀裏，到處探訪那失去了的弟弟。

某日從外國開來了一艘大船。各種裝束的旅人都快樂地離開了海船，走上岸來。因爲他們多從南方來此，所以態度活潑，顏面焦黑，手上提着一個以蔓編製的籠子。在這一羣旅客中間，混着一個矮小身材的黑人。

他一邊在日光滿地的街道上行走，一邊好奇地在眺望四周的景物。待他走到街角，便看見了那穿着水色衣服的姑娘。這時他站住了驚奇地注視一番，遂即走上前去對這

姑娘說：

「你是那南方島上常常唱歌的那位姑娘嗎？你何時到了這裏？我在啓程前一日還見你在那島上唱歌呢！」黑人說。

少女爲這意外的詢問驚奇了。

「我從沒有到過南方。這一定是你記錯了。」少女答道。「不，我沒有記錯。一定是你。穿着這水色的衣服，同着一個十歲左右的盲目的孩子，他吹着笛，你歌有舞着。」

「黑人用着堅決的目光，望着少女。」

少女聽了覺得更離奇了。

「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吹着笛？那孩子又是盲子？」

「這兩位在那邊有了非常的榮譽。因爲那姑娘生來異常美麗，島上的國王用彩輿來迎她，可是她爲了殘廢的弟弟，竟拒絕了不去。那島上很多白鳥。在他們姊弟吹唱歌

舞的海濱，更多雪球一樣的鳥兒。牠們也常常飛舞在緋紅的夕陽光裏。」黑人用了疑惑的眼光，回答。

「啊啊！這怎麼好呵！」她兩手挽着自己的長髮，悲切地叫着。

「在這世上還有另外的一個我。那個我比現在的我還親切善良。那另外的我竟帶了弟弟到遠方去了。」少女傷心地後悔着說。

「那島在甚麼地方？我想去看看！」她懇切地問。黑人用手指着海的那邊。

「在那遙遠的千里外。要渡過銀色的海，跨越四季降雪的高山。這不是容易的事情！」黑人答。

這時，夏季的火燄一樣的紅日，斜懸在西天。海面被那夕陽染上了彩色，銀魚一般的微波在靜靜地跳躍。

# 佛教文學之審美觀及光明思想

姚寶賢

佛教傳入中土以後，對於中土固有的文學，給與影響與變化的很多。從佛教文字組織上來觀察，佛教可爲審美的學說。它的文字描摹的細膩，處處象徵它的賦與審美的特質；我們在大毗婆娑論，阿毗曇心論，瑜珈師地論，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中，可找出其例證。這些經典的文字與內容的構成，不僅賦有藝術的，並含有科學的見解；對於我們研究上，殊一饒有興趣的事。進一步，我們可以從藝術的見地及心理學的見地，來檢討佛教審美觀的結構是怎樣。特別在許多經典中描寫佛陀功德莊嚴的文筆上，更可檢討出佛教文學審美觀之奇特。

在其審美觀的構成中，佔着重要成分的，是光明思想之描述。這也許是一有興趣的問題，值得向文壇上報告的吧？

## 一

從任何的佛教經典中，可尋出其光明觀念存在之痕跡。這光明思想，在印度古代吠陀 (Veda) 神話集中，已有其存在。光明，是對治暗黑，是披照「幸福之光」於人間的意義；佛教，以光明譬喻爲佛陀。如增一阿含經說：「衆星月爲首，照明月爲光。四維及上下，於諸方域境，天與世間人，佛爲最尊上。」

這是以「日月」譬喻佛陀。善見律毗婆沙中，述這種光明爲佛在世時五勅之一。佛並說：「假設我的舍利（骨骸）能一度傳到獅子國，可以將我在世時莊嚴的相好，照輝於全國上下」該經原文曰：

「若我舍利一斗，到獅子國，即現如我在世相貌形狀

：三十二大人相，八種好；光明赫烈，倍於日月。」

又五分律曰：

「觀佛身光耀，如日麗於天；又如月盛滿，昇空無雲翳，世尊光明身，灼灼復踰此。」

這些皆是喻佛爲日月，絕妙的文學之描寫，古典的象徵思想之表露。還有五分律一段，描寫耆域參拜佛所感歎佛的莊嚴相貌，其文曰：

「世尊容儀挺特，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圓光一尋，猶若金山。」

這以「金山」的美麗來譬喻佛的神威，另有那先比丘

經描寫佛身金色的光輝之文曰：

「比先言，佛審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皆有金色光  
影……」

還有大乘經典描寫佛相的地方更多，如金光明經曰：

「金色晃耀，猶如須彌，是故我今，頂禮最勝，其色無上。」

進一步；加以具體的描述說：

「如天真金，眼目清淨。如紺琉璃，功德威神，名稱

顯著。佛大悲日，滅一切闇；善淨無垢，離諸塵翳；無上佛日，大光普照；煩惱火熾，令心焦熱，唯佛能除，如月清涼。」

大乘經典多半從神話方面着手來描寫。所謂「佛陀光明」一點，大乘經典嘗用一種筆法，表現其不可思議的內容。如洗華經讚揚佛的眉間白毫相，可以放光照及東方萬八千之世界，其他類此的豪壯的偉大的描述的地方很多。

佛經中關於佛的身體之描寫，最大的旨趣，是想把佛的威嚴與佛的光明，用一種巧妙的藝術手腕表現出；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具體之象徵。在在是把佛的形像表露在藝術的上面，間接是宗教性的佛之光明的讚美。藝術家之苦心，於茲可徵；然識者猶咎其有不盡處；如大乘造像功德經說：

「我若受命造佛形像，但可模擬螺髮玉毫少分之相；諸餘相好，光明威德，誰能作耶？」

這是從宗教家嚴刻的立場來批評，即絕妙的藝術家「維妙維肖」的佛的形像之描述；也不過其一斑，「滄海之一粟」而已；誰能在絕頂的佛的光明威德中探悉其全貌

呢？

## 二

佛教文學中光明思想之表露，在任何大小乘的經典都可尋其根據的。光明思想之要素，不外是「美」的呈現。

如阿彌陀經特別在佛的光明與美的關係上來考察：它說：

『彼佛光明無量，照十光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爲阿彌陀。』

該經又描寫所謂極樂國土的功德與莊嚴，其功德與莊嚴，也是光明之托烘而已。它描寫極樂國土的莊嚴：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四邊階道乃至池上樓閣的種種的烏托邦式的抽象華美之點綴，處處有引動信徒趨向到極樂國土的感情之彈力。

又無量壽經從佛的德用上，有十二光佛的歌頌；並證明彌陀之光明與太陽具有關係的，一方面又證明彌陀的光明與極樂的莊嚴具有關係的。所以阿彌陀經是詠自然美的抒情之詩，是一種極能動人的文章之組織。

佛教的審美觀，與光明思想是不可分離的；其審美的

出發點，在佛的身體方面着眼。不用說，佛教是以佛陀的人格爲中心；任何的事物，在佛的人格上尋其標準與模範。所以真與善根據着佛的人格而產生；美也是依着佛身爲基礎。質言之，佛教的審美觀，始於觀佛身之美，推及於諸物之美；期求世間的光明與超世間佛的光明相勻合。

所謂佛的光明，非單純的物理之光明；具有精神的與非精神的兩方面；所謂「智光」，「身光」是。智光，是自受用身義，而他受用身，謂之身光。我們要推究何謂光明？是智慧的活動的觀念。大乘起信論是專門解釋智慧活動——光明——的經典；它在體驗真如自體相的文中說：

『所謂自體有大智光明義故，徧照法界義故。』

所謂身光，就是外體表現的光明與內存智慧之光相符合的意義。換言之，光明是絕妙的美的意味，自佛身出發的；是有含蓄，而非感覺的；同時，是深遠的精神的理想之表現，與那不可思議的作用之支配。

## 三

我們還可進一步，在佛教文學中，檢討出與佛教的



宇宙觀相結附的審美觀及光明思想之關係。前面已陳述的，佛教的審美觀是發自佛身與佛的光明相印的。但佛身是由現身轉變而爲法身的，所謂法身卽法界；所以世界的美的展開，是與宇宙觀結附的一種審美觀。它是雄大而超越的。阿彌陀經述說阿彌陀如來的功德及極樂國土的莊嚴，是一極華美宇宙觀之描寫。但是，要找出一部更有力的宇宙觀的審美觀摹寫之經典，除阿彌陀經外，就是華嚴經了。可以說，華嚴經是佛教經典中最擅長於審美觀摹述之經典，它的組織與說明，完全是一種散文的詩之結構。

該經的教主，是毗盧舍那佛。毗盧舍那，是光明的意味，伸說之，爲「光明徧照」義。該經的內容，就是記錄光明遍照之佛住在蓮華藏世界中爲菩薩而說法；說法的旨趣，就是佛的果德妙用之讚揚，並且告誡着以普通的分別智不能窺測的；實在，它的文字之組織，完全是一種比喻的詩的；沒有文學修養的人，是不能了解其字句，而況其義理呢？該經的主眼，是申說法界緣起義。法界緣起與光明是「相依爲命」的。可以說，華嚴經的內容，是說明法界的緣起及光明的緣起，且充分的具備着審美的結構。

華嚴經光明之描述，在光明遍照的手續中與心理作用相符合，反而是「空想作用」(Phan-tasie-Ihätigkeit)之表露；本來該經是以空想活動之描述爲惟一的論旨。它建立的法界觀與世界觀，完全是依據着唯心論，客觀的唯心論的。判斷世界的發展，基因於心理作用，空想爲其基礎；該經以「工畫師」比喻爲心的進發，誠爲妙文：

「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

這是以藝術的眼光，記述那世界發展起伏的過程，以空想作用爲其要條；但是，空想的活動，是具象的；是心理作用之表現。在心的發展具象化裏面，潛伏着佛的光明中心的力量。——所以華嚴經的法界觀，出自光明思想形成空想的緣起，是互爲表裏的。它在佛教的大乘經典中，是一極賦於描寫法界緣起的；文字的結構，是詩的，並具有雄大的氣魄；把世界的發展與變動，看成如一幅美的圖形；用巧妙的文字點綴着；發現世界進展的圖形中美的造化力，期「光明徧照」最高理想之實現。

尅實的說，華嚴經的審美觀的奧義，比較其他的金光

明經，法華經，阿彌陀經是深刻而奇特的。就是極賦於藝術描寫的密教宗本大日經，也大半從華嚴經結構方面，轉變而來的。

印度文學是擅長譬喻的，集印度思想大成的佛教思想，它的華美的文學之組織，尤多巧妙的喻語之插入；這是在佛教「不可說」的原旨中指示其方便的一隅而已。

在方便的喻語中，含有嚴刻的審美意味；在審美意義中，表出佛的光明之全體：宇宙觀，法界緣起觀，極樂理想世界觀，一方面闡明那世界的動力，一方面體驗那心理的空想之過程。最能盡善其事的，實為偉大的鉅篇——華嚴經；可以說，華嚴經是一極有詩意而具着詩的散文化的鉅著！

一九三四，五，卅，上海。

### 地政月刊 二卷 五期

農業經營與土地利用形態……………湯惠蓀

英國各派土地改革運動及各黨土地政

綱……………祝平

舉辦土地陳報應如何實施之商榷……………張森

吳縣市地之地價及征收地價稅問題……………胡品芳

救濟農村與減輕田賦附稅……………宋希彥

總發行所：南京太平路正中書局

定價：全年十二册國幣貳元  
半年六册一元一角  
零售每册大洋貳角

# 漁家

林英強

月的影晒入江流，  
野渡是無聲的靜伏；  
沙汀之銀白若冰洲，  
此地擬稱曰波多西。

數點漁家的燈火，  
引其滿載之慾念前行，  
雖冷風的砭骨，  
雖身害着傷寒。

無次數的漁網投落，  
無次數的漁網拉起，  
不單是鮮見一尾兩尾，  
也不見一只蝦與一支草。

# 生 活

## 徐 轉 蓬

生活，我在孤獨之中生活着，把自己  
的「生命」沉在憂鬱裏。我的心，像抽出  
靈魂一般的感到空虛。

生活的美麗與歡樂，全留在夢中，留在記憶裏，浮盡  
在未來的幻想上。

對於人世的一切，人生的一切，我都漸漸的感到厭倦  
，不錯，我是漸漸的感到厭倦了，自己雖然很年青，但在  
這人生的污濁的道上，似乎走得疲乏了。我需要着休息，  
我要求着休息，我想靜靜地躺下來，躺到「死」的懷裏去  
，一個美麗的聲音喚不醒我，女人的肥而圓的手，扶不起  
我了，滾開吧，引誘不了我了，因為我的心已死了，我那  
顆熱烈的跳躍着的「心」已經靜靜地放到冰箱裏了。

負着生活的重荷，在這污濁的生活道上，向前一步步  
的邁進，但是什麼時候是休息的時候啊？

「來，在困苦中求快樂吧！」

有的時候，好像有這麼一個聲音，在耳朵邊響動，但  
那生活的經驗告訴我，這是專門製造出來安慰愚蠢的人的  
話，沒有可以相信的。

水陸何如是之虛空，  
想不是在於萬年之始？  
此地擬稱曰波多西，  
莫如稱爲不毛地。

## 獻詩

徐世治

我也許不能獻給你一串鑽石，項圈，  
那閃爍的光輝，會引起鄉女的艷羨，  
但我會採美麗的鮮花編成珍異的王冠，  
當你緩步通過街衢時就香滿了人間。

我也許不能替你剪裁綺羅的衣裳，  
但這是多麼蠢啊！這不過遮掩你自然的芬  
芬。

我將用着詩歌讚美你天然的輝光，  
你美麗的容顏，將和我們的詩歌永住在世

一個人在生活的途中，正如一匹拖着車子的牛。如果  
，你已有了個女人，那恕我不客氣地說，這個女人就是坐  
在車子上趕牛的人。……

生活正如一條桑虫吸盡了我的心血，吸盡了我的「思  
想」，對於面前的一切事情，完全無法處置了。所以，我  
要求着「休息」，再向前走不走，那是要看休息以後，自  
己的復原的精力如何的，或許就永遠讓我休息着吧！是的  
，永遠休息着吧！

生活的美麗與歡欣，只會留在夢中，留在記憶上了，  
永遠地。

## 五月零感

高 植

五月是最好的時候，在中國是最動人  
的一月。但我却過得最無聊，一點感覺也  
沒有。若說環境決定個人心境，那嘛我且  
承認這話。日子一天天過下去，人似乎越

糊塗。

寫文章有多少力量實成問題。在目前情形下寫文章有  
的人覺得大可不必。靈感是一點也沒有了，一天在目下經  
過的許多字行，到書本一丟時，便印象糊塗，記不清楚。

上。

不要讓過多的珍饈污了你卓絕的精神，  
讓我盡了聰明和學力培養你高超的靈魂。  
我將搜集世界有史以來的哲學詩歌和藝術。  
願你了悟生與死的究極，愛和美的本質。

我也許不能創造一所莊麗的宮殿，  
奉侍你像一個下凡的天仙。

但我願獻給你一個無上的至道，使你被永生  
的輝光！

雖深入了地獄，也光耀得如在天上！

有時也會生出一點感想，但這只算得是零亂雜感，沒有一點兒系統。

這些零亂的感想也許會成爲零。但世上並無零這種東西，在正一與負一之間零是偶數，寒暑表上的零度還是一個確數，在時間上沒有零，在空間中也沒有零吧。但這麼想下去並無用，還是姑且承認一個觀念中的零吧。一張寫了字的紙一燒便什麼也沒有了，可是物質的電子還是存在，只是形體改變了一下。但還是不這麼想下去，讓我所寫的只值得一句：「等於零」吧。

有人說中國無人能寫出偉大文章。推究其原因時自然歸緒煩多，但客觀現實的環境與需要也當算得是二個原因。社會上讀書識字的人不多，讀書的需要少，經濟情形不好，購買力小，農業國家的農村破產，文盲是百分之八十，書笈全要學生消費，教育却並不發達，無怪書店全出版小學生書笈，而普通書笈買上一萬冊的便很可觀，如外國賣上數十萬冊的書目前在中國則是夢想。人力當然也是原因之一。但市場消費決定生產大於生產決定消費。客觀環境不好，書店唯利是圖，偉大文章當非可使作家成名的數萬

字小册可比，無人印也無人寫，現實情形却又要人非忙於生活不可，無怪所謂文壇上有了一「抄襲借偷綁捧風馬牛」等類作家的現象了。

有人批評寫小文章的人浪費精力，若以寫小文章的精去寫大文章，也許會有偉大文章產生。這話誠然不錯。可是寫這類小文章及說這種話的人却並未自己去寫大文章，當然大文章是更難產生了。這麼寫了，若有人回頭反問一句，當然我自己要挨一頓「批評」，但我的意思是希望說這種話的去「實驗」他自己的話，並不是和他抱同樣主張。故我仍然寫小文章。

寫小文章，甚至寫一封信，也得要相當精力。然而這精力在我却日漸其少，簡單說一句，就是心情不能專注在寫小文章上。

多過了一點歲月，明白文章自文章，說話自說話，人事自人事，三者各自獨立。土匪說慈悲，如有人信土匪的話和行爲一致便是上當。在文壇上這事也是一樣，說漂亮話的儘管說漂亮話，在虛偽之下的真面目却醜惡可怕，如遍體生了梅毒大瘡的妓女而穿了一件花衫。

商業上有一句俗語：「同行是一家，同行是冤家。」自文壇商業化了以來，此現象當然難免。目前社會處於

Pathologically Abnormal 情形之中，例外的盡成常態。所謂文壇者不過是一種抽象的社會組織，牠的地位並不重要。

「食色性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一般人衣食暖飽都不可能，文學也只成爲特別少數階級中的玩藝兒。有人看不起文學，當然是指在中國目前情形說，我承認他也有道理。事實是土豪劣紳有他們的道理，小偷強盜也有他們的道理，在目前中國社會裏，什麼事都有道理。向土匪說，「你殺人是沒有道理的。」土匪也許要說，「你這話太無道理，小心我的刀！」在這種社會中文學有什麼地位當然只有天曉得。而且文壇上的所謂活動者又往往彼此摧殘，買書的中學生那裏知道這些醜事。

天寒暖不定，下了一陣雨，總算是涼了一點，氣候爽人。在爽人天氣下却做不出向上的爽心人事。生活已無生趣，從紳士教育中出身的我只多感到矛盾而已。兩只足向水邊走，知而不止，這種生活實最可憐。許是身體不健全，心理也因而不健全了。社會，身體，心理，三者都不健全，還有什麼希望可言。

最動人的五月是這麼平淡地過去了。生活也越發平庸。花的紅葉的綠與我皆無關，實際上也管不了那許多。讀書有什麼用，近來十分懷疑。若讀，只是製造高等流氓，倒不如自殺了事。

生活到毫無生趣的程度，也就可憐了。然而自己也得負責。

# 哥德致嚇姆波特及其夫人的信

殷作楨譯

## 一 給嚇姆波特夫人 (Katholine)

Von Humboldt)

我是怎樣的時時刻刻地懷着純潔而活躍的情趣在思念

你呀！差不多每個時候我都驚異着時通音訊的人們那種熱烈而專誠的心，無論是相隔得怎樣的遙遠，他們也必每個月通一次信。然而，遼遠的距離却完全隔絕了我們親近着的情趣。我們怎能互訴日常的歡樂與苦惱，當發出的聲音必得等待很久很久才能得到回音的時候？有時，那些突然而來的事情立刻破壞了我們的謹慎的計劃，因此，當我們要繼續下去的時候，我們可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開始了。

現在，爲要回憶過去以及預想將來的許多事，我決意寫一封長信給你，這封信長得連溪水都可流過一遍呢。

同時，你受了一次傷心的損失，關於這，我不願多說。我只相信，自然計圖着給人們減輕此種悲傷的所有作用，現在并且將來都可聽受你的命令，因爲牠能補償牠所造成的傷害。

弗諾已經到我們這兒，他很好，雖然不幸的傷寒給他些困苦。因爲他幹事真誠，天性忠實，所以我們有很好的有益的愉快的時間大家在一塊。

雷麥和我的奧格斯脫一道住，我希望他倆好生的在一起。

席勒仍舊繼續的向前邁進，他的 *Teil* 已經大規模的計劃着，就我所看到的說，那就已完成了熟練的形式了。

至於我自己呢？給日挪的紳士們——尤其是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的專有者——的欺騙精神所蒙害

，再去幫忙那些地方教員的靡弛團體做工作，在那兒我差不多喪失了我自己四個月的時間——不是因為我做了許多事，却因為每件事都不得不做，一做便要化了時間。這樣，在前三個月，我幾乎連一首短詩都不能呈獻給你。

同時，生活帶給我們許多情趣。海里的吳爾夫教授費了兩個星期的功夫和我們一道，穆勒 (Johannes Von Müller) 現在也在這兒。同時，施戴爾夫人 (Madame de Stael) 也肯住這兒四個星期，這真是我們的榮幸。

弗諾帶來的已故卡斯敦的繪畫，給我許多愉快，因為從這些繪畫上我第一得知那種希有的才能，此種才能在早日是被環境所抑制着的，最後終於未到成熟而即行割了。

海格脫畫的一對大畫片已經到了，牠像真實可靠的摹倣本一樣的非常完整，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至於提到我的研究以及我所癖愛的問題，我不曉得會否對你說起我對於近代青銅賞牌的搜集——從十五世紀的後半起一直到最近止。

關於這，是由於我的塞利尼的校正聯繫而來的。因為

我似乎有考察造型藝術的可能，這一考察只須許多國家原始賞牌的幫助就夠了。這些賞牌，如普通所知道的，和當時的雕刻是有着密切的關係的。由於努力，好意以及幸運，我幾乎很好地完成一個重要的搜集了。

在這兒，容我請托你代為搜集我所要的三種賞牌：

(一) 一對古的賞牌，聽說麥肯代諦有 (註一)。  
 (二) 英諾遜第十三時代羅馬教皇的賞牌。我已經有了克利門第十一時代海默拉尼 (註二) 的賞牌的最好標本了。

(三) 向麥肯代諦定一個賞牌。這一委托我得特別催促你和嚇姆波特兩個的，因為我承認這是一件嚴重的事。在終結時，滿意畢竟是會來的；但是，如果失敗，金錢將損失而結果亦將煩惱。 一八〇四，一，二五。

註一：麥肯代諦 (Mercatorius) 是一個著名的羅馬的已故彫刻家

註二：海默拉尼 (Giovanni Hamrani) 是一六七五——一七〇五

羅馬教皇的已故彫刻家。

## II 給嚇姆波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Humboldt)



## 其一

幾個月以前，我寫了一封信給你的親愛的夫人。她最近到了此地，我很快活——我得跟她在—起談話。現在，聽說她已經平安地到了巴黎了。在那兒，我相信她可以擁抱你的親愛的兄弟，在某種意義看來，你的兄弟可以說是從死裏復活過來。你的二月廿五號寫的信已經按時接到了，我可許久沒告訴你一些我的消息了，現在我回想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經歷過些什末樣怪癖的感情。

席勒的 *Teil* 已經完成好久了，而且現在是在舞台上公演。這真是一種非凡的出品，他的戲劇的技術由此產生了新的支流，並且創造了深刻的震撼的感情。想你一定早就接到這本書了，因為牠早在印刷中。

我打算把我的 *Gotz von Berlichingen* 修改一下，使之能宜於舞台上的實演。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牠的傾向是非舞台的。然而，像潘尼羅一樣，我也化了一年功夫不斷的編製又編製；在這過程中，我學習了許多，雖然我恐懼地沒有完成我的目的。我希望能在六星期之內把牠

上演，諒必席勒將要對你說及這件事的。

你有機會看到本年內我們的 *Jen's Lite ratur-Zei nung* 嗎？牠的內容也有激動你的情趣的地方嗎？

我非常感謝你——你給我關於即席詩的我所歡迎的意見。我能把牠登在 *Literatur-Zei tung* 的廣告欄裏嗎？我將把你所說的限制着與大眾有一致的關聯，大眾是不須要知道每件事情的。你能從你的豐富的觀察裏不時賜予我以這種形式的意見，你將給我們以大量的愉快。

自從賈格曼死後，弗諾便代他在陀華格公爵夫人的圖書館裏做事了。他的和圖書館發生關聯是有很大的價值的，爲了她的房屋和社會起見。他愛好意大利文學之活生的力量，不時機智地在閱讀和會話。

一般的說起來，衛馬 (Weimar) 真像天堂，自從波帝格惡魔 (註一) 被驅逐出去以後；同時，我們的學校也進行很順利。瓦斯的長子已得教授之職，他從他父親那兒遺傳下那種對於古物的極度愛好，尤其是語言學方面，語言學確是教授古典名著的主要東西。

需要在我家裏很好。我十分滿意於我小孩的進步，我

承認，他在主題方面的興趣比在文辭方面的是多些的。

施戴爾夫人本來決心在這兒度過暑期的一部分，但因為她的父親之死而作罷了。她從柏林帶許里格爾一道來，現在同在考背脫，打算去意大利過冬。親愛的老友，這樣的遊訪，毫無疑義的將給你以更多的歡愉，無論比起誰來。

我熱烈地感謝你，你送我 *Odes of Pindar* 的譯本，牠給雷麥和我自己以非常愉快的重創時間。

內附的短信是給麥肯代諦的，我親自和他商議這件事。在你的服務的精神上，你將來或許有人將着眼在這件事上。我將非常快活，如果我們的年長的贊助者（註二）能夠提贈這樣一種值得感激的公共紀念物——牠既須有藝術的價值，又必須被認為是大胆的冒險來處理如此尊榮的一種建築。所以，我懇求你的參加。

特別重要的，是麥肯代諦必須負相當的義務。他的 *Alfieri* 要賣三個 *Piaster*（幣名——譯者），聽說和他的 *Galvani* 一樣大小。現在，他如果對於大主教的賞牌再有所要求（這賞牌是定做的，并不怎樣大。），當然，額外

的耗費是並不多的；如果相當的便宜些，我担保他可得兩百位定購者。在附着的短信裏已經說過，無論由於任何作品，都將沒有由於此種賞牌使得他自己在德國更為聞名的。這是事實，這一偉大的契機，對於正欲傳接前世紀名人之連續的他是不能失的。請原諒我加了新的負擔到你許多的義務上去，況且企圖着辦理這件事而不須書信的往返，而同時在回信裏麥肯代諦將會接受我們的貢獻。現在，信的遲到真是令人難受，從 *Florence* 來要二十多天呢！

你很喜欢我的自然的女兒（*Natur 1 Daughter*），這給我以很大的安慰與鼓舞，因為我雖然許久對遠處的友人緘默着，但是我願欲立刻與他們恢復關係。然而不幸得很，我已經停止了這個劇本的寫作，不知道什末時候才能再行執筆呢。

今年出版的收在我的 *Annual* 裏的二十首抒情詩，你有看到嗎？有幾首是會使你愉快的。不要為喜歡而喜歡，快些給我寫信，報告我許多關於土地國家人們以及語言等方面的觀察，這些是如此的有教益而富於刺激性。況且，趕快告訴我你自己與你的親愛的夫人的健康。

一八〇四，七，三〇，於衛馬。

註一：波帝格被迫辭去衛馬體育場的指導而去（Destin，當時便由 Heinrich Voss——崇拜哥德的熱情少年——來繼任其職。

註二：Manhelt的文官團體委托哥德建立 Daher 伯爵的紀念物，但該計劃沒有實現。

## 其二

敬愛的朋友，Tepitz 繼續的不便於我們的會在一起。此種不便，現在對我有着兩重的苦惱——自從你離開

Karlsbad 以後，我再三的想着你在這兒的價值，同時希望繼續我們的會面。我特別憂悶的是——你的美麗的態度還沒有完全的描繪出來，雖然大部分是留下給我的。如果你希望給我一個友誼的真正證明，那就由你的慈和寫給我一種簡略的描繪。我將給我自己繪一幅地圖，因為要察看我許多年在外的住處，我不得不想着需要一種簡略的旅行書冊。由於宮廷顧問 Meyer 的協助，造型藝術史和繪畫史正開始寫在 Bredow's Tabellen 的旁邊；同時你的語言學的圖表，在許多情形下都將幫助着清新我的記憶，并且

可做我讀書的指導。

我將快活地詳細的告訴你一些關於柏林以及那兒的事——依照你以前的提示。大城市常是含有全帝國的形像，雖然這有誇大的曲解而流於諷刺文的性質，但那些大城市總是在眼前呈現着國家的集中形式的。

國家顧問 Langermann，他的優良的意志與精力是如此美麗地平衡着，現在這兒住兩個星期，他的有教益的談話以及一字一例都復活我對於許多事的勇氣，這些事我早就棄掉了沒幹的。由於一個真正有氣力的人的媒介再來察看整個的世界，這實在是非常快活的事；因為德國人罕能知道如何地在細事——全部分更不消說了——裏來感悟一切的。

在這兒，對於你給我的意見，我覺着有了完全自然的變動，即是——我們的友人 吳爾夫 不滿意於 Zedler 的作品，雖然他有超獨的理由這樣。但是，對於這，我覺得沒有什末，因為我對於他的工作與行動有着無限的尊敬，可是我不會知道他是富有同情心的——尤其是關於目前的，於此，可見他是一個真正的德國人。況且，因為他知道

得太多了，所以他不許別人再來教誨他而且也不願在別人的學問裏找尋缺陷。他有自己的思想基調，他怎能承認別人見解的價值？同時，他具有的偉大的資質，適宜於激起對抗的精神。

至於我自己，一俗人而已，對於 Niebuhr 的第一本書是有深大的感謝的，同時希望第二本更能增加我對他的感謝。對於他的『法律上的均田主義』的發展，我是非常驚異的。在少年的時代，我們曾聽過此種主張，但沒有獲得明瞭的概念。現在，聽到一個有學問而思想新鮮的人講解這一主題——尤其是在目前，當政府命令保障討論國家法律與民法的更自由的時候，那該是怎樣的愉快呀！我很明白：僅僅知道一點兒，并且忘掉那一點兒的大部分，這是有益的。我不喜歡把自己混在目前的爭論裏，但我不能離開那種以手指靜靜地觸着牠的快樂。我相信，這一封短信可以博得你的微笑。

我請求你代為致意你的夫人，同時傳達我的親切的問安給柯納家屬。當這年青的人（註一）再有什麼作品的時候，請他可立刻寄給我。現在，我極端地快活着能夠接到

一篇關於正月三十日公爵生日的宏大論文。一千個再會！

一八一二，八，三一。

註一：柯納 (Theodor Kerner 1791-1813) 當時維也納的一位賦

劇家，由於 Wilhelm 與基督徒 G. Kerner 的友誼關係與

赫姆波特家有了密切的關係。

### 其二

我真誠的感謝你——你能如此地迅速而完滿的成就你的友誼的應允。你的優美的綱要，對於我所有的研究，都提供一種完全新的推動。我不能再行搜集材料了；但是當材料在如此地集中的形式裏帶給我的時候，那我便歡愉地很快的填補我智識的缺陷，并且發現對我已有意見的千萬關係。

只要我三月裏能在日挪化幾個星期清靜的時間，我便可進行我的工作，比起你的初步的工作來，我的這一工作的確只是一種消遣。Bartich 已經代我印就幾張櫻褐色

的歐洲地圖，有一張裝在大的旁邊繪有顏色的畫板上。我將纖細地表明以主要的文字，同時也儘可能的表明以方言

；并且 Berlich 也情願把此種地圖加以刻板，這在他的偉大的建立裏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只要有各種藝術家的幫忙。所以，請你在可能的頂早的時間以內，繼續的進行着。一張兩半球的地圖現在正在預備着，同時表明以文字。

我從內心裏希望你 Aeschylus 的翻譯成功，這一工作到後來是更爲吃力的，同時我很快活——你沒有讓你自己給 Heidelberg Cyclops (註一) 以及他的一羣的恐嚇而放棄了這一好的工作。現在他們正用可鄙的手段恫嚇我們的朋友吳爾夫 (他不是小貓呀)，因爲他也敢跨進翻譯的園地——這是他們從 Father Neptune 那兒領受過來的私地，并且帶來一本可讀的 Aristophanes。『被祝福者死於上帝之前』這是句常話，但是，更被祝福者是那些自大狂者。

我們的朋友 Wieland 是在第一種的意義裏被祝福着的，他死於他的上帝之前，他的上帝與英雄並無受有特別的痛苦。才能，精神，學問，常識以及才藝，與勤勉和忍耐聯合起合，便能完成有用的高貴的規範。如果每個人都能如此地運用他的才能與時間，什麼樣的奇蹟將要實現呀

我如平常一樣地過了我的冬天，對於我的工作很無心，但身體還頗好，所以時間雖過快而不會無益。在十一月和十二月兩個月裏，因了代久望着的 Wieland 準備演劇 (他自己將於本年底才能來此)，我自己的計劃給攪亂了，但是這一演劇的準備是給我以多量的愉快的。在正月與二月兩個月裏，有四個生日，那時我們的創造的天才或 olaboration 是被需要着的，因此許多是情願地而且無結果地被銷磨了。

同時我愉快地而且趣味地所做的事重新努力着在現存的紀念物中找尋那些的痕跡，關於這，我們是有所敘述的。Philostrati 還是這時的制度，至於彫像，我相信我已在 Olympian 山的 Zeus 那兒得到痕跡，在那些地方幾乎做了許多初步的研究，同樣也在 Samous 的 Hera, Toly-cletes 的 Doryphorus，尤其是在 Myron 的母牛與帶着 Europa 的雄牛。Meyer 的古代藝術史是一本美麗的書，提供主要的感悟，佔有活生的趣味，因爲他的疑惑與同意都能不同地好好的找尋出來。

現在我結束了，希望立刻再能看見些東西從你的親愛的手裏來。

一八一三，二，八，於衛馬。

註一：L.H. Voss 雖然他的 Aeschylus 的翻譯到 1826 年才出版。  
譯自 German Classic 哥德致赫姆波特信甚多，當時以生活之不安，人事之變幻，到處流浪，未能竟譯。暇當繼續譯以饜讀者。

# 喝着咖啡的時候

流 冰

『困人的春天呵。』

說着，便想起咖啡來了。

於是，在一個小小的 C A F E 中，自個兒坐在鋪着雪一般的白布的小圓桌旁邊，把右腳疊在左腿上；紅色的領帶前面，安放着一杯黑色的咖啡，咖啡旁邊侍候着比桌布更白的牛乳，比牛乳更白的方塊糖。指頭夾着一支 Capstan，白色的煙圈上昇着，散在天花板上，眼前朦朧着，朦朧着。這兒，便展開了整個的人生啦。

咖啡是黑色的，人生是咖啡色的呵！

人們愛喝咖啡，可是沒有人愛純真的咖啡，咖啡的本色是黑的，咖啡的味道是苦的。

用銀色的小匙攪漾着，盛一匙送到嘴裏去。

咖啡的味道是苦的！苦到和她的紅唇一樣。

咖啡色的黑露茜呵！

x x x x x

椰子島上的夏夜，天空和咖啡一般。在椰子樹下的咖啡座上，我第一次遇着她。

頭髮是黑色的，捲在頭後，夏夜的晚服是黑色的，襪是黑色的，鞋是黑的，夜間的臉色也是微黑色的。

黑的女神啊！

便楞住在她面上了，黑珠子，桃樂絲德莉奧一樣的黑珠子，却配着克萊拉寶的眉毛。紅的唇，高高的鼻子，史璜生的面孔。

有趣的哪。我想着，她可走過來啦。

『對不住！煙盒忘記了。』像黑夜裏的四弦琴一樣的聲調。

便掏出銀色的煙盒，送一支過去。

「Capstan，吸煙的味道倒是相同的哪。」紅的嘴唇露出雪一般的牙齒啦。

「那麼，便坐在一塊兒吸吸相同的煙味吧。」

說着，便「擦」一聲，煙蒂染得火紅了。一同坐下來，把隔座的咖啡搬過來了。

「夜是美麗的呵！」坐下來，便這麼開始第一句話。

「美麗的夜間應當喝杯濃色的咖啡。」噴出一縷煙後，她止經地說。

「對啦！一杯濃色的咖啡，一罐Capstan，咖啡是刺激的，Capstan的煙圈會把回憶畫在椰子樹上。」

「你那裏來的這麼一張會說話的嘴呵？」手背托着下巴兒，望着我笑了。

我也笑了。

我說：「你的咖啡加點牛乳嗎？」

「不用。」

「糖塊吧？」

「我不吃糖。」桃樂絲德莉奧的黑眸子盡望着我笑。

「奇怪的女人哪！」心裏想着，便說：

「咖啡的本身是苦的啊！」

「這才是夠味的刺激呢！你看，天空不是黑色的嗎？人生不就是苦的吗？何必參上別的東西去呢？」

「天空是黑色的，可是點上幾盞星星便更加美麗了，人生是苦的，可是，應當加一點人生的「香料」呵！正如這一杯咖啡，你得加上一點牛乳或塊糖，牠便變成甜蜜的飲料了。」

「你這張嘴呵！快挨過來，說一聲「NO」。」於是，便挨過去，輕輕地「NO」！把嘴唇掀得高高地。

迅速地，便送來了一個吻。

咖啡一樣苦的紅唇呵！

「等我找到了人生的香料再在咖啡上加點牛乳或糖塊吧！現在得走啦。」

「那麼，留個地址吧。」

「何必呢？這裏不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嗎？你只要記着黑露茜這個名字便好啦。」

說完，便在黑夜中消失了。

黑的晚服，黑的眸子，黑的咖啡……，黑露茜！……

呵！Black rosel Black rosel 黑露茜呵！

第二個夜裏：

『再去喝杯濃色的咖啡吧！』從影戲院裏出來，對着掛在胳膊上的黑露茜說。

她：點了點頭。

對坐在小桌子旁邊，桌上放着兩杯黑的咖啡。我默默地吸着 Copstan，讓煙圈回憶着戲院裏的眼珠子。黑露茜把牛乳倒在黑色 咖啡裏去了，黑的咖啡變了顏色啦，再加上一塊塊的糖，咖啡便甜蜜起來了。

『人生的香料找到了嗎？』

『早就找到啦。』

『那裏？』

『在你的大眼珠子裏，在你的嘴裏，在你的微笑中呵！』

『真的？』

『真的！』

便送過第二個吻去。

『咖啡加了牛乳啦。』

『還有糖塊哪。』

可是，我心裏那麼想着：

人生的香料，咖啡的糖塊，苦的唇，甜的唇，我做了她「人生」中的「香料」呵！

從此便不見啦。

黑露茜！黑露茜！

x x x x

白色的煙圈從指縫中上昇着，望着黑色的咖啡，咖啡色的黑露茜呵！

把牛乳慢慢地參到黑色的咖啡中去。

把糖塊輕輕地浸到黑色的咖啡中去。

咖啡是甜蜜的；甜蜜得像她的紅唇。

喝着咖啡的時候，心裏又想起黑露茜。

人生的香料……甜的紅唇……

黑露茜呵！……

廿三，三，七夜。



# 病與輕夢

李蘇菲

我不瞭解生活。在某樣一個憂鬱的日子，自己於是病了。這病的闖入也許來得有點新奇，但我不能瞭解那新奇正如不瞭解生活是一樣。我尤其不懂屬於醫學上的一切病理，當然也就沒有法子能夠對於病的根源去作着細心的探詢和分析。僅僅在身體的某一部份有了一種異乎尋常的不舒暢，給予過我有一點病態的顯示；跟着不久那不舒服的感覺，也就蔓延到了整個神經系統，頭腦有點昏昏的，於是連行走却覺得異樣地乏力起來。經過相當的時日以後，我是如何的擔心過着那些並不輕鬆的日子，病的顯着便全然暴露了出來，用不着我再去空費工夫探詢某些什麼病理的奇奧，從鑿門裏排洩出來的是油質一樣的黏液，隨着病狀的加重在那油質的黏液裏又混合了血。這還不成其爲顯明的嗎？已往有個朋友在秋天曾經得過這樣的病，我們都

很知道一個浮浪者——這名詞亦不是出於我偏好新奇來杜撰，雖然就自己所接觸的人們裏很少具有幾分浮浪者的氣質，但是給一個善於體察的聰明人一望即知那份內所隱含的悲哀情緒。——要想在窮困無聊的雜亂生活的形態裏，能夠永遠跟高等階級的人們那樣保持住自己的健康，那是無論如何都是很難的事情。朋友的病是在馬馬虎虎的調攝下恢復了康健，這意外的幸運自是很夠爲他祝福的；然而相距離的日子並不夠長，彷彿那病菌已然攪着我們的友誼的路線，毫無掩飾的侵入到了我的體內了。這是夠滑稽的嗎？也並不！我很欣興那病菌並沒有在南方那麼厲害，我曾經聽人說過在北方倒是屬於一種很通常的，所以患着牠却並不需要擔心或是憂疑自己生命的危懼。於是放任的心事增強了我隨遇而安的脾氣，對於病的整個發展也沒

有加以多大的注意。我只懊惱牠妨礙了我工作的時間，一天得廢去許多有用的時辰來煩難自己，實在對於體力上有一點支撐不住；在夜裏更算是一個討厭的時候，自己永遠作了個醒着的人，聽到窗外柝聲停停斷斷的敲擊，曙色透過窗帘而且漸次明亮起來；有時連鄰房裏那個以腦部特別發達而身段却異常小巧的女人，正好輪在她男人的懷裏打着呼魯也聽得很清析呢。這些怪不親切的現像與猜想，在平常和我幾乎沒有一點兒相干，並且距離得也是那麼遠的；然而現在在那種展轉不能成寐的情狀下，我却分外使用了我的心靈敏感，替那許多漫不經心的生活方式作了很多好笑的分析。

好罷，我承認病是一件奇怪的東西。我承認，但是我不能運用自己對於瞭解書本那樣的智力，能夠進一步去瞭解病的奇怪性質的所在。我僅僅知道我那有着生的機能的本體，現在是受着病菌的侵害了；可是我同樣也不能利用我喜歡蒐集便於描寫文章的材料那樣細心，去沉默的觀察病態的發展或是消退；那明明是醫生與看護所作的事情，病者自己不慣作自是也不消去作的呢。於是我更進於開始

懷疑起病態以外的種種，那弗可泯滅的憂疑與相似的危懼，會不會將因此而增重病勢，傷害生命，或者損壞健康的某一部份，使身體發生痺癱與痙攣，然後像醒着似的走上死亡的道路？……我能夠瞭解嗎？我雖然相信病的暴發與本身始終或者沒有多大關係，但我永遠也控制不住我貧乏的想像去選擇它那自然終久需要的懷疑。病的奇怪的特質是已經給我狂妄的想像力所擊破了，我能夠回想到過去，許多為我所曾親近的死亡者的幽靈，牠們的影子已然在我的脆弱的憧憬中作着姿意的跳躍：像在炫耀自己是患着黃疸，虎列拉，癆瘵，傷血，以及其他各種各樣述說都述說不出來的症候。在裝扮出那種異常熟識的本色臉孔，完全卸除了人類的虛偽與不近人情的瑣屑；有的伸出慘白的手，有的腫着臃脹的肚子，有的眯着夜鴉似的眼睛，在那些算作表達情慾的特能上，說明了他們逃去人世的悲苦哀悵，和着那種得到屬於冥土的悠閑靜寧。這接近顯然地加重了我的難以抑制的感奮，於是我驚嚇得有點顫抖起來。

我幻想，我幻想我已經接近了那個死亡的國度，一座

幽黯如漆的城門是那麽高峻巍峨建築在那個幽明異路的境界上，吐露着冷森寒凜的暴烈的氣息；城門下面分立着許多查關的無頭鬼卒，手裏拿着鋼鎗，毒矛，矢簇，向着新的朝謁者顯示着鐵的威嚴。……呵，這景像是異樣地寒人心背，我慌張地在尋找那張跳出幻想的門，我將惡咒那暴虐的冥世！是一陣五更的柝聲擊破了我的魂夢，我於是沐着冰涼的冷汗重新醒了轉來，看到從窗外透入室來的一片乳白的曙色，和着隱隱地傳來深宵叫賣者的殘餘的呼喚。我還存在嗎？不錯，一陣如潮湧，如風狂，如鼓驟的腹鳴提醒了我的深沉的憂疑與危懼，在現實裏我算是仍然獲到甦生了。

有很多時候，我都具有着這樣一種確切的信心：當一個病人絕對沒有顯露出死像之前，旁的人總是不會容易相信病勢的厲害，這感覺就爲自己所深切地體驗過來。我會經和許多親近的病人相接觸，他的顏色已然憔悴，他的音帶已然瘖啞，他的動作的本能已然顯示出來難以舉措地低微，然而我却永遠相信他不會急趨於死亡。在另外一種爲了生活的奔忙上，我明知和他有個長期的離別，但我却終

於相信我們將有個好的再會的機遇；我是抹殺現實所顯示着的不幸嗎？濃郁的情感自然地使我剋制了那些不可挽救的壞的徵候。同樣我還會抱定一個聊以永懷的渴念：到那時候說不定他的病狀已漸復原，我在我的平康沖淡的幻想裏。更期待着他將以健康者的容顏來接待我的疲乏的歸來！這是人性的本能的啓示呵，宇宙間有不有自居於萬物之上的人類，會對於他本身所親近的人發出怨恨與咒詛？你能夠否認嗎，你將否認嗎？我將再三地說：絕對不！我就時常珍貴着這一個人性愛的宏麗壯美，起於讎視與殺戮的獸性以上的偉大！我將承認，用血和淚寫下我的誓辭：這向善的人性的含冰和體會，在人類的心靈裏已然普遍地發了一顆溫和的芽蒂，它將以綠葉纖籐，以鮮豔淨明的花朵爲飾，築成人與人之間交好的連鎖，善的橋梁的奠基的料石。……

偶然地我也記起許多爲自己所經歷的過往，更深切地受到病的來臨也有一個不可抹滅的真實理由。大約在一年以前罷，我曾經患過一次比較狂厲的尿道炎，很使自己在那種無可奈何的境况下，像夢的飄忽一樣飛過去一堆苦

難的日子。我打開我的手記冊，裏面就寫過下列的語句：

「一個行旅的人，病將怎樣使他成爲傷感的事件。」這是真實的對自己的解答呢。同樣我也能夠記起在病愈以後不久，我又曾經做過幾次不可以語言形容的夢，有的雖是驚愕，有的却又平淡，甚至有的雖輕微却又隱含了一點相似於興奮過度的幽甜。然而我呪詛牠，當我完全健康的時候，他是連一個屬於平常想作的夢也不會使我臨近！彷彿在黑暗的隱蔽裏更會得到牠的惡嘲：

「年輕的人，你還是去發展你身體以外向上的需要罷。」

我實在有點忿然了。可是當我的全部生的機能鬆弛了的時候，牠却悄悄地爬入了我的心靈，使我得到一度超於肉慾以上的奇異的滿足呢。那意外的收穫，於是使我也免不了裝出一幅善於生活鍛鍊的人，發出有趣的反駁：

「一個理想在現實下是受着支配的，不過有組織的意義的那具體的事實，當不可在這個假定以內，而牠倒有着驚奇的發展呢。——我自己否認是個年青的人，然而我也不想把自己馬上加入於老年的行列；我僅知道我是有着中

年人性的最高度的企圖與努力。理想雖然在現實的支配下找不到一條相當的出路，但我儘永久相信那麼一天，牠是將會衝出現實的繁衛以外的！當不想到你來臨而你竟然來臨，那正是一個很肯切的比喻：你也是知道要等待一個生的機能有着失敗了的時候。……夢呵，新的展開是需要舊的破滅，那倒是公正而且真實的事情。」

夢於是跟着病的開脫隱遁了起來。

那景情距離我的迴想並不算遠，然而今年却調換了一回疾病的調門兒，好像是出於神的意志一樣，要我在寂寞的旅途中享受着那些難以忍受的損害。我於是懷着沉鬱的心緒，開始訪問了一家內科病院。那白亮的病室裏的強烈光采，使我幻想出幾種爲小說家們所描摹的悲切情調，會那麼樣引透出一種屬於疾病患者的衰頹可悲的心理來。當到填寫那張病人診察表的時候，那位帶着山東老鄉神氣的助理醫生和我作了下列的談話：

「你以前曾經患過什麼病呢？」

「是指此次以前？」

「是的。」

「去年的暑天，患過一次尿道炎……」

「用西醫診治好的嗎？」

「不，自己調攝。」

「那末大概你也喜歡逛逛罷？」

「不，沒有……」

「他的臉孔是嵌上了一行笑的豐采，我連連擺動我的頭當作補助語意不夠的加重的回答；一個女練習生却俯下了她的豐腴的，林檎色的臉頰。

這是滑稽的麼？我同樣也是很瞭然的。我不想珍藏着我的祕密，如果這能夠算是祕密的話。雖然那位助理醫生從尿道炎而聯想到了花柳病的時候，我倒很感激他執業的細心與精敏，和着根據病源那樣地作着是否與這病的現像有無其他關連的考察。關於這些隱含着推論的事實，我倒有過一次小小的體會，就在不久以前罷，我是曾經看到過一位東歐小說家對於患肺病者作過有趣的解釋，那是說每個肺病患者都免不了帶有幾分色情狂害。我雖很少接近患着那種病症的人，可是我却很爲這些病患的不相識們擔心。同樣我也曾經見過一位中年的智識階級的孤獨者，他的病勢據述已經到了沉重的第三期，不幸我沒有和他有幾分可以親近的友誼，所以每當迴想到那幅理智的臉孔。

儘有點不大相信那位東歐小說家所列舉的論證。如果把那論證倒反過來，說是害着色情狂的人，比較任何人都容易害着肺病，這放誕的詰駁也有成立的理由嗎？在某些場合上，我所碰到這樣的人倒是多得有的，他們有的拾到女人的小手帕子會拿來朝夕嗅着，而且幻想出一篇不近人情的浪漫傳奇；或者因爲一個小巧的媚笑而又作出癡情終宵的踉蹌。……這些我是無暇去作着長的推想，我暗地裏對着那位助理醫生只好作着不盡情的苦笑。在這裏我更深切地感到一種屬於都市病的滑稽的，巧變的，掩飾的一個可笑的解釋。

隨後我領取到一張處方，在售藥處花費一圓錢買到一瓶含有酸性質素的藥水。晶亮的液體在我的手裏激起了一層層的花沫，流盪出瓶口外來，放散着一種沖淡的氣息。我以分外的敏感溜注在那位調劑這藥的等分的晶瑩豐腴的手上，那想像是富於浪漫的呵，我希望那是一個天啓，一個神蹟！然而在她的無有窮盡的淡漠的接觸裏，自然是很難地在某些病者的興奮的情緒上，能夠培植出相近於浪漫的花朶呢。我却希望花朶會變成一個輕飄的夢，算作永遠給我遺留下一次難忘的記憶。巧妙地，在那記憶上再鏤刻着幽靜軟緻的字跡，那字跡的原形將用幻想的色采去塗抹，使牠在新鮮的春天的陽光下，也好炫耀着孤獨者並不短缺年青的心，在某種時候也曾得到過可愛的惓戀。……

# 經 緯 線

林適存

文憑到手，工作到手，石洛冰到底是石洛冰，人家拿了文憑，都苦上兩三個月沒有飯吃，石洛冰毫不費力，却找到了有錢有地位的工作。

慢說啦！他在學校裏的時候，知道工作不但要「找」，而且要修尖了腦子去找，這次，石洛冰的工作，却不是這個樣的。

石洛冰沒有戴上學士帽之前，便用着欣欣然的臉色，常到朋友們家裏去玩，朋友說：「你的工作有辦法咧！」其實他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他早打定了這麼一個背城借一的主意，找不着飯碗，就賣稿子過生活，稿子沒人要，再去跳井，讓朋友們追悼追悼。但是，人家說他有了工作的話，他也並不否認，因為沒戴上學士帽便先找到了工作的人，總有點兒來歷，最少，本事在常人之上。

這樣，他常用着詢問的態度說：

「聽見誰說的？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最後，就得裝一個不自然的笑，這一笑，如同王三做賊，臨走寫一張「對門王三不會偷」的條子。故意露露馬脚。

朋友就會說哪！「我們又不叨喜酒吃的，瞞什麼？」然後，再去談着傍的事體。

這就像買航空獎券哪！平空地，來這一個使他難過的消息，朋友是不會扯謊的，可是，到底有什麼「辦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想着，也許真有辦法，委員科長主任之流的官，認識得比甚麼人還多，誰担保這些人當中，會沒有人給他介紹工作。是誰？這謎團子。

對哪！是他，一定是他。

記起影片公司的×老板曾經對他說過，說他的劇本很好，一定是影片公司請他當編劇。

然後石洛冰再往下想，他想影片公司是桃色的地方，是一個文人找材料的地方，可以看甜密的狂吻，也可以看女人的大腿……

「喂！老石，你在那裏工作？告訴我，將來也好提攜我們一下。」是另一個朋友拍了拍他。說：

如果起先說的那個朋友不知道，就真只有天知道，可是，有人在問哪，假如答不出的話，不就失掉了一個使人恭敬使人佩服的地方嗎？

有辦法的人到底有辦法，他裝得很自然，對拍他的那個朋友說：「聽他造謠，你去問他好了。」造謠這一個罪名可担不住，馬上先說他的朋友跳起來了：「誰造謠？我說出來的了。」

「你說。」激將法生了效，他故意這麼着：

「說出來要請客的。」

「當然請客，這還說。」另一些朋友催着，因為請客是大家都有得吃的。

他想，只要真有消息，就請他一回，也虧不了三幾塊錢，看那朋友在等着他回答，低低地說了一聲，「你說好了。」

「我說：你在月山書店當編輯，是不是？」

月山書店的月山雜誌，自己是被請做特約撰稿人的，可是，絕對沒有當編輯的消息。

一到三天之後，聘書送來了，他才相信這一頓客沒有白請，可是，月山書店的老板，他僅只認識，這百把元一月的差使，一定是老板看中了自己的才能，才特地委聘的。從前，有人說他是天才，石洛冰還只嘴上笑着，現今，他却敢挺起頸子承認了。由這一次，他相信做事要「找」的人，只是有一些沒有天才的，像自己，畢業之前沒有活動，畢業之後就有工作，這種得來全不費功夫的便宜，是沾在天才兩個字上面，大凡有點天才的人必有名望，月山書店的老板，不是看中自己的名望，其他還有什麼？

他想既是當了月山雜誌的編輯，就該聯絡些人，長長自己的勢力。

因此，第二個月的月山雜誌，面目就煥然一新了，這

新之點，並不是說新得好壞如何，而是第二個月的月山雜誌，文章是一批新的人物寫的，書的樣子也改了。

唯此一端，他自信自己有點辦法，他的朋友老王常說他幼稚，不懂得做人，像這樣暗地培植自己的勢力，難道是不懂做人的人所想出來的嗎？他把原來那個編輯治下投來的稿子，全股腦兒壓下，換上一些自己可以支配的作者的作品，這樣一來，就成了一舉兩得的事了，所謂一舉兩得者，第一，可以用書店的稿費救濟救濟朋友，第二，朋友們爲感戴自己起見，一定會爲自己支配；而且，一些知名的作家，也都會羨慕這幾個稿費而和自己結識，這年頭只要有「人」，手下有了羣衆，就有官做，就有錢拿。

出了第二期，老板請了他過去，老板說雜誌上撰稿的人，名字都太生疎，恐怕營業發生關係，最好是和原來那位編輯商量，整理整理。

當然石洛冰也有個理由，他的理由是提拔提拔無名作家，叫讀者都願意投稿，營業自然而然地好了。

休說他不聰明咧！

他想給月山書店老板一個好的印象，因此，用着幾個

化名，寫了幾篇批評月山雜誌的文章，刊在榜的報紙上面，那些文章都說最近兩期的月山雜誌，有了顯著的進步，一些讚美的話句，通通加到自己頭上。

這又是使他可以誇耀之點了，他買了幾份報紙，寄給老王。

老王也在做官，從前，老王和他不大弄得來，因爲那時候石洛冰太潦倒，而且，許多人都待他不好，現在石洛冰是月山雜誌的編輯，月山雜誌在國內是很有些地位的，王也就不再提起從前的事。石洛冰呢，因爲從前老王說過老他不會作事，這回，却偏要在他的面前賣弄賣弄。

另外，他把報紙給書店老板看，老板在社會上很有地位，書店裏的人，對他就像一個士兵對着官樣的，士兵對官長要恭敬，書局的職員對老板也要恭敬；石洛冰去的時候，時間還只九點，他想九點鐘就到了老板公館裏，平常到書局去一定更早，老板是喜歡勤快的職員的。

誰知，老板正擁着他的老婆，掉在甜密的睡眠之中呢！

他到老板會客室的時候，老板穿着睡衣坐着；他一進



去，也就坐了下來，馬上記起傍的職員見到老板的時候，老板沒叫坐就是那麼筆直筆直站着的，他也就只好站了起來。

老板接過他的報紙，點了點頭，老板說：

「這全憑石先生哪！石先生的力量作到的。」

這一些話，石洛冰是第一次聽到，他想，在一個短的時候內，他會加薪，也會升級，馬上，就是月山書店的總編輯，總編輯多抖。

是在這一個時候他結了婚，他和老婆住在一起；房子是西式的，木器是西式的，本來他可以積一些錢，為老婆生兒子或是自己害病之用，可是，他不願意在朋友面前顯窮，從前潦倒的時候，朋友們都瞧不起他，這時弄了點事做，石洛冰却偏要他們上門來巴結自己。

日子是快樂的，有了老婆，這日子更加快樂；老婆是一只黃鶯，終日唱着使他快樂的歌，他想戀愛是幸福的，從前他潦倒得沒有學費繼續讀書的時候，那時候她的脾氣非常壞，愛生氣，愛埋怨命運，如果石洛冰和她吵鬧的時候，她就說：「多的是女人，你愛傍人好了。」當然戀愛不

是一件交易，可以隨便愛的，只要女人愛他，他決不會三心二意，再和旁人勾搭。看女人的樣子，仍舊一如訂婚時一樣愛着自己，因為他是哭着說出這些話的，哭，就有情感，就是真愛，因此，他懇切地說：

「芷英！你改改這個脾氣吧？多疑地，愛生氣。」

「改不掉，生成這樣！多的是好脾氣的女人。」

可是，現在完全改好了，石洛冰想，自己雖然沒有莫索里尼的本事，最少有點能力，做事，可以弄弄手段，對女人，可以自然地感化她，芷英說「脾氣生成改不掉的。」却給他毫不費力的改掉過來，這是平常人能做到的事嗎？

日子是在吃飯睡覺之中過去了。當然，石洛冰會想出許多主意出來咧！他是一個不同平常的人，他就有着常人以上的聰明，但是，他是絕不說自己怎樣了不起的，因為這也是一種做人的方法，是他懂得的世故，他懂的世故很多，所以他自信會做人，不致失敗。

又是「月山」老板的書房裏，老板請了他過去，在沒講話之先，石洛冰的心是同什麼東西一樣跳着的。

「是加薪哪？」

「是升級哪？」

總之，消息絕對不會壞的，因為他記得老板曾極力誇讚過自己，還有那月山雜誌的前任編輯，一定也會在老板面前說自己的好話，他是老板的舅子，雖然和自己不是深交，聽說這次書局的聘請自己，却是他一力主張的。石洛冰在心竅兒上掛過算盤，每月加薪四十元，一天多一塊三角三，這三字是個無盡數，就算一塊三好了罷；憑這個錢就可以坐包車，請個娘姨，……

「石先生，我有點兒東西。」石洛冰想得糊塗，老板却先他說話了，待石洛冰答應一個「是」，老板拿了一捲稿紙出來。

「這是一首古風，兩首七絕。我的朋友的，月底稿費，請算好一點。」老板交過稿子。

他想着，雜誌上是怎樣也不能登舊詩舊詞的，一登，自家準給人家罵得聲名狼藉，他說。

「這恐怕不……因為不好登舊的東西。」

老板馬上笑着說：「那就隨便石先生處置好了，或是

登到別的雜誌上面。」

石洛冰知道不能再說什麼了，只有收起那一捲詩。辭了老板回到家裏去。

像有一件什麼東西掉在他心坎上，本來這是一件平常的事，可是，他心裏上老鬧着彘扭，不是愁着什麼東西，也沒有什麼不舒服，他總只覺得心坎上面多了一個什麼；老婆笑着臉來陪他，他的臉，却仍是那麼死呆呆的。老婆約他上街去，街上，或者可以令他開心，令他消去這副憂鬱的臉子。

心，同街上一樣的亂。

沒 升級哪！沒有加薪哪！老板會對自己不滿哪！……無數個問題，成根兒橫在心裏，街上有什麼好逛，他的心仍舊是亂的。

「啊！密司徐！」老婆向着一個女人打招呼！

「啊！原來是麗芝，你好！」石洛冰有了一個機會，這時候一切問題都壓下了，只有「麗芝」。

「你們結了婚，芷英，該幸福吧？」趁芷英沒有提防，傳給石洛冰一個眼風，充滿了埋怨的眼風。印在石洛冰

心上的，是一個烙印。

他是熱愛麗芝的，不幸先愛上芷英了。

麗芝還有些意思呢？

看看芷英的臉子紅了，這多疑的女人。

街上沒有什麼，反而多帶了一種煩惱回來，假如和麗芝結婚的話，那多好？她不愛生氣，一身子都是曲線，坦白，不猜神猜鬼的。

誰料到，到了家裏，老婆會流着淚，對他哭呢！老婆說：「你……不該……愛我，你愛麗芝……」

這夠人麻煩的麻煩。

「你愛她多好，你不該的……咽……咽……」

這像刀割一樣的哭，他的心要縮成一個球，縮到沒有了。

沒了辦法，沒了辦法，今天是一個多事的日子，一個倒霉的日子。

幾乎石洛冰罵了出來，但是，他又忍下去了，他知道，對於一個平凡的女子，罵是不成功的，然而，他的胸前，像用火酒點着一把火哩。

他不願活下去，最少，這樣活下去是有點兒乏味。怎

的，他提起筆來，拿了一封信給月山書店的老板，說自己才力不夠，請他「另聘賢能」，這樣，可以看看老板對自己的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威脅老婆，讓她收斂疑心和妒忌的心情。至於辭職的話，他有一百二十分的把握，知道老板是不准的。第一，老板曾經用着笑臉誇獎過自己。第二，前任編輯定要用着舅子的地位，在姊夫面前說說話。這樣一來，竟變成手段上的「以退作進」的辦法了。

信發去，馬上他又就心起來了咧！只有這一次，他罵過自己「蠢貨」，「太沒有世故。」說第一的話，老板的誇獎，未必是真的吧。第二，老板的舅子從前也編過月山雜誌，自己偷着在各報寫的文章，曾經罵過從前月山雜誌的編輯，這樣；他也決不會替自己說話的。可是發覺的太遲了，因此，他只有朝下面想，失業，空閒……

果然，是准了。

老婆又吵哪！

「好哪？你愛她好了，你離婚好了，左右女人是給男

人玩的。何必生氣呢。」

這是用不着解釋的，像自己這種辭職的動機，說出來她也不會相信，因此，他只有不語。

「你騙了我了，你又去騙他哪！」

這女人，又犯了毛病了，一天生上兩次氣，哭了有三個鐘頭，這不幸的女人，這平凡的女人，但是女人終歸是女人哪！他只有笑着臉去安慰她，他說在上海先找到了事，薪水比這裏多，說到這裏，他又怕芷英要求到上海去，便推在上海佈置好了之後，再來接她，其實芷英心裏也有着數兒的，不過石洛冰不知道就是了，丈夫走，她並不一定要跟去。

這麼自欺自的，就到了上海！

他那裏找到什麼事呢？

上海有着色情，有着從女人身上取得的陶醉，年輕的人，是誰個兒都愛的。但是，石洛冰忙的是找事，他也這麼想過，有了事之後，再來痛快的玩他一下子吧！橫豎這不是墮落，一個做文章寫稿過日子的人，吃吃酒，樓着女人跳舞，也好從吃酒跳舞之中去經驗經驗生活。

他做好夢，第一要去的，是上海土爾其按摩院；第二是脫得精光讓他挑擇女人的莊上。第三……第四……總之，他只要有錢，他要用些錢來從各別不同的女人身上，取得各別不同的快感，這樣，才不辜負做人，一個人活不上幾十歲，是要在這些上面留點紀念呀！

夢終歸是夢！

寫了幾封信給人家，給他的都是失望的答覆；他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之中，沒有一個認識自己的，了解自己的。

窮極無聊的時候，他就真要墮落啦，或者他想做一些傍的違法的事情，做出使朋友驚異的事，做政治犯，和朋友走着相反的路。那時候，這些做官的朋友準會反悔的，因為他是朋友們不給他事做，逼他做政治犯的。想到自己的一切是不會在這些做官的朋友們之下，他真有點不平，氣極哪！

可是，他捨不得這世界，政治犯是要殺頭的！

他會到了他的朋友丁先生，丁先生在上海是有名兒的

丁先生對他說：叫他等一個把星期，等就等吧，反正做事要忍耐，不然就成不了事。丁先生也許是試他這一着的，石洛冰懂得，當然可以伸了頸子等丁先生的消息。

丁先生總算客氣，朋友之中，只有老王和丁先生好，他們夠交情，等就等吧，一個人的生命是長的，一個星期，不過七天而已。

七天過了，老丁叫他再等七天，當然這是他願意的，一定是已經有了眉目，才叫人家住旅館等的呀。

可是，事兒又來了。芷英給他信，說他的朋友不是人，不夠交情，見了女人就想念頭。糟啦！是誰想他的芷英，幸好芷英有點定性，不爲所動的，還把事情告訴自己。

十四天之後，又是老丁的信，老丁也說「沒有辦法，愛莫能助。」他媽的沒有辦法又叫人等什麼，石洛冰想着就氣了，真是他媽的。

念着老婆，又心思着這個轉她念頭的人是誰？她說是自己的好朋友，除了老王，還有誰是好朋友。老王也會做這些不夠朋友的事？

真哪，一個人面子上都是漂亮的，心裏頭却繞着彎兒，專出毒害人的主意。石洛冰想着自己也夠聰明，箭來槍擋，現在竟擋不了這麼許多。瞧樣子，自己好像失敗啦！世界上比自己利害的人，他不相信這麼多着是。

到了家裏，老婆笑呀笑的接着他，直到知道沒有找到事，老婆又哭了，眼淚流到地板上，女人那裏有這多個眼淚。

芷英說老王這傢伙不夠朋友，話語之中調戲她。但是，石洛冰打上海回來，老王還上車站接他的，老王的態度很自然，也許是芷英多心，不過石洛冰是提防着在。

這是一樁了不起的事咧！

老婆跑了，她媽的跟着老王跑了，她還故意告訴自己，說老王調戲她，這樣一來，以爲丈夫就放心老婆不至如上人家的當，就可以安心在上海作事。料不到丈夫竟回來了，她媽的只有跑咧！

石洛冰像瘋了，他真把握不住自己，幹嗎自己找不到事，老婆會不愛自己，自己會像一只沒家的狗，他哭呀哭的，就想殺盡這些人，這些心裏頭繞灣子盡毒害人的人。

# 寫實主義之歷史的研究日·山田珠樹

汪馥泉

一切藝術品，都由『從作者之外借貸來的』及『從作者之內抽引來的』兩者而成。這兩個要素，有在作品中保持平衡的作者，也有如此的時代。也有不達到其平衡的狀態的時代，也有故意地打破其平衡的時代及作者。內的要素與外的要素，沒有發展到平衡的時代，這是，人們單注意于外來的直接的感覺，而作者祇直平地模倣自己所見聞的。故意破壞平衡的，大多是，太專傾于內的要素，迷戀于抽象的世界，作為反動，而傾心于具體的外的要素的。這都是所謂寫實派。

回顧希臘羅馬的古昔，這個時代的人底傾向，並不是追蹤理論的檢討的，無反省的場合居多，所以，沒有為一

個判然的文學論，而且曖昧的很多，無論從那一方面去看，寫實派的傾向很強烈，遺留了許多後來的時代的寫實派底可以作為摹本的作品。中世紀的文學，雖則顯現着很原始的範型，但是，不交雜其他的成分的純粹的寫實派的作品，很發見了一些。至于所謂近代文學，可以看作現代的寫實文學之起原的，也已發見了。自然主義這思想，在美術方面也發見了。

所謂寫實主義，是到了十九世紀才熱鬧地喧傳的。但是，這是因為寫實主義到了這個時候，作為學說，作為有組織的東西而顯現的，而且，是由勇敢的鬥士劇烈地主張了的。寫實主義這現象，不論在理論上講，或者徵諸歷史的事實，早已存在了的。所以，作為寫實主義底研究，須從歷史的研究開始。

十九世紀以後的寫實主義，可以用比較明確的話來講；但這也因為論者底不同，而有多少的差異。試比較各種議論，將作品與事實來對照，可以說，所謂寫實主義，是照着由我們底經驗而能知悉的原狀，將感覺的事實再現出來，以這為藝術之任務的。從這個定義上來看，寫實主義，其取材底範圍很是狹窄；但是，事實却正相反。試看亞斯脫萊 (Astree) 克萊佛公爵夫人 (Princess de Cleves) 保羅與浮爾齊尼 (Paul et Virginie) 貧困的青年底故事 (Roman d'un jeune homme pauvre) 所描寫的，限于美，善惡，騎士的雅量及名譽俱崇高的精神。斯卸台利 (Mlle de Scudery 1607-1701)，並不在戀愛之外，找求材料。托爾斯泰，並講偉大與下賤，超羣與凡庸，高德與背德，美與醜。就是，寫實主義，將「自然」所供給的要素，毫無別異地作為材料。只是，寫實主義，是將目前所見的原狀，毫不增刪地攝取的。

騷俄 (Hugo 1802-85) 在哀史 (Misérable) 中，斯當達爾 (Stendhal 1783-1842) 在派爾姆底僧院 (Chartreuse de Parme) 中，都描寫滑鐵盧底戰事。兩個人都以翻閱指

南書，訪問實際的戰地，誦讀戰士底回憶記開始。由于這些，可以得到戰爭中的軼事及許多沒有聯絡的知識。但是，單單這一點，還不能知悉全般的情況。斯當達爾，到了這個地步，便滿足了。派爾姆底僧院之主人公法勃利斯 (Fabrice)，突然地到迄今未嘗見聞的滑鐵盧的平原上來了。在這裏，聽着大砲底聲音，碰到酒保底女兒，承她底好意，弄到了一匹馬，跨上了馬，與誰也不知道的一個將軍底護衛兵交手，馳驅到戰場上，與一隊騎兵交手，跳越牆垣飛躍溝渠而逃了。與敵人戰鬥了之後，為負着傷的一個將軍，將馬奪了去。這樣地進行着，在本人當真是在戰鬥否也不明瞭的當兒，戰鬥結束了。斯當達爾通過法勃利斯底眼睛，看見這戰鬥。這是，這滑鐵盧底敘述，是當作插話的，以偶然地從羣衆之中抽出這一點來的某一個人底印象來描寫了的。至于騷俄，單單如此，却並不滿足。對於單單細微部分底敘述，並不足夠。如其不描寫全般的情況，便不罷休。把戰場放在足于全般俯視的位置上，敘述一切戰局底行動。寫實派，是照由經驗所能知悉的原狀去描寫的，所以，不能不成為斷片的。理想派的騷俄，却

更進一步，即令描寫法蘭西軍隊底缺點，也決不忘記，在大局上，將帝政時代底戰爭，拿破崙壓下的強者之理想化的姿態，作為全體的印象而給與的。在寫實主義的斯當達爾，却没有如此的打算的思考。把法蘭西軍隊中兵士底弱點及優點，毫無差別地描寫出來。就是，寫實主義者，是盡力隱蔽作者底感情的。至少，在外表，採取與教學者一樣的態度。）

寫實主義者，是將由我們底經驗所能知悉的原狀，來再現的，所以對於一切事實，俱可取材。如將尊貴，卑賤，美麗，醜惡，都毫無差別的描寫出來一樣，感情，感覺，也都可以描寫。在理論上來講，雖則非如此不可；但是，在事實上，大多的寫實主義者，單描寫事物底表面。不進入于精神的境界，止于物質的境界。所以，除去例外，可以下定義說，寫實主義，是將由人與物之外的物的方面而來的事實，再現出來的。

以上所述，雖則粗枝大略，也已知寫實主義這東西底特徵，所以，便可以拿這一點為準則，移到歷史的研究上來了；還有一點，寫實主義，由于作為其目的底不

同，可以分為兩類，這一點先加以敘述，較為便利。

就是，寫實主義，由于其對於社會的態度，可以分為兩類。有對於社會抱着一種特別的目的的。中世紀底一種寫實主義，以基督教的教義之普及為目的。埃利莪脫，

George Eliot (1819-30)，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以宣傳基督教的「人類愛」的精神為目的。狄兌洛 (Diderot 1713-84)，為說述素樸的善意而描寫。左拉 (Zola

1840-1902)，以發展科學及實證主義精神為目的。這種寫實主義，可以叫作教育的寫實主義。別一方面，對於如

此的社會的目的，有可以完全不考慮的人。其代表者，是福祿貝爾 (F. La bert 1821-80) 與莫泊桑。(Maupas a

nt 1850-93)。這種寫實主義，可以叫作純粹寫實主義。

如其只有這種寫實主義，可以用「自然主義」的名稱，這實是最適當的稱呼；但是，自然主義，自左拉唱導以來，有着特別的意義，所以這裏不能使用。手法雖則相同，但前者可以看作「為藝術的藝術」，後者是「為教訓的藝術」。其目的，是否各自都達到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各時代底寫實主義或各個寫實主義的作者作品，可以說都道



染了其中之一的色彩。敘述寫實主義文藝底歷史，可以追蹤這兩類底消長之迹。『爲藝術的藝術』，是 *L'art Pour l'art* 底移植。或者，意義稍稍有點不同，稱爲藝術至上主義，意思也大略相通的。『爲教訓的』，是 *Didactique* 底移植。或者，也可以稱爲目的論的。寫實主義，是指前者；後者，實感到有點出乎軌道之外，但是實際上，作爲寫實主義而爲我們知悉的，是後者。所以，在歷史的研究上，前者反而多晦澀。

## 二

模倣自然，描寫其正確的姿態，這是從人類文化最原始的時候起，便已看到了的。但是，在這原始的時代，對於物質，及掀動物質的力，具體及抽象，還不能區別。隨着人智之進步，分析的精神漸漸活動了。先是，從迄今成爲渾然的一體的這個宇宙，區別『己』與『外界』而認識了。其次，更進一步，區別肉體的自我與精神的自我，而認識了。到基督教擴展了勢力，兩者之間便不能調和，以爲這兩者全然是各別的存在。到了這個時代，才能清晰地

認識，藝術注重兩者之間的那一項。就是，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區別，是在人類之分析的精神極發達了的階段——尤其是基督教流布了之後，才明確地認識了的。所以，關於這個時期以前的藝術品，講述理想主義與寫實主義，非常困難，在理論上，並不正確。例如，荷馬 (*Homer*) 底詩伊利雅特，把理想主義和寫實主義當作問題，不能不說是時代錯誤了的。在伊利雅特中，寫實與理想是渾然合一的，所以，將他歸屬於其中的一項，是大膽，是謬誤。到了菲狄亞斯 (*Phidias*)，蘇福克萊斯 (*Sophocles*) 496B.C. - 406)，是更『分析的』了，其作品中的寫實及理想，並不成爲渾然的融合體，成了作者特意巧妙地製成了的調和體的形態。到這個時候，才可以說，其作品近于理想主義，或以寫實主義爲主。

在希臘底古英雄詩，西莫尼台斯 (*Simonides*)，西契利亞底喜劇作家中，很看到了濃厚的寫實主義；眞作爲寫實派的作品，明確地認識了的，自亞歷山大利亞派的詩人爲始。這些詩人，作爲對於前代的理想派的反動，想歸于『古派』底姿態中。雖則志于過去的姿態之忠實的再現，

但是結果，成了忠實地再現這個時代的實際生活，爲了要把實際生活美化起來，粧成古風。狄荻克利托斯(Theocritus)很知悉這種載了擬古主義(Archaisme)的假面具的寫實主義。到了亞普魯尼莪斯(Apollonios)更強烈地顯現了寫實主義的傾向。他用了全力，在他所描寫的人物之造形的方面。看他底亞爾古諾梯克(Argonautiques)，梅台(Mede)底感情底變化，由其舉動態度上表現出來。這實有近代的寫實主義的影子。但是，看這些寫實主義都是從單純的興趣上，描寫自然的，可以說是給粹寫實主義吧。

一方面，教育的寫實主義，也給看到了。尤其是希臘底宗教是美底崇拜，所以，凡藝術都有宗教的意義；此外，也看到了有政治的及道德的目的的寫實主義。海西莪道斯(Hesiodos, Ca. 870 B.C.)，是講述實賤倫理的。政治，以亞里斯托法奈斯(Aristophanes 48 B.C.-385)爲最好的對手。至于尤利披台斯，(Enripides 484 B.C.-407)，是最明白大胆地表現了其教育的企圖的。希臘人原本是藝術家底良心強烈的國民；在藝術與學術上，交識以實踐的效果等，這是他們所不喜歡的。所以，這裏列舉的諸作家

，雖則有從教育的見地來描寫的作品，但是同時，從單純描寫自然的喜悅上而採取寫實主義的場合，也很多。

和希臘人，有着完全相反的性質的，是羅馬人。羅馬人正是最實踐的最打算的國民。所以羅馬人，當建國的時，把藝術當作最無用的東西而不過問的。當這活動的國民漸漸得了閑暇，離開實利而尋求精神的糧食的時代到來的時候，便不能不在希臘尋求他們底師表了。但是，羅馬人除了對於自己底性格最適合的東西之外，決不能從希臘帶了什麼來。就是，寫實主義這東西，是羅馬人最樂意模倣的。羅馬文藝，當然應該是寫實的。

『教育的。道德的』，這是羅馬精神之原則。因而其文學成爲教育的寫實主義，這是極明瞭的事。試看台林契莪斯(Terentius 195 B.C.-159) 留西利莪斯(Lucretius 180 B.C.-159) 所寫的，早已可以看到，這種氣運以激劇的姿態在流着。羅馬之光榮的文豪留克萊契莪斯(Lucretius 98 B.C.-55)，浮爾齊利莪斯(Virginius 70 B.C.-19 B.C.)，霍拉契莪斯(Horatius 65 B.C.-8 B.C.)，普加奴斯(Lucanus 39-65)，倍爾西莪斯(Persius 34-62)，裘凡納利

斯 (Juvenalis 42-co. 125)，都是爲了弘布一種思想而寫他們底作品的。

但是，別一方面，純粹的寫實主義也不是沒有。例如，在普拉烏托斯 (Plautus 210 B.C.-184) 底脚本中，只是以使觀者喜笑爲目的，而描寫當時的民衆底風習的。加丘洛斯 (Caecilius 87 B.C.-45)，普祿佩爾契茲斯 (Propertius 50 B.C.-11 B.C.)，烏微投斯 Ovidius 43 B.C.-17 A.D.) 等詩人，很知悉希臘亞歷山大利亞派的詩人，其作品有單純地終于翻譯的，所以，其作品當然是純粹的寫實主義。在描寫自然的喜悅之外便沒有目的寫實主義，隨着

所謂羅馬精神因時代之推移而漸漸消滅，却反而漸漸旺盛。當羅馬文明底頹廢期，甚至于有佩托洛尼茲斯 (Petronius) 底薩契利孔 (Satyricon) 那樣極端的東西出世。再在劇界方面來看，比悲劇更喜歡。彭托米姆；更進一步，至于喜好流着實際的血而開慟哭呼喊的悲劇之實演。在舞台上，甚至于在實際上燒死扮海爾釐的演員，及磔死洛雷烏留斯。 (Lanreolus. (未完)

本文係就岩波書店出版世界文學講座第一次配本山田珠樹著派底歷史——寫實主義翻譯的。

# 孔子之魂

凱綺賽琳

吳壽彭

此文白愛沙尼亞凱綺賽琳一個哲學者之遊歷日記中，「中國」一篇摘譯；其間去取，各節標目，名之曰「孔子之魂」，均譯者私意，取便一時。如或單印，當復其原，以存真相。

凱綺賽琳以辛亥至中國，凡所與遊，都當代知文能言之士，故所得獨深。含義發揮，時出古意。其贊歎諷刺，或好惡不同，要皆可以為吾人反省之助。至于論謂「中國人獲有所有人類最大的生理上之生氣。他們能越歷過惡境，那個惡境，對於別個民族是逃不過的惡境。」低徊四顧，為之慷慨。

原書敘自歐出遊，歷東方諸國，過美而返，種種新感。稿成十年，始以付梓。出版後，竟爾成名，各國遂譯，有英法意印度諸本。辜鴻銘曾將論沈子培一節翻作華語。其為文曲折，每尋野徑百里之外，以歸故道。譯者着手，初在一九二九，旋以事中止。稿為鼠嚙，一九三一，續成其半，而迄未加以整理。茲始倩人錄出，重讀一過；最初數章，語氣生硬，殊不洽意，終亦仍之，以待日後。

譯者

## 意境

(原文二卷四篇到遠東三六章香港)

香港的景緻使我回想起里維拉 (Riviera) 熱帶地方

遠離在我後邊了，周圍空氣的緊張已弛解下來，太陽的光線已不復重壓着，每一轉動都是變得漸益輕鬆而和緩。在熱帶的日出與日沒，對於那些懷着大希望想着好辰光的人

們使之失望；太陽在早晨從遠天升起，像火烈的一團——

于是這就曉亮；黃昏，太陽落下大海像一塊熔化的重鐵——

于是這就黑夜；先先後後都沒有顏色的交響，除了偶有濃

重的雲層不自然地造出類似溫帶的霞彩。這些比照的影響

在力量的較衡是無能與熱帶比擬的；但是他們的含蘊是並

不豐富，而于強烈的轉換間，吞滅了一切的陰陰。這麼，

今晚，當我在這山顛眺視東海之遼廣，感覺着若有新生命之孕誕，我見到有色彩與形式的纖妙與掩映，那些是數天前所不能見到的。如此，遠東大自然所引動人的，比別處所能引動的不同：這裏面，線條是純淨的，轉變是清暢的，如在我們西方，則祇有藝術家的抽象之才能所創作者可與彷彿；這大自然已由上帝給與了風格。中國畫之許多美雅的怪腔是已顯現于其間。方我最初遠望于黃昏之海面，我好像但見瀰漫，有長條的白霧，不久，却又看到島嶼正好浮動于這些霧條的上面，請試想我的詫異。沒有一個真切的印象可以教我知道這些島嶼並非懸于天空；在如此的大自然之前，如若要把握其間境物之聯接，須有那觀賞遠東繪畫的同樣之幻想。

我已明白：在中國，我將得自變成一個有意境的人 (Manofvision)；每個形物都現有意思。在我心的眼中呈現了一個萬物與大道之超合，外形與內心之會神，那些像具我先前所從未遇見的。

## 風格之僵化 (原三七廣州)

現在我是狠覺舒適了，廣州城所激刺于我的那反感不再擾亂我的靜思。什麼反對這城的話儘可說，而這城總是美麗的。每樣裝璜的事物是如此的完善，我從未能在此處見過。銀匠的手法，檀木與象牙的雕刻者之手法，——一切屬于美術與工藝的——是在一個高到幾乎難信的水平線上；這裏最低下的匠人似乎已獲得最高尚的風格。當我，于此見到這些可驚的匠人們原是如何的窮酸而乏味的朋友，我每總感着有失和諧。顯然的，這文化之全部沒有一些些再能歸屬於那一個個人的；所有的成就，都是基本于舊規。自然地，我的思緒蕩漾至湮遠的年代，那時，如今這些硬板化了的型式方正躍動着生命……于是，我可要問我自己究孰全美【完善】，當真，能在這全美離落了原意以前就會流行起來麼？翡冷翠 (Florence) 方正在畫烏娜杜 (Leonardo) 與密歇爾安琪羅 (Michael Angelo) 動作着的時期，不能幾及她頹廢時期一樣的雅麗；當一型式在創造的時候，那時候並無此型式之存在。如此，則今日之中國看起來狠該應比唐朝時候有趣得多。

中國人，他在古代是偉大的創造者，現今明白地失去

了發明能力。而這又是更明白的意義，他們並非退化——在藝術上及在人生上——那是在西方文化停頓時代也常如此的；在中國人這方面則成規之因習似乎可真是生理的地代替了發明力。所有可以用型式徵象其生存的東西，在中國是都已有結晶的表現了的，爲此故，新創作至少是這時候，成爲不可能了。可是倘若同樣的現象時時的接續着再現，顯有不減的力量，則其所示意義即絕不是枯瘠：這是大自然的道理，大自然，經歷不可計數的，時間之久遠，在他未決定有所變革之前，守住同樣的示象。人們該應以地質學的紀代來評判中國人的文化，纔稱允當。就如此，他們對於變革的反感，將可得解釋：實在則他們並不于變革有所反感，因爲在中國歷史的過程之中，也曾經着諸變革，有與歐洲所經的同樣大的諸變革；只不過他是經過得沒有像歐洲那樣的匆忙。而統觀起來，如若人們變更得太過匆忙，這不是一個好兆，而是一個惡兆。當然的，這可說他是安置了他的目標如此其高，他若竟要達此高處，是絕不容錯失分秒的辰光了；一般的，可是，這只示明了他預定着自己的終結……。

廣州的街坊之形式與色彩之無比的美麗刻畫于人心日益愈深；從一切的露佈中說出最典雅的文化之感覺；沒有一件家用的器物，沒有一種飾品，不獲得有藝術價值的意思，不必管其意思于實現上是常失落的。尤其的，日落以後，這市鎮直有仙境之動人的效力，一個黑與金黃的交響。全城，從闇夜的黑背景中站出美形的湛亮的物體，各處是強悍的字跡閃耀於暗裏。

我永不能看厭。他們在形狀上是如此可愛的，中國街真使眼睛快樂，單只店舖招牌與廣告就夠感謝不盡了。怎麼，在這裏，字與畫並重起來呢？即在精神上。這些蝌蚪文字之中，是含蓄着最高的藝術，而這當真是必須看真藝術家的妙手始能表現其藝術之精神，確如人們之所共求，確如筆觸之所常露。古董家常出可買一幅圖書傑作的價錢買一張美麗的字紙。

我狠不至於是弄錯了的，在文化上若須講到可見的形式，則我當于他們現存的書法之中多多着力的追尋中國人文化的高程度，不但他們從最早的青年時就生活於那個必須發展形式感覺之環境中——這已爲他們註定，對於形式

當加精細的注意正是人生之必需。中國的文化【言語文字 Language】並無聲音的意義；每一區域有一種不同的土白，那土白，一處與別一處不同；是不減於英語與德語之相異的。可是全中國人引用同樣的書寫記號；他們不能以言語相通的時候可以此交往；于是字楷之練習怎能不澈底的講求呢？這些一經習得，他的其餘利益自然相應而來。字體之內含的美麗不知不覺的訓育出他們的風格；遂至大家以沒有一手好字爲微賤，而必須於許許多的如此字體之中，在一瞥之下，辨別好壞而其間的分數又常是細小之極的相差，這遂削尖了大家的眼光。有教育的支那人之不能造一些醜惡的東西，與中國一般民衆所有的對於形式之感覺的無可比較的準度，無疑的是這種書法之流行的直接結果。

但是這種書法的利益，並未括盡于上述的種種；我佩服得過於一切的是他的心理上之意義。在這種書法之中，不能在字跡中，或用字跡來，實體地表現而只可以象徵地表現；一個認知的象徵之繫像是（以記號）繪顯了出來，從上文的這種記號與下文的這種記號間之關聯中，所要想

說明白的意思是說明白了。在如此的環境之下，第一，一個人一面讀書，一面就不能不想，所以雖是最低級的支那人，但只略能讀寫，就含有關聯事物之可驚能力。至此，當然，對這些象形的字體較之根據聲音的語自有更多的可講究的話了。只有從未深思的人們敢于自意爲我們已能說白我們所有于一切境況中的意思；能使此奇跡實現的這種文字【言語文字】並未生存。每一紀代有他的特種阻障，從這阻障沒有一個天才才能跳出，而每一文字在他自己的內外也有着特種的阻障。而這一直應當發明的一種可使各事各物皆能有絕對真切的表現之文字似乎難得會出現了的，因爲文字發展的趨勢是向在簡白的，亦即是貧乏的方向；這並不能就說近今的法文【語】或德文【語】或英文【語】不及愛利沙白時代（Elizabethan age）那樣豐富。既是難以規律來定真確的東西，已能一齊表現了；但是那些不能以現有的文字形式來形容的東西，而可又是真實中的最真實之部分——心理的意念以及宗教性的內蘊經驗這類對象呢？這些東西祇不能在我們的文字中處置了。但他們可于中國字裏表白。拿這些感覺關係的記號能可如此拚搭起

來使無限的事物包括了進去，形容了出來，確如一隻開口的角度說明了無限的空間。那裏，一個 *Scientes* 【內行】看見這些記號在他面前，他立刻就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而倘若他先前會不知道這意思，則這些記號立刻就教懂了他比最長的註釋還教得清楚些。舉一例，孔子教義的全部可以三個記號代表（那是應該連着讀的）；第一個意是聚精會神，用力，第二個意是平，第三個是外形的調諧。（一）四書中的凡事凡物實際皆已以此說明，而孔子教義之根本的原意實也在此，但此教義之始作者，或恐全未識得。事實上，一個生人能再越過于此麼，極度緊張其靈魂之力量以成就完全的內生命而發揮此內生命以造詣外形之調諧。這不但是孔子教義之精理，且實有過於孔子之所曾猜到，這是人生呼吸之間的最高旨意。嗚，倘只我懂得如何寫中國字呀！爽快地，我當舍棄去其他的表白方法。在一切的文字死滅了之後，有福的神魂們仍還在他們眼前，見得『真理』于中國書楮的殘片之中……

註（一）【此地即中庸：第一章「致和」三字】

中國方法之表白不是實體的，不是正對的，但是啓示

的，而且預定有一同情的聞者及聽者如同女人們之妝飾方法的表白。在許多地方這是一個不方便的東西：不單是爲了拚搭起來非常困難——這是，無疑的，啓示人意之作一定澀滅於直陳人意之作；我們的詩人與著述家傾向于啓示者，於是並不高超，而反低下，于直陳的人們；如此是司答芬瑪拉爾梅（Stephane Mallarme）不及波特萊（Paul elaire）。這【直陳】不方便的地方特別是在哲學，他的內含的問題，即在于使大家原祇能模糊地應度的弄得清楚。自然，科學的認識，在中國文中只能不完全地代表出來。可是，倘若人們歸罪此不便于其女性的表現方法上，如像有人歸罪于瑪拉爾梅的一樣，這當是一個錯誤。因爲象形字模于表白之爲用比于言語，或我們的文字，是兩樣的：他們可與數學的公式相比擬。在那些夠簡單的人們，要考定事物之規律必先求此事物之詳細節目全爲形容盡緻，在那些人們當然可以認識這中國文字是不完全的文字：實在，則這些文字是比任何文字還簡易些，而比任何文字還包括得多些。確然的，他們不直接的斷定，但他們解釋那可能的事物如此清楚，與別的可能的事物聯比在一起，使問題



中之真相畢露。如此，中國的文字，在許多方面，不在我

們的之下，而在我們的之上。因為，如數學，他能直接的解釋一種關係勝於任何言語【文字】之所可能。究孰是什麼一個『道理』獨立于此？一千個高音與低音，混和了聲響，我們若要清楚，則必須靜寂這些音節；中國文原是單音的，雖是並無高音之被壓抑。同時他絕不略奪去原質的些些色彩，那是數學方程之本質。舉凡中國聖賢的說話有一個特性是趨向于格言的形式。這是必然的，一切真理于未學習過的人看來是格言式的，尤其是久遠的真理，惟當以有力之反襯法 (Contrapuntal opposition) 出之——但確

實的中國格言之性質是非常奇特：他有一種【滑稽】幽默的意趣。我沒有見過一個中國智慧之表白，不叫我大笑或微笑的。這是為何？倘使我不管究這裏國民的脾氣，而追蹤於一般的規例，我尋出了在這些表白之中和諧之人生的色調似乎是已移染了宇宙。很少東西是比滑稽幽默更深奧的，這為他所獲取了，他懂得用一個莊嚴而利人的心去解釋深奧的敵對的事物。如此，中國人的蝌蚪文字給與全宇宙以一幽默的裝置；如此， *Mechaniqueceleste* 【天機】

譯成文章。

只要中國留住他的文字制度，這沒有精神為文字所滅的危險，至少是在這一個方向：因為在這裏是道生萬物的。而我不信這制度竟會被較新的制度所代替，雖則，在中國，如在日本，也許會有一種較便捷的制度以補助營業用度。無論如何，要是相信以我們的文字制度來代替中國文字，說是可得進步，當為一個愚蠢，這個所謂進步不是人心得于物質之勝利，而是確實的一個相反。這表明了物質的怎樣一莫大勝利，說是人心該得被迫着去完全適應于物質？

### 恥

歌德 (Goethe) 曾在什麼地方寫過，說有一句聰明說話如何強烈的引伸了他。今天我碰到一些相彷彿的景况偶然的認識着一件顯然無關緊要的事實使我能向瞭解中國的途徑上前進了好一段路程。

日益使我感覺擾亂的是這個國民的不動情，他們的古怪的沉着。印度人的恬靜並不使我驚奇，于土耳其人【的

「恬靜」也不：前者「印度人」缺乏生意與力量，而後者「土耳其人」是在脾氣的呆冷，但中國人無論怎樣的貌示鎮定，是既全不呆冷却又混身充溢着生氣直至指頭的尖端。怎麼這民衆能夠顯示如此的嚴肅的印象？——曾有人告訴我亦有不可抑止的冒火而那些竟又說是比之斯干定那維亞的倍賽克們 (Besetters) (1) 的發怒還利害。他們說時常逢着有人弄得各吐澈底的冒火，須得好幾天纔能漸復平靜；同時，說是他火冒得像野牛的發野般的，全不考察那叫他發怒的原因。中國人解釋這現象是由于一種發怒物——恥 (Chi) 的積聚。許多疾病多導源于此，而歐洲的醫生們可證這理論在一般原理上的真確：事實上，在中國這機體中的許多變亂，有些結果得很糟，洵是由于積壓的憤怒。

註一倍賽克，武士之一式，蓄其恥以發其勇，誓不可當。

如今這羣衆的平和狀態，于我，不復是一個難解之謎了，大家知道「立行」(of action) 的偉大人物，諸該撒 (Caesar)，拿破崙 (Napoleon)，譏罕默得 (Mohomet)，亞歷山大 (Alexander)，大彼得 (Peter the Great) 以至于俾斯麥 (Bismarck) 常是不時的為神經緊張所週迴着因而

有時現出像羊癩瘋，有時是狂怒，有時是弛緩或是狂哭，但所有這些正都是神經科醫生所真確地稱為解放的反應。時常積集起來的有火山般力量的脾氣，若要他不至于爆裂，需要有一個安全活塞 (Safetyvalve)，在一定的時刻開放；而蒸氣從那裏沖出，愈壓得緊的，沖得愈兇；在某種限度之內，這對於一般行動的英雄們所用的規例，可用于中國這一個全民衆的行動上。他們，一面是非常的有生氣，而另一面，習練成各民族中最大的自制力。所以，這常見到，倘若本性仍還是不改的本性，則在 *A priori* 先天的】基本上，偶然，憤怒之發作必是屬於中國國民性的；而這發作，是比南歐洲人慣常了逞自己脾氣的發作猛烈得多。這事情的實際是合乎理智的定例的，我于是心理上感覺到滿足了。(恥) Chi 應為心理學者們所更精詳的加以研究。如今，身與心之間的相互作用已成爲注意之集中點：這在遠東來研究，是再沒有更好的地方了。在那裏自制是發展到極度；所以在那裏，——那個本性限定着文化教養之境界【先天與後天的境界】——顯露得最爲清楚。末後我還望下面這一段定律，有事實爲之證驗，中國

人獲有，除非我是太過錯誤了的，所有人類最大的生理上之生氣(Vitality)無論是在一個人上或在一個民族上看來，似乎都是永不會盡竭的。他們能越歷過惡境，那個惡境，對於別個民族是逃不過的；他們能忍受過度的工作（並及心理的工作）不致于使他們神經有不良影響；而最壞的縱慾損害于他們的總比較地小。這民族，事實上似乎並沒有為過度文化或純種蕃殖或鴉片烟，或楊梅毒——或其

他各種可以毀敗別個民族的東西，所大大的毀敗，惟一的一個普遍的退化景象那是在上流階級中看到的，是他們的增長的流俗化(Philistinism)——而這在歐洲是有很好的理由，可全不視為病理的是否這可驚的生理的生氣是由于心理的文化教養之結果？這是一個事實，有教養的人比無教養的能較善于抵當鬥爭之磨折，勇敢的人比懦怯的少為疾害所侵，有自制力的人神經比逞脾氣的人，呈獻較大的抵抗力。總之這是可能使人用心理的法術，防免生理的危險；而我們現代許多學派的趨勢是向着以教養精神來加強體質的了。是否中國人遺傳得的生氣是由于同樣原因？他們為環境所逼，習練着自制，已數千年之久，

而一個聰明的道德系統又正鼓勵于其間；在這歷程之中，不是這已變成遺傳的財產了麼？而那在我們則惟有特惠的個人，經着自己的努力始能獲取的。——當然，這決不可以忘記，在中國自然的選擇【天演淘汰】，于這民族的造成中，是有着較任何別處還強的作用，只這一項已解釋了好多東西；弱質的人們難以生活于中國。

### 以退為進（原三十八澳門）

我已逃出了廣州之紛忙的絡亂，而入于遠東最是詩意與和平的地方。我到了那位置清暢的澳門，那裏卡漢愛茲(Cannons)完成了他的羅西達斯(Lusiadas)。中國的氛圍是怎樣顯著的克服了我呀！自然而然我靈魂中來了對城市生活之反感，表現為低個于老子與莊子之清靜的思懷。這是無疑義的，這些人們的無為主義之極度型式，當是中國社會之極度熙攘的一種反動，中國社會之煩忙實在老莊之時而已然的。當我在這裏重讀他們的書，我好像是在聽着我本人自己的回聲。

什麼是賦與了中國玄學 Mystician 的特徵？——當

然不是他的外義而是他的實質。在這一方面，他能合乎任何的民族，任何的時代。部分的，這是由于他的表現方法，我不再于此贅述，這是中國文字制度之直接效用。正如此，道家的哲學並不詳盡而確定的說明他們的道之終極。而因為只有這道是終古長存的永生，其餘的聲色意識之萬物都遲早的歸于逝滅，這麼速使中國文字于最高真理之表白，獲有絕對的超越；惟有他們是能夠繼續不絕的立于世上；別國的文章的難得有幾句能合附于此，在中國是充溢得隨處都是的聰明。但我今朝並無意于此客觀的事物；我只是厭倦于廣州而急需要寧靜的安息。于是澳門是對於我正太美麗了，可得自樂于這些抽象問題之思考。當我今日在想着老子，而倘我停着，試想他的智慧之特質，那些裏面是特別的中國性的。我並不是見着那永恆真理的先驅者在我面前而只是一個和美的老人，眼睛閃爍，與其無盡的諧談之流放，他的服人的 *Bon homie* 【高德】，大致表現于謹慎與遠慮，譜律在中國智慧的最美善的文句之中。他們願得擺出一切的東西，只不使有些些令人不樂意的擺出來；預先打算着一切，使止于美善，他們預先安排着一

切的東西；他們寧可拿斗來罩沒了燈，不願因其明亮而使自己惹人注目；他們寧願示弱，不願示強，他們相信每一境况，皆須與以出路。——這些是中國人的模樣正如印度人的模樣是願以無論怎樣的代價求得和平。西洋人的模樣是活潑的樂觀主義。這特性不可能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因為曾住過在廣州，所以我狠懂得，這時候我是幾乎預備變這特性為自己所有的了。既老實是不能離羣而獨生，則人們安可以如希臘哲們之驕傲而自由，或如里希意下的絕滅？和在人羣之中，明達者們，倘想過着粗粗可過的日子，無所扶擇，只有學着乖巧。西方人，到此境界，大概是戴起一個走江湖說大話者的假面具，因為我們的衆庶樂于詭異，愛好着一切新奇事物，他們永不會恕宥的是一個聖賢，所以他的最好的政策是以憨蠢來顯示他的智慧。在中國那裏凡有失乎常態的事物到處都該被禁棄的。自重的各人惟當避免着與衆人之衝突，並無別法；而這避免之得來則又唯有犧牲了自傲的心腸，人口過勝說明了中國多少的現象！而這對于中國人的脾氣之應響，又有怎樣重大的教訓，對于我們白種人也將同樣的教訓着，遲早間我們也將

發展爲一個緊擠的羣衆。中國，無疑的，他的偉鉅的道德文化當歸源于此，而在這一景况，他至今還超越着其他的人們。像在中國那樣密擠而緊逼着的地方，一個沒有教養的個人，決不能發旺；那裏，一個粗野鄙夫是像我們這裏的一個有害于全社會的罪犯那樣怕人。但在另一方面，這又是一件怎樣的壞事！在如此的羣衆之旨意之中怎樣發展個人的本質？而，最後，他如何可獲得權力？就在我國中間，尙還不是每個天才都能踐其目的；在中國，這麼的事情惟有靠着非常的機遇而已。在一個小小的僻遠的村莊，一個人，不管他有怎樣的才幹——倘若如此之多的萬人衆立在他的途上他將怎樣走上他的前途？在如此的景况之中，實在，一開始就惟有以退讓爲進身之法。……

### 知白守黑，爲天下式

老子曰：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He mod?』「式」我不知道威廉 (Richard Willh

elm)這裏的翻譯是否確切，但我並不應有所驚詫。在這裏

，我們對於世界之認識（那是以隱藏自己的燈火于斗內爲罪惡的）與『道家』的認識，其間的溝隙可以特別的清晰來測量。

倘使這字不是『Mater』「式」而是『Mistor』「鏡」，則對於此格言將無話可議。無意于創造而創造，無意于前進而前進，以及知足于所處的環境——這個，實際，是「自然」之道；而人，有意識地效學于此自然之步趨，狼可以稱爲她的，「鏡」。可是說她的「式」？惟若更無再高的事物可超于自然之道。這個，實際，是中國全部智慧的緣起 (Presunposition)。那裏，我們在自然之上認有一自由之國度，那裏，我們自視在自然之限制之上，接植自由的精神，爲我們應盡之責任，遂覺自然之靜衡，不能成爲我們的理想，而轉是一個該加克服的境界，以及反于順從而生創作，反于降伏而取戰勝，反于無欲而求有欲，這些似乎對於我們是包涵有較高的價值——中國人可已達到了明明白白相背的結論。于此極端情況中我們可得這麼的境地，在有教養的人們以隱匿自己的燈光於斗內爲使命。

道家的聰明，在這樣華而不實的唯靜主義之上是一再的被詆了的，即本源地還有同心的儒家對此的責備也並不輕。無疑的，中國智慧失敗于這生活之自覺型式，正如創造是違反其主義。可是這不能否認，道家諸經書中恐怕藏有我們所獲的智慧之最深蘊語，且是從我們的觀點，即創造的自得之觀點上，之最深蘊語，如之何而可？因為這「道」(Significance) 威廉氏譯得真好，是以自然之循運 (Process) 為解釋，其完美遠勝于以自由的自由方法為依據；如此既全以自然之威力為映照，人生不能不趨向于盡善。

天長地久。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

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耶，

故能成其私？

這些老子的輝煌的行文，不管他所定的天人之間的神話般之關係，總是真確的，因為，這裏，于自然之循運已識到最深蘊的意義，因為，這裏，于凡界與天界的生活已無二致。這呼喊！返歸自然！如此識得，常會是推進了人類的。在這裏，即便有時，其意義是被誤解着的，如在盧梭 (Rousseau) 以及後世的道家們，這也難得有所傷害，因為自然，在她的圍圍中是盡善，所以即使是虛偽地抄襲她，如此的退迴于她的境界，也能將為此認識所克制的人迫近向這生機的中心。道家智慧的意義如此之豐富，我已觸着了她的一貫之理說：在至今已發見的哲學真原的各個公式之中，或許是惟有中國的公式是永生的。凡其所生人物之形式，他有如藝術家之素質的雜種性格：在他的最高的境界，他屬於人類所可到的最高處；除此最高境界外，其他的表顯，他似乎是低落于別種人物。不必說老子會是如何的偉大——平常的道家，或許常是一個庸人，——我們，無論如何，當如此看他，因為在我們的眼光中，這是人類之使命，須高超于自然的地平面上。倘說我們也

尊敬一個老子如一個偉大的人物則這正因為他也已透過于一切形體，人類的使命也越過了自然之限制。上面，我曾提示儒家視道家爲低級人物，那裏于儒家與道家智慧的敵意在我們似乎並不如此嚴重；這是在于兩派之中的中國質素。于是我重到了我昨日所到之地。這智慧，總之，是中國人的智慧，而在這程度上我們欲求真正的批判並不算超國界的，也不算困難。于是若我說平常的道家都是一個低下人物，我是以一個歐洲人自限而纔可能說有決定的批判。

### 英雄與賭徒

在午慵的時間中我消遣于讀聊齋誌異，蒲留仙的 (*Chinese stories from fe den the refuse*) 『來自隱居者之窟的奇怪故事』。這中國的千古不滅的東西。這文學中的滑稽情趣是高雅；實在的及可能的事件似乎十分平靜地，熟套地，叙述着，即使有時難免于枯燥，但其故事說得如此有趣而動人，雖其意趨尙覺模糊。其內蘊的價值在歐羅巴文藝中並無其比，惟一郭戈爾 *Cozzol* 之幽默，是同于中

國人的，那是希臘時代以後的文藝師統，能在淨形式中造成諷譏的效力，不倚倚于物質環境的憑藉。粗看來，滑稽的素質似未能顯現峻刻的形式。中國證明如此意見之錯誤。

我獲此印象于一譯文，那譯文誠恐是惡劣的：倘此譯文不會能超奪其本質，則此原作必置于怎樣高上的水準！就如此，我也很能懂得，爲何修學的中士人士，熟諳于歐洲文字的，將會認取希臘文藝爲惟有的真藝術，並看作與中國的藝術相等級：惟有希臘人在表現方法上是有峻刻而也有豐厚。拉丁形式之嚴整是外表的——而這形式是西方從希臘時代後惟足稱道的有力形式了：倘其峻刻欲收藏最高價值，則形式必須是內現的，這必須溶化，凝結，不變更而促進其可能之內容。這是真實的，中國的文士們在某些項目上是比別處的人有較好的境地，他們可以峻刻其形式而不至于踐入固定的界限。他們當感恩于他們奇特的文字制度。如我所已指出的，這在中國可以三個象形字來表現出我們文字連篇累頁纔能盡或且還不能盡的意思——凡我們能由博而約的大師們都該自甘于緘默；對於我們，中

國的藝術家們獲有一切的利便，如在科學中一個淨數學家對於物理學家的比點。至于在我們眼光中所見有的連屬於此制度的不便處，如這些詩句主要的只存于眼底，未能朗誦，未能諦聽等，在中國人則顯然不自感應，對於他們，這成見是一個習慣之事而已，但歸之于境遇難易，又有何用？人們創造他所合該的境遇。在無論那樣的境遇中，中國對於形式的超卓是無可疑的。

在夜晚時，我偶然訪入了著名的「賭窟」而以「番攤」為消遣。如此的窟獄，沒有更平和的地方。賭徒們原常是認真而當行值業的，但如澳門這樣的喜樂的優閒，是從未在別處見過的。這賭博的本身是無邊的乏味；博者之所能贏取的極微，而莊家之所獲則無論怎麼的風頭，都非小數。這支那人，可是，在失落了他的日傭之工給後，平靜而輕鬆地走向家中。倘他輸了太多，至多是搖着他的身體投于甜純的鴉片煙夢之中，以自慰藉。當我觀守着這賭台時，薄伽梵吉陀（一）的語句來到我心中，那是克黎希那（二）如上帝，如依斯梵拉（三）向自己說話：我是賭徒的賭博。老實說，無論你怎樣認為不對，凡有危險之感覺

卽印出生機之存生。在阿答摩（一）的觀點上，以擲孤注于淨粹的運氣為經歷之實境，指證人生的機變原如賭博的意義。因為人生，總結起來，沒有別的，就只在外緣之變遷中攝正內心的平衡而已。許多賭徒們，自反于本性，搜求宇宙之定系，這事實是屬於人生觀的背面的，我們如此做法是毀滅著我們本願之初衷的——為何那一式樣的賭徒——無論他下的是怎樣的注——不能算是一個高式樣？這是因為這樣的事實，這種人于人生與外緣的關聯上他潛重于意外的失常部分，于是將失知覺的安置在有知覺的之上；他實際是非復一個自由而負責的人。賭徒是英雄三對雋（Antipodes）英雄們認人生有深奧之意義，于是犧牲人生以博他所認為更高的意義；賭徒們拋注其人生，因為他看着人生並無意義。

註（一）薄伽梵吉陀義譯「尊者歌」

註（二）克黎希那「大黑天」

註（三）依斯梵拉「日中天」

註「我」論者參攷優婆塞尼婆



## 質勝其文（原三九青島）

我始漸感激着革命：謝謝革命，一大羣的有名中國人，其中有幾個是舊朝的大臣，將軍，總督，聚匯於青島，在那裏他們避開了西方化的黨人們。里卡威廉爲我作翻譯。於是，我始漸能深入最高度的中國人性之內觀。

我的預期是被超出得多；這些紳士們，以一人類而論，不管是什麼的人類，其典型是立在非常高卓的水準線上，特別是他們的優越感動了我，不但他們老實是超立於境遇之上，當時他們境遇正是如此的可悲；他們超立於他們的的思想，他們的動作，他們一般的人格之上；而他們之所立，並不如瑜祇。（一）的行徑，僧伽是跳離。現在，但他們是儘在現在之中，以一種更艱深的意義，自全其內心之灑脫於他身處的擾攘之中。在印度人們使我失望：他們是人不如其文，他們所有的高深已於抽象之思維中表白，而活着的大部印度人，並不含蘊着理想的追求，不過是實做着而已；所以同他們往來，學不到什麼。有生氣的中國

註(1) Gogol 譯文

人，相反地，無疑的是人過於其文，唔！我幾乎談說他們是過於他們的經典的。我始漸瞭解孔道的意義。直至如今，我只當孔子爲一合理的道德家而已。凡孟子所稱道者的至高之頌讚，我都覺得有些驚詫，我總只以爲孔子對世界之認識無疑的是極合理，可不算深奧。如今我識得了孔子哲學以不同於印度人及日耳曼人的方法來理解；以一哲學而論，他全不表白什麼內在的或獨立的表白；他但只表白凡各實事實物之抽象體例，這些實事實物，都或已親歷過或將親歷的東西；孔子之言語心須看如血肉，如活着的血肉，在這些情況之下，他的教訓，與我們十八世紀的道德哲學比照，表面看來很相像而實秉着頗不相像的性質，而且是隔着一條開闊而無底的深淵；所以，如此，其思維的未入玄深不足輕重；我不相信上帝思維於玄深之思維，因爲他自己即是玄深；那裏玄深既在實質的存在中，難得完善的表現，則玄奧的意識是多餘了的。清楚的就這這個意思，青島所遇的著名人物，所給我的印象：他們活着孔子之道；凡我當是理想的，假定在他們是生活的實狀。所有這些政治家們認爲國家的機體必然基於道德之礎

石，政治是倫理的外觀活動，以及律例是善意的人情之揮發，而這個對於他們是認爲必然的，甚異於山頭教義（*is known on the mount*）對於基督教的意義；他們並不看爲應該的事情，只不過是爲着必得會如此的事情。從此發生有基本的差異。人們常是完成其所不疑的事情。我不知道與我講話的大臣，治世的才能，無論如何，這是確鑿的，他們以孔子之道爲治，這就是說以道德爲治。而如此直足掩飾他們自己的不足。

這是第一遭我自覺是站在一種樣式的人前，他的最深的素質是道德，如此式樣的人西方不生，這是可能的，以我們的官吏們的功罪衡量起來，在近百年間較良於中國官吏們（爲是我們各統治組織的全體之所表顯不如中國的那麼老了的，卽日耳曼亦然）——而這却是實在的，他們的根本精神並不同於中國的，不管中國官吏在實際上是如何的失敗。我們政治的文化，是由於外鑠的，這是以一制度強人爲善的結果；這是除外了精神而喚起的生活，而且繼續地除外着精神。中國政治的文化，依據於他內己之發揚；人們若考究這廣大的中華民國的數千年來的統治，並不

較劣於眼前之新歐羅巴，這統治的推行，並未有藉於一個能節制人民的自動機械，而是純淨地，惟一地，該當感謝於其人民之道德素習，則他當承認在中華士大夫們中一般道德水準是非常之高卓的。至少，凡我今所接觸着的人們，是非常的高卓。人們可以聽見他們以無上的歎虛論及西方。他們視我們知道德的野人。我們的制度是可佩服，但其人及其根本態度……我誠惶恐這些紳士們之所說無誤。我們西方人已用着我們的聰明趕着在人生之前頭。我們的道德之優越，我們所以爲自傲的，直至今，似乎原不過在一個理智所想出來的制度的圍牆之中的活動而已；正爲如此，我們近來竟有對於一般道德之反叛。西方的社會生活之極端表現，那一件，不足以深深地指證其外表與內心的隔闕？一邊是托爾斯泰主義 *Tolstoyism* 與無政府主義，另一邊是國家主義與種族狂主義——他們都是些要以人造現象來替代天然現象的運動，我們是人不如其度。中國人是高出於其制度。這是孔子精神教育的成功。

這麼簡單的孔子教義之實習可成就人們如此的優越，這個給我以許多深思的資料。我在歐羅巴的道德狂者中永

未遇一盡善之人。但這差異之理由不難尋出：無論是上帝，或權威，或絕對的實用理智，違着自然的，課責於我們，道德的本旨，終爲我們身外的規律；孔子之道視道德爲嚮導線，凡被教化的人，必然地，也自然地遵之而行。他們意爲父子，夫婦，朋友，君臣之間，仁愛與忠信，出乎自然；倘若人得有自然的發展。則道德亦爲自然而和合的結果。於是，其着眼處，側重人性之完善發展，設有一人於此規範的教訓有內蘊的反對；人熟不願被教化。於是中國人決然地取起歐羅巴青年自古風消失之後永不願取的麻煩：他默念於道德之義。若他不斷地認真地如此想下去，總有一日於孔子之道德的顛撲不破處，豁然悟到。因爲無論是向善或向惡，人的析理能力可以訓練而增進的。從此不可動搖：道德本性醒過來了。——可是在其求之之始及其求之之道，必須要多少的教導！中國人並未如我們多所思於道德的問題；他們從未見到我們的倫理倡者（尤其是新教徒）所見到的崇高之義理。但在實際，他們成就得已多。

## 中國不可學

可稱支那的儀式（重形式）文化爲規範的麼？無疑的，倘若你能懂得他的根本精神，支那人已溶和着外表與精神，遠過於其他的民族，而他們已完成了形式與道德的化合。我一再返觀於孔子的「聖人」之情狀，他的至深之心顯於至善之外貌；沒有一個「半仙」可比其美滿。普通是玄深與其動人不能相容，直如原始的野性與習練的艷質，如隨便與克質，之各各相外：這似乎簡直是不可思議，說一個人能併合日耳曼與法蘭西人之優點於一身。中國人，在他的最高顯現中可確能併合了起來。而就算是他於深奧則未能及於德國人，於活潑則未能及於法國人，就算他，不很高明，不很纖巧，就算是他的本性在好多地方還不，如我們來得豐富，他這被教化的存在實代表了一個新造成的人類，那人類之廣被的型式是其他各處所未曾實現，未可幾及的。

在精神上，中國形式文化是無疑的可爲規範的；我，無論如何，想不出有別種文化更可欽佩。但，於是，我目

問：是不是這文化上實現終久還屬於中國人之特質？可能的。這世界是如此奇異地組織着，要能包含一個永真而又大家通用的意義於一形體，常只能說是淨由於偶然的巧合。真如希來爾（Schiller）之意，詩人決非是那惟一的真人，並不是天使他有最劇烈的經驗，最強壯的感情，不過剛巧碰着他拿別人常會有的或且在別人是還有更深的程度的一些東西偶然湊合於智巧而成文章；真如這『天才』並不能獨自成立，而是符應於諸歷史因素的某種智巧始得出生，只是諸歷史因素的自身，若無此符應則不能有所創作——

真是如此，中國人的那美滿既代表着絕對的頂點，只能出現於中國人。如此的出現，在我們可無以為法。因為你若欲一面服從於嚴定的儀節，一面仍自全其固有天質，而且如此，意識地被規束的嚴峻的生活規律之中還有揮發其天質，就必須有一很特別的氣度，這生活形式，於我們或恐也非很相疏的；英吉利人就彷彿如此。他們普遍地有一般的思想，願望動作而又各存其個性；不列顛人宣揚於平庸以葛里蓄 Galileo 宣揚他的 *Epur se mnove* 【天機自動】同樣的力量；所以不列顛人遠較其他歐羅巴人為美

滿。但這大約真在能認識中國人與不列顛人之相彷彿處，人們也必然感到了對於絕對的美滿之普遍實現的懷疑。人什麼難事都可以做得到，但生而非英國人即不能是英國人，他的特質是由千萬的不同於其他歐洲人族的事物，節目，限制，偏見等訓練成的；除非這些基本環境統都俱備，則一個英吉利人，無從出現。同樣的緣由，文化復興 *Renaissance* 時代的個人主義文化隨着特異的個人之應響而起伏。所以這很可以說中國的樣也是不可能學的。

於此，在我，並無悔惜之意，因為我對於人類會有普遍而完善不缺的進步的信念很薄弱，而且也並不相信這是合宜的。如此，將這人類引向何處？向進步的劃一化。這麼是好些，讓我們的意旨經驗着短命的實規，如電閃之現滅，有時古昔，有時在當今，有時在任何時，有時在中國，有時在希臘，有時在日耳曼，如此我們是永遠的在遠望；我說這麼是好些，比之以廉價的樂觀主義投降自己于飄搖之時間，那時問說是在機械地引我們向一個理想的境界。

中國之偉大把握了我，深印了我日益加甚。他自成一宇宙。大過于我所曾履跡的諸皇國，而我，如今很明白于

這裏的住民之並不重視于外面的世界。有時我想起俄羅斯，那另一大皇國，不管來日的吉凶，他終是顯着偉大的；我如此尖銳的感覺着，不管有一切的差異，這二民族何來此共通的性質？我不很明白；但我相信就在這氣度之宏麗，遂使中國分異于東方的各國，而俄國分異于西方的各國。比之于這棕色的平原沒有更廣闊，更包羅的東西，而這廣大于一切最小的舉動上皆有反映。在俄羅斯泥土中的嫡子們主要的（即算是不常確切如此）是一個又大又寬的性格。同樣開闊而清楚的中國風景是單調，有韻，而偉大，其居民之風度如其風景。支那人不管是如何的枯燥無味，如何的虛飾，主要的他給人們的印象是宏大，在他的支那性【Chinoise支那古怪】，的深底裏存有一個偉鉅的元質，『支那性』這字面之所表白，初聽起來令人引起一種渺小東西的印象，就像那些在緬甸，暹羅，日本的印象確實是渺小的格調。在中國，人們在每一個裝束中皆可感覺到一大民族之大靈魂的實體，這靈魂的力量是古怪地動人的。

我知道久後這靈魂一定將完全的獲住了我，因為如今獲住于我的已不少。

中國人的充實之可驚處就在于他的外表之容易令人誤會，這外表之性質在歐羅巴人的幻想中難以調和于深奧的意義，無論什麼是巧妙，美俏，佳麗而精審的，于我們看來是虛浮。可是支那人是深奧的，許是人類中最深奧的。沒有人是如此的深根于自然的天趣之中，沒有人是如此本質地有德性；而外表對於他們的意義之豐富也沒有人能及到，惟有深奧的人能夠如此嚴整的重視形式。

但中國人的深奧所重的質素在于使深奧轉成血肉，這是，如此，精神化的嚴重性。古中國藝術諸傑作的精神獲有無比的強有力的體質。古中國的佛像就塑得多麼壓人靈魂。他們呼出的力氣是神的準度，一個神若欲像神樣的顯現于地面上該得有如此的力氣。有一些如此的大力是每個支那人所內蘊的。中國是一整國欲頭澈尾的巽燦着這力氣。

那一個若想瞭解中國，他必須在他的心眼中同時記牢這支那性，這皇國之闊大性 其居民之根固的生命之偉力

。他必須併着中國人天性的莊麗與中國人的禮樂一同加以測量。最後，內蘊的闊大如何的不在乎于求外現的偶然之機會呀！這闊大性質惟有其全人生爲判斷。中國人始終是闊大的，雖則常爲戰爭所克服，雖則難得有政治的健全的統一，而且卽算她竟有一天至于分裂，她仍將是闊大。

### 實生活與大自然之相應

如今我在亞細亞。我不是在那個東方，從希臘起，穿過埃及，小亞細亞而至印度及南中華的那個東方我是在亞細亞，那個從俄羅斯爲始的一大內地概涵其人民于一宏偉的單位之中。心理底地，俄羅斯是較近于印度人過于支那人；好許多路道，俄羅斯靈魂是與印度人合拍的，這兩民族對於神，對於自然的根本關係皆相同。但在另一方面俄羅斯人的背景却又與支那人的一樣。全亞細亞人們的背景是健實的無盡，空間與時間的無盡。這是歐羅巴人與印度人所沒有的東西。倘有人以一著名的日耳曼人與同樣著名的俄羅斯人並比，他就曾驚異于那俄羅斯人有如何廣闊的胸襟：這是由于他所含蓄的亞細亞之素質。在歐羅巴

人 他的鉅大，豐富而重要的過去歷史，當然亦賦與了出人頭地的舒展，但這背景終是個有限的背景。他的最清楚的準高線 (Contours) 不能示人以廣闊之感。在東方人的後面，只有傳說與神話：他們所傳的是可能的事物而非實有的事物，故其所傳實較廣闊，因爲可能的事物當然多于實有的事物；惟可能的事物又是可疑的可疑，如此則其所傳又雖多實少。爲此故，東方人總帶些虛擬；他會令人引起一種 *Quasimodogenitus* 【類似精靈】的感應，同時他是無限的老。亞細亞人的背景是量不盡的自然世界的無窮之變。印度所瞭解于人生的就是如此。但印度人之所認識永未實演之于人生。自然，他雖懂得如此之深，可是在他難得 *Incorerato* 【實質地】存着。而怎樣動人呀，這却爲俄羅斯人存着！沒有人能如那粗簡的謨吉克 *Mujik* 【俄國貧農】的融和于自然，沒有一個藝術家能及到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所描寫的人格之生命的如此軟熟的合一。斯拉夫的精緻的靈魂是親切地諧應于其自然的背景。尙實的支那人在如此意義上的諸應是不會的；但他的生活背景是正相同。在他的境況中，在社會天才的境況中，所感于

天地之大道者該是現于生活的規律中。除了中國人誰還能夠想到這樣的意思，天子的禮儀，時節之次序，皆社會生活的一統，宇宙演化之正規？除了中國人，誰還能瞭解萬事萬物之等量與齊觀？對於支那人，這像是自然而然的，萬事萬物息息相關。亞細亞人永未分開人于自然，他們已認清人是自然中之一體。在Anna Karelina 安娜卡萊尼娜中那女英雄的死不用別樣筆法出之，而以那高貴的賽馬之死為陪襯，如何的動人！(Non-anthropomorphic) 人神異形觀的性格造成了中國藝術的多少風度！如荷美Homer與歌德 Goethe 所體會之景物之高卓的美麗由于表面上投射了有自然之形影，尚須有更深入的內觀，以免于人意與自然之分化，而從中瞭知二者之原為不可離散的整一。

### 農民的中國

(原四十一濟南府)

我從未見有如此深刻的鄉村生活之景像，如此次于國內地施行之所見者。土地之每一寸皆被耕作，細心地墾溉，純熟地耕耘，直至于山頂，那如埃及的金字塔，斜坡下傾，綴以墜隴。村莊上房子，外圍土牆，風塵中加以自

然的形式：不令人於黃棕的背景上有奪目之感。左右四顧，可觀農夫方在工作，得巧，有思，而意足。這是他們，使廣漠之原際待生命之點滴。他們的短衫之青藍當為此畫圖之一色，雜於耕地之碧綠與澗河之輕黃。我們不堪幻想，若此平坦之大地剝落了這些黃色人類的生趣。同時這又現化為一個無垠的廣闊之大公墓。少有一塊地方設有許多墳堆排列着，犁尖必須一再的繞轉過于墓碑之間。世界上設有其他的農夫能印人以如此的印象，有如此絕對的敏實與如此的從屬於土地。在這裏，他們以全個生及全個死寄託于祖傳的塊塊田畝。人從屬於土地，不是土地從屬於人；後之子孫世世相守，生口日繁，仍當居此，惟加勤勵，以盜益于天地（自然）；若那一旦物化，則不必苦傷，人壽原有盡，復返於土中，而在土中，死人正永生着。中國農民們，如上古的希臘人，我們看像死的東西，他們會當生的看。土地呼吸有祖宗之靈，是靠着祖宗之靈，我們動作則有獲，懶忘則無收。于是這祖傳的田畝同時已成為他的歷史，他的紀念，他的陳跡；他不能異反于土地，正如他不能異反其自己；因他自己只成土地之一體。——從 G。

「orgies到 Herman und Dorothea」切即景于自然之牧歌集成這國度的述古之史詩。

我記起老子的文句：

人法地 Man has the earth for image,

地法天 The earth has the sky for image,

天法道 The sky has significance for image,

道法自然 And significance has itself for image.

照中國人的觀念天與地，世上萬事與人類生活，道德與時序，成一聯貫的整體。天上于地，地上于人。農民是必得最嚴整地順于此律。然也正爲此，他成爲這整體的基礎。倘若他不嚴整地盡其職責，則國無以立，天地動搖。于是他又成爲世上最大的榮耀。每個政治哲學者必倡重農，最高者基於最低，侯王爲無定狀之衆庶所分化；這是自然之道。可是于中國人，這尊重有特別而極異的意義；他們的精神契訂出生活，不單是機械地聯繫于宇宙之各部；其結果是，最高的不但基於最低的，並且是映照著最低的；中國農民，若他知所想，知所感，他當自視爲上天之負

載者。除了中國，何處還能高視羣衆之昏昏以爲明智的映照？除了中國，何處還能高視生活之常規以爲神和的影形？這個說明了一種人生的組織，其意義爲別處所永難勝越。凡此大道，雖有時因外蔽而不彰，輒遇大智而自明。中國神話中所理想的轉轍每實現于日常的生活。分化了的耳目，特別是帝皇們的，時失聰明；而中國農民們則自古至今康健無缺。這示人以心力提高世界的可能範疇。那些自然主義者是如何的盲目，他們反毀理想，那些原是反于自然的理想：無論那些理想原是和合或不和合于自然，他們久後可漸和合的。精神播種其理想于物質中待此種籽發芽而長成，全世界皆變其形狀。

我們歐羅巴人，于控制自然，遠勝中華，但人生，能會看若自然的有覺部分，則惟在中國達于高明。而，總之我們祇是自然的一節；無論是自然之統治者或被統治者——其本論仍還相同。支那人是完全明白這本論，而我們則不然；在此，他是高于我們。



# 騎

# 隊

英·Noel Coward 著

殷作楨譯

## 登場人物

金妮馬利奧特  
羅勃馬利奧特  
愛倫  
白利琪司  
愛德華馬利奧特（小孩）  
喬夷馬利奧特  
愛地司哈利司  
愛德華（成人）  
喬夷  
愛地司  
花妮白利琪司（小孩）

花妮白利琪司（成人）  
馬茄萊哈利司  
施南伯夫人  
廚子  
安尼  
花羅格林喬  
佐治格林喬  
美拉白麗  
海軍少佐愛德加  
湯姆喬利  
亞達（可愛的玫瑰花）  
台賽台達  
馬利翁克里司德

倪塔萊克（鋼琴手）  
康妮克勞射  
梯姆陪特門  
陶格拉司芬  
馬里脫公爵（矮而胖）  
第一婦人  
第二婦人  
喬治叔叔  
田克叔叔  
格萊甜絲（客廳侍女）

## 第一部

第一景 客廳。一八九九年十二月

月卅一日，星期日。

第二景 船旁。一九〇〇年正月

廿七日，星期六。

第三景 客廳。一九〇〇年五月

十八日，星期五。

第四景 劇場。一九〇〇年五月

十八日，星期五。

第五景 廚房。一九〇一年正月

廿一日，星期一。

第六景 公園。一九〇一年正月

廿七日，星期日。

第七景 客廳。一九〇一年二月

初二日，星期六。

第八景 舞廳。一九〇三年五月

十四日，星期四。

## 第二部

第一景 茶室。一九〇六年六月

十六日，星期六。

第二景 馬路。一九〇六年六月

十六日，星期六。

第三景 飯店。一九〇九年三月

初十日，星期三。

第四景 海濱。一九一〇年七月

廿五日，星期一。

第五景 船上。一九一二年四月

十四日，星期日。

第六景 客廳。一九一四年八月

初四日，星期二。

第七景 行軍。一九一四—一九

一五—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第八景 飯店。一九一八年十月

廿二日，星期二。

第九景 車站。一九一八年十月

廿二日，星期二。

第十景 客廳。一九一八年十一

月十八日，星期一。

第十一景 特拉法加街上。一九

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

## 第三部

第一景 客廳。一九二九年十二

月卅一日，星期二。

第二景 夜會。一九三〇年，星

期二。

## 第一部

在第一景與第二景，第二景與第三景，第三景與第四景的中間，當燈光暗淡的時候，聽到賣報的小孩子在嚷着最後的消息。

## 第一景

人物——一八九九年：

金妮馬利奧特（三十一歲）

羅勃馬利奧特（三十五歲）

愛倫（二十五歲）

白利琪司（四十歲）

佈景：

倫敦住家的客廳。客廳裝飾得很精緻，具有時代的風味。後有二窗，窗前各有一座小洋台。除了這必須的構造以外，其餘的裝飾與器具可由設計者去考慮。

時間：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卅一日，星期日，大約下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幕啓，客廳侍女愛倫坐在桌旁用着不豐的晚餐，僅有夾肉麵包與糕餅。她是一位好看的廿五歲的女人。

總管白利琪司上，拿着冰桶裏的一瓶香賓酒。他的年紀比愛倫大，大約四十歲，有着灰白色的頭髮。

愛倫

他們可不要香檳酒了，如果他們已經喝了熱的甜酒。

你說他們可是的？

白利琪司

你不知道。最好是平安無事。

愛倫

你來了廚子怎樣？

白利琪司

在廚房裏跑圈子，像一隻貓在鐵鍋上跑。不錯，新年節夜降臨到她的頭上了。

愛倫

她老是這末奇怪的，她說自己覺得好像什末都完了。

我也覺得這樣。

白利琪司

別再說那些了。

愛倫

啊，亞爾弗萊德！

白利琪司

什末？

愛倫

當你走的時候，我可不能想那將怎末了。

白利琪司

唔，不。

愛倫

我不能想。

白利琪司

煩惱你自己是沒有用的。

想想太太，想想別的兵的老婆。你是和她們一樣的。

。

你沒有被徵當兵。

愛倫

。

白利琪司

那可沒有什末關係。現在

我是一個兵了。

愛倫

如果你發生了什末事，那

我和花妮怎末辦呢？

白利琪司

（把手放在愛倫的肩上）

看這兒，老少女，我倆結婚是好是壞，你說？

是的，可是——

愛倫

唔，如果是壞的，那壞處

白利琪司

真多，可是？如果是好的

愛倫 那好處真多——是的，這是美滿的舒服的命運。

白利琪司

你看太太，開頭她的兄弟去了，現在她的丈夫也去了，兩個長大了的小孩子看着他去。

愛倫

無論如何，戰爭是爲什麼的？沒有人須要戰爭。

白利琪司

我們時常有戰爭，這證明我們是絕頂的狗——

愛倫

這次戰爭可似乎不能證明了。

白利琪司

你怎未能說坐在家裏是平安的呢？你怎未能說我們的勇敢的孩子在頂黑暗的非洲受傷，爲了他們的皇后和國家而流生命之血呢？

愛倫

在倫敦畫報上看起來，非洲真是美麗極了。

白利琪司

如果今天晚上不是新年節夜，我就得冒火了，真的，這是事實。

愛倫

唔，那不止一次了。你最好去拿熱的甜酒來，他們一會兒就要來了。

白利琪司

你注意我的話，愛倫！如果我們不出去，給他們這些南非洲的土人知道了，他們馬上就會來復仇，大屠殺。

愛倫

啊，去吧！

（白利琪司下）

（愛倫把吃完的少許麵包放在桌上，走到窗旁，拉開窗帘。）

（金妮馬利奧特上。他是一位美

麗的婦人，約有三十一歲，穿一件晚服和斗篷。）

（金妮的丈夫羅勃跟着上。他較老，年約三十五，也穿晚服。）

金妮

（脫下斗篷）我以爲我們不能依時到了。我想那個馬車夫一定酒醉了，羅勃。這桌子是怎末好看呀，愛倫。那些花兒是那兒來的？

愛倫

太太！是白利琪司和我兩個用了極大的希望拿來的，我可相信。

金妮

謝謝你，愛倫，真的多謝你。

羅勃

美意美意，愛倫，謝謝你們兩個。

愛倫

一點兒也不必，先生——

那是——那是快樂，真的。

（愛倫從這充滿着尊敬之窘迫的

房中退出）

（金妮對羅勃微笑）

金妮 連小事情都這末好好的處

理着，可不是嗎？我覺得

我要叫。幾滴溫和的眼淚

作為新世紀的先驅。

羅勃 是的，用所有的法子，親

愛的：今天晚上是很感傷

的。

金妮 只有我們兩個說，「平安

，再會。」

羅勃 不，還沒有到再會的時候

。

金妮 快到了——可怕地快到了

羅勃 在吃飯的時候，你看起來

是多末的美麗呀！

金妮 我嗎，羅勃？

羅勃 現在，你看起來是多末的

美麗呀！

金妮 我嗎，羅勃？

羅勃 我希望你只穿那件衣服，

真的。很迷人的。

金妮 是的，羅勃。

羅勃 而且你頭髮上的那個裝飾

品。

金妮 是的，羅勃。

羅勃 這就是我親熱地愛你的事

實。

金妮 這末久，你怎末能夠呢？

羅勃 也許你是厭煩的壞性情的

，真的，可是我不知道。

金妮 也許。

羅勃 唔，現在太遲了。我愛你

是愛習慣了。我不知道真

實。

金妮 我願知道小孩子有沒有睡

着。

羅勃 正在發出鼾聲，我希望。

金妮 啊，不，羅勃，不是鼾聲

。哈利遜醫生說，他們兩

個都有喉核。

羅勃 從他們的母親那兒遺傳來

的，親愛的。在這世界上

，你有頂美的喉核。

金妮 你總是很滑稽的，羅勃。

這使得我稍微有點兒感動

，現在該是莊重的時候。

你酒醉了，你似乎討厭。

討厭？

金妮 （突然地跑進他的兩臂）

啊，我親愛的，我親愛的，爲什末你一定要離開我？我將失掉你了。

羅勃

(微笑地熱情地抱住她) 號角響了，親愛的，牠傳集步兵騎兵和水兵——

『大不列顛人不，不，不會變做奴隸。』

金妮

別困擾我——別說那些。那和南非洲的土人有什末關係？——沒有什末關係

，實在的。

羅勃

(嚴肅地)和傑姆有關係，不是嗎？他已經在那兒。

金妮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但是——

羅勃

但是什末？

金妮

(離開他的懷抱)我抱歉得很，親愛的。我差不多做錯了。

羅勃

你不能做錯。

金妮

(輕輕的)如果他還活着，如果你看到他，你說我愛他。

羅勃

當然活着。他們都活着。

金妮

他們一定快要得救了。每個人都這末說了幾個月了。

羅勃

倍敦拍韋爾是一個好人。

金妮

戰爭將支持多久，我說？

羅勃

不能多過幾個月。

金妮

也許你還沒有到那兒，戰爭就過去了。

羅勃

也許。

金妮

我以爲你是憎恨戰爭的，

你不嗎？

羅勃

恨極了。

金妮

爲了一樁事情謝謝上帝。

小孩子太年輕了，他們不要戰爭。給他們和平和幸福吧。啊，祈禱上帝，時常給他們和平和幸福吧。

(她倚窗外望)

(白利琪司帶着一碗甜酒上，愛倫跟在後面，拿着一個托盤，盤上有酒杯杏仁和葡萄乾)

白利琪司 開始吧！先生。現在剛剛

十二點鐘。

羅勃

快把窗子打開。

(羅勃從白利琪司那兒取過甜酒

來，斟滿兩杯。)

(白利琪司大大地打開窗子)

(從窗外能夠聽到汽筒的響亮聲

和鐘鈴的鏗鏘聲。)

(愛倫與白利琪司將下)

金妮

(突然地)別走，和我們

一塊兒喝，不嗎？

羅勃

再來兩杯。

白利琪司

多謝你，太太。

愛倫

謝謝你，太太。

羅勃

(斟給他們兩杯甜酒)這

兒是你們的，金妮，愛倫

，白利琪司。一九〇〇年

——一九〇〇年。

金妮

一九〇〇年。

愛倫與白利琪司 (同聲)一九〇〇

年。

(突然地，金妮聽到樓上有聲音

，她連忙放下她的酒杯。)

(金妮跑出房間)

愛倫

好像主人喬衷的聲音。

羅勃

(走向門旁去叫金妮)最

親愛的，帶他們下來，帶

他們兩個下來。(慢慢地

踱回房來，微笑。)

二十世紀是怎樣非常無禮的來

驚醒小孩子呀！

(鐘聲汽笛聲漸漸响亮，

舞台燈暗。)

## 第二景

人物：

羅勃

金妮

愛倫

白利琪司

船旁

佈景：

一九〇〇年正月廿七日，

星期六，正午十二時。在

歡衆看明舞台之先，于舞

台後面左方，白利琪司與

愛倫出現在光圈裏。白利

琪司穿着帝國義勇軍的制

服。愛倫華麗地打扮着，

但是正在哭着。

白利琪司 勇敢些，老婦人。

愛倫 啊，亞爾弗萊德，亞爾弗

萊德，我的心碎了。

白利琪司 那兒，那兒——我就回來

——你看。

愛倫 我不能受。

白利琪司 想想太太——你得學她，

你知道。

愛倫 除了想到你出發在他們那

些可怕的南非洲土人當中

，把你的心流在戰場上以

外，我什末也不能想。

白利琪司 真是愉快的情景，我說。

愛倫

那末，花妮就沒有父親了，我也永生守寡了。

白利琪司

你瘋了，你知道。花妮很好，你也好，我也好。她很好，當我吻她說再會的時候。看她笑了，喂？

愛倫

她不是笑。她太小了，她不懂。

白利琪司

都很好，我說。我能夠使你微笑，現在你說。

愛倫

好的——我試試瞧。

白利琪司

那就是一個少女了——（他吻她）

（燈光暗淡，輪船汽笛大鳴。）

（在舞台後面右方，羅勃與金妮

出現在光圈裏）

（羅勃穿着帝國義勇軍軍官的制

服，金妮素靜地打扮着）

羅勃

我想我最好上船去。

金妮

來得太遲了，是不是——這時候？

羅勃

你得非常勇敢，是嗎？

金妮

當心你自己，我的最親愛的。

羅勃

我大概會暈船。

金妮

盡可能的躺平些。

羅勃

我試着記住。

金妮

白利琪司會照顧你的。

羅勃

也許他也得躺平些呢。

金妮

你別因為我看你走了不快活起來，你也煩惱起來。

羅勃

我將使得我自己很忙。白

金妮

郎敦太太將在二月裏組織

羅勃

一個大規模的救濟賑款機

金妮

關，她要我去幫她的忙，

羅勃

還有許多別的事情幹。除

了僅僅值得誇耀的以外，

我決不化時間去思索任何

事情。

任何時候有可能，我就寫

信給你，打電報給你。

（暫停）

可怕，是不是？

我真的要走了。

不再等一會兒嗎？

現在我再吻你一次，于是

我要你走開，繼續談下去

，這樣你就不會確實的看

見我離開你了。

（喘息的聲音）很好，我

親愛的。

（羅勃深長地吻她）

（轉身走開，很快地談着）

愛德華和喬夷也急急平要



來，可是我快活，我真的沒有帶着他們來。喬夷很容易興奮過度，無論如何，他有了很壞的傷風。愛德華能夠來，我想，真的，可是那太可怕地使得喬夷煩惱了，把他獨個兒丟下。留心你自己，我的親愛的——你不再在這兒了，所以我能夠不快活一點兒——當我說喬夷與奮過度的時候，我覺得你去了

——羅勃——羅勃——

（羅勃在周圍的黑暗中消滅了。

當她轉身走開的時候，燈光亮起，羅勃穿過人羣到輪艇的出入處。白利琪司在等着他，他們兩個一同上船。金妮走到愛倫身旁，

愛倫正在悲咽，金妮用手臂挽着她。人羣粗野地歡呼着，雖然有些母親愛人以及老婆是在哭着。）  
（輪船的汽笛一聲短叫）  
（音樂隊奏着『皇后之軍』）  
（輪船甲板上排列着搖浪的兵士）  
（輪船出入處拉開，漸漸地輪船開始移動。）  
（燈暗）

### 第三景

人物：

金妮馬利奧特

馬茄萊哈利司

愛地司哈利司（十歲）

愛德華（十二歲）

喬夷（八歲）

愛倫

佈景：

與第一景同

時間：

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五，大約下午五時。燈亮，愛德華和喬夷以及愛地司哈利司在作兵戲。  
愛德華十二歲，喬夷八歲，愛地司哈利司十歲。  
（放礮）砰——砰，砰，砰。  
（發尖銳聲）啊——啊，親愛的！  
多少？  
七個。  
（短截）好！你最好退却。

我可不知道怎末退却。  
我打將再放了。  
我希望你別放。我只剩十四個了。

喬夷

(喊着) 砰，砰，砰！骯髒的老克魯革——骯髒的

老克魯革——(克魯革

Stephanus Johannes Pa

ul Kruger (1825-1904)

乃南非共和國之政治家，

曾任四度大統領——譯者

愛德華

停住！沒有命令你怎敢開火。

喬夷

(敬禮) 抱歉得很，步兵

愛地司

愛德華。

愛德華

什末？

愛地司

我得老是當南非洲土人嗎？

愛德華

是的。

愛地司

爲什末？

喬夷

因爲你是一個女孩子——僅只是一個女孩子。砰，

砰，砰！

愛地司

(用她的大礮和軍火來應戰) 我得教訓你，你是小

豬！砰，砰，砰！那兒！

砰——

(愛地司把大礮突進喬夷的陣營

，大約消滅了五十個兵。)

喬夷

(喊着) 不老實，不老實

愛德華

靜些。愛地司，那是欺騙

愛地司

(哭) 我討厭當南非洲土

人——我不再當南非洲土

人了，永世也不當了！

(門開)

(金妮上，煩惱，神經質。)

(馬茹萊哈利司隨着金妮上。她

是一個年約三十，穿得很漂亮的

婦人。)

金妮

小孩子，你們爲什末這樣吵鬧？我聽到你們是在那

兒廳堂裏的。愛地司，什

末事？喬夷，靜些。

愛德華

愛地司不喜歡當南非洲土

人——她反抗。

金妮

我也這末想。

喬夷

砰，砰，砰！

(喬夷把愛地司的大礮拋回給她

，并且打中她的膝頭。)

(愛地司痛號)

(金妮重重地打喬夷一個巴掌)

你真是一個惡作劇的小孩

子。馬上上樓去。

(馬茹萊上前安慰愛地司)

馬茄萊

愛地司，別嚷——不見得這末痛。

金妮

我不能受。你們都滾開。

愛德華

對不住，媽。  
愛德華，把喬夷帶走。

金妮

除了當兵以外，你們就不能玩別的遊戲嗎？當兵——

我傷你，你傷我——你

殺我，我殺你。滾開——

滾開——滾開——滾

開。

（馬茄萊覺得金妮神經異樣，便忙叫三個小孩子出去。）

馬茄萊

你們一齊出去。愛地司，

你這末嚷着，我真替你難

爲情。總只一點兒傷痕，

快上樓去叫媽子給你敷上

一些藥。現在一齊去。

（愛地司，愛德華，和喬夷下。）

（馬茄萊關上門，回到金妮身旁）

（金妮在鏡前厭倦地脫下她的帽

子）

（街上的琵琶琴奏着『皇后之軍』

金妮

什末地方也不能逃避。在

那兒？

馬茄萊

我可給他一些東西嗎？

金妮

叫他走開。

（馬茄萊走到窗外的小洋台上去）

馬茄萊

嘿！嘿！

（琴聲停止）

你可喜歡到馬路的那邊去一

點兒？（拋出一些錢，回到

室中）他去了。坐下，親愛

的金妮，你已經站了整個下

午了。

金妮

（坐下）這幾天就不能過去

嗎？

（琴聲再起，但已稍遠了。）

馬茄萊

報紙就要來了。

金妮

我可相信自己再也不看報

紙了。

馬茄萊

別失望，金妮。失望是傻

的。你得勇敢些。

金妮

如果事情知道啦，事情一

定啦，那就比較容易勇敢

些。這末長時期的疑惑，

好幾個痛苦的，痛苦的星

期等待着，可真可怕呀。

世界上我頂愛的兩個人就

這末遠的離開了我，爲我

的愛所及不到，或許已經

受傷了——可怕呀，可怕

呀——

馬茄萊

幾天以後馬弗京就得解救

了，報紙上都這末說。

金妮

報紙上這末說着好幾個月

了——同時傑姆漸漸的死

在那兒了，飢餓，疾病，

恐怖。我不能想，同時可

又不能不想。夜裏我醒了

起來，看見他的臉兒，和

他當小孩子的時候一個樣

兒。他有值得敬畏的勇氣

，我的小兄弟，而且對我

是非常親愛的。（情不自

禁，不能自持）

（愛倫拿茶上。她放茶桌上，有

詢問地看着馬茄菜。）

（馬茄菜搖着头）

馬茄菜 還沒有消息，愛倫。我們

在邸第的外面站了幾個鐘

頭，然後到弗里脫街的報

館。

愛倫

（向金妮）這兒有着一杯

好茶，太太，牠會使你覺

得好些。

金妮

謝謝你，愛倫。

愛倫

實在沒有理由叫主人煩惱

，太太，他很好。我也很

關心的。你知道，我的亞

爾弗萊是隨着他的，如果

隨便那一個發生了事情，

我們準會接到一個人的信

的。你可知道我的意思？

你也得很可能的煩惱着呀

，愛倫。

愛倫

唔，我也時常煩惱，可是

我對我自己說——沒有消

息是好的，什末事情都是

一定的。你不相信那將怎

樣的使我愉快。

（愛倫下）

馬茄菜 可憐的愛倫！

（一個賣報的小孩子嚷着跑過）

金妮

（跳起來）快！快！給我

半個辨士。（忙跑到窗外

洋台上倚着）什末，愛倫

——什末？

（愛倫明白地回答『沒有什末』

，金妮厭倦地轉來。）

愛倫像電閃似的走上那些

平的梯子，時常有一個賣

報的小孩子從這兒經過。

沒有消息是好的，什末事

情都是一定的。啊，上帝

呀！

（馬茄菜決心地站了起來）

馬茄菜 看這兒，金妮。現在我要

走了，七點一刻回來。

金妮 七點一刻——爲什麼？

馬茄萊 我們預備上一家飯店去吃飯，吃過飯上劇場。

金妮 飯店，劇場！我不能！

馬茄萊 你能去，你得去——一個

人坐在家裏煩惱是沒有意思的，也做不出什末好的來。羅尼傑姆司會來帶我們去，如果他不能來，我們就自己去，我不怕人家說話。我們得去快樂一下——他們說『美拉白麗』很好。

金妮 我不能，馬茄萊——你是很快活的，我可真的不能。

馬茄萊 現在我回家洗個澡，穿上

我那件有紅色鳳尾艸的新

時裝，七點一刻就來。

金妮 馬茄萊——不，真的，我

馬茄萊 (吻金妮) 別說啦——聽

我的話。

金妮 我可沒有衣服穿。

馬茄萊 瞎說！你有那件藍的珍貴

的衣服。如果不穿那件，就穿上你的禮服，插上羽毛，和所有的一切。

金妮 馬茄萊，別這末傻啦。

馬茄萊 我說這——這是姿勢呀。

羅勃和傑姆是不高興你哭的。他們很勇敢，頂好我們也得勇敢些。我們預備在皇家咖啡店吃飯。

金妮 馬茄萊。

馬茄萊 準備，七點一刻。

(馬茄萊下)

(金妮上前呼叫馬茄萊，接着退

回坐在椅子上。)

(突然地另一琵琶琴直接在窗下

奏起『皇后之軍』)

(金妮跳起來跑向窗旁)

金妮 (在洋台上) 奏下去——

奏響些——奏響些！皇后的軍隊——爲了皇后受傷，打死，受苦！奏响些，奏響些！)

(她回到室中，遇斯的里地大笑着，把小孩子玩的兵具在全室中亂踢着，最後狂哭着傾倒在沙發上)

(燈暗)

## 第四景

人物：

金妮

馬茄萊

美拉白麗

亞達

愛德加

湯姆喬利

六個帝國義勇軍的少女

歌唱隊

舞台監督

佈景：

劇場

時間：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八日，

星期五，下午九時。

在燈光明亮之先，斑光照着金妮

與馬茄萊，她倆穿着晚服和斗篷

，坐在左面的包箱裏。燈亮，我

們可以看見她倆正在觀看這時代

的一曲典型的音樂喜劇。

體態豐潤的少女正在合唱『帝國

義勇軍的少女』，她們都傾斜地

穿着帝國義勇軍的制服。

我們是帝國義勇軍的女孩，

四個人一行，一二三。

我們是如此的勇敢，

南非洲土人就不很喜歡，

當我們追着他們經過那曠野，

而且教訓他們兩個土人。

我們是帝國義勇軍的女孩，

我們出來遊樂，

我們的制服是如此的驚人，

我們立刻叫克魯革跑開了

我們帝國義勇軍的女孩。

（舞台上村景，有着很多的蘋

果樹花。女孩們唱完了歌下。）

（女主角美拉白麗上。她本是一位

公主，但假裝一個鄉女，爲的是

要找到一個年輕人來愛她。她的

服裝華麗，但稍不合于做手工。）

（在舞台後面她遇到了海軍少佐

愛德加，他是一個愚笨的少年，

有着很好的高音。）

愛德加 （敬禮）我們又遇到了。

美拉白麗 （致敬）是的，的確。

愛德加 在這個小小的鄉村裏，僅

有的美女也得永遠躲藏起

來，這似乎是罪惡。

美拉白麗 諂媚者！

愛德加 不，不，我是那末說的。

美拉白麗 你是水兵，先生，我從水

兵們那兒知道的。

愛德加 他們告訴你什麼？

美拉白麗 他們說水兵會變心的，當

他們愛上了一個女的，他們就航海去了，孤單單的

丟下她一個人。

愛德加 你相信嗎？

美拉白麗 我不知道。

愛德加 最親愛的，最親愛的美拉

白麗——我的心是在你的

脚下。

美拉白麗 (愉快)把牠拾起來，先

生，把牠拾起來。

愛德加 啊，別拿我開心吧。瞧我

的眼睛——你沒有看見愛

火在那兒照耀嗎？

美拉白麗 我不懂愛。

愛德加 讓我來教你。

美拉白麗 我不懂人生。

## 我夢中的愛人

她 我是一個簡陋的鄉女，

正如任何花卉那末的潔白。

偉大的世界從我身旁經過，

可沒個愛人來到我的臥房羞羞地

向我問候。

他 啊，別這末說！

你這種純潔迷惑了我：

我得和你一同消磨那愉快的時日

。

她 春天充滿了我的心，

啊，我將走向那兒去？

什末聲音似乎在說：

和慈地愛着，別讓他說你不知。

他 如果有了真愛給你，你別掉轉你

的臉去。

她 這或許是空想的事，

因為春天只為愛人們而來的。

他 暫時生活着當心着，

恐怕愛情會孤獨地跑開了我們。

同 啊，如果愛情會孤獨地離開了我

們。

## 覆唱

她 我一生等待着，

那夢境的經過；

直到如今我才突然地發現了

我愛人他的形貌與臉兒。

不再哭泣不再遲疑，

命運已經把我送給你。

時間不能分離開

那些被愛永遠地束縛着的人們，

我夢中的愛人真的降臨。

他 我一生等待着，

她 我一生等待着，

## 美拉白麗舞曲

聯

聯

他 那夢境的經過；

她 那夢境的經過；

他 直到如今我才突然地發現了

她 直到如今我才突然地發現了

他 我愛人她的形貌與臉兒。

她 我愛人他的形貌與臉兒。

他 不再哭泣不再遲疑，

她 不再哭泣不再遲疑，

他 命運已經把我送給你——時間不

能分離開，

她 命運已經把我送給你——時間不

能分離開，

他 那些被愛永遠地束縛着的人們，

她 那些被愛永遠地束縛着的人們，

他 我夢中的愛人真的降臨，

她 我夢中的愛人真的降臨，

同 我夢中的愛人真的降臨，

我夢中的愛人真的降臨，

我夢中的愛人真的降臨。

（湯姆喬利上，他是一個滑稽角色

，普通水手的服裝。）

（亞達（婢女）隨湯姆上，取牛乳

的下女服裝。）

湯姆 如果我做母牛叫——你可吻我？

亞達 （大笑）也許。

湯姆 咩——咩。（他試着要吻她）

亞達 不，不！我怕公牛。

湯姆 如果做羊叫呢？

亞達 誰知道！

湯姆 咩，咩，咩——

亞達 不，不——一點兒也不好。

湯姆 我唱歌。航海，航海，航過大

海！

亞達 現在我得吻你了。我愛笨驢！

## 詩句

亞達 水手們真勇敢，

這末冷的去航海。

湯姆 我很同意，

我很同意，

在風狂的海洋中我會昏迷，

我只有唉呵唉呵的睡眠。

亞達 現在我厭倦市鎮，

同時我又願臂上挽着乳桶來往

下市鎮。

湯姆 我覺得害怕，

一個倫敦婢女不知道卵是怎未

生下。

亞達 我找到一隻母牛

取滿了一桶牛乳，

湯姆 我刈割了種植

也許把牛來取乳。

## 鄉村戲遊



兩人 你得贊同

那是真正鄉村的高崇，  
如果你與我同住在村中。

### 同唱

兩人 啊，鄉村的戲遊，

鷄在啼，

牛在吼，

火鷄咯咯地在走；

這真是震駭的農村。

亞達

好像小鷄叫，

我失掉我的羊羣，

什末地方也找不到。

湯姆

我應該槍斃，

因為我忘記了

誘動雄馬與雌馬會面。

兩人

誰教金絲雀

飛出了那牛乳棚？

亞達 啾，啾，啾，啾，

湯姆 索，索，索，索，

亞達 吽，吽，吽，吽，

湯姆 雄鷄篤篤篤篤的叫！

兩人 啊，親愛的，還不是靜的農

村，

跨，跨，跨，跨，

一切鄉村的戲遊。

湯姆 告訴我一些事情，亞達。

亞達 什末？

湯姆 你不是取牛乳的下女，是嗎？

亞達 好問先生。

湯姆 你是什末？

亞達 (致敬) 公主美拉白麗的侍女。

(美拉白麗上，站在後面，他倆

沒有看見。)

湯姆 公主！那末，他的賭東道總會

得勝了。

亞達 誰？賭什末東道？

湯姆 海軍少佐愛德加。船上的長官

們都和他賭東道，說他不能得

到公主美拉白麗的手。他說自

己要和她結婚，不管她是否如

罪惡那末的醜；他需要金錢。

(愛德加上)

愛德加 你在這兒幹什末，湯姆？

湯姆 農事！(笑)

美拉白麗 停止！

(全體歌唱隊上)

### 終曲

歌唱隊 什末——什末事情，這兒？

美拉白麗 和善的朋友們，你們聽到

了我的招呼，

所以我要多謝你們，

因為你們在這兒多言，  
我的心兒已被昏迷。  
啊，不——不是如此。

愛德加

你在這兒散播了什末樣的  
傻話。

這會輕賤了你那傷害了的  
驕傲，  
我在恐怕。

歌唱隊

他是誰，  
這可明顯地看出，  
他似乎知道她很清楚。

這個人是誰？  
誰敢冒犯了

公主美拉白麗？  
你對我說說對我欺騙。

亞達

太太，別讓他看穿了  
你的可憐的心兒在碎。  
未來之先是什末，

愛德加

你弄錯了真正的愛情。

### 最後同唱舞曲

我一生在做夢，  
現在我的夢必須死亡。

我覺得一曲驚醒在我的心房，  
現在那曲調已被遺忘。

你的誓言卑賤，  
我們的愛情是說謊。

你殘酷地欺騙了我，  
而我所有要對你說的是……

(舞台監督上，舉手呼靜。)  
舞台監督 諸位——馬弗京已經得救

了。(馬弗京乃英領南非  
洲 Bechuanaland 的都邑

——譯者)

(包箱裏的金妮發出一聲安慰的  
呼叫。)

(舞台上的演員們瘋狂地歡呼着

，燈暗。)

(在黑暗中聽到歡呼聲。燈亮，

我們可以看見觀眾正在歡呼，揮  
舞着帽子和手帕，戲軍在擁擠着

的看樓上飛蕩着。有些觀眾挽着  
手兒在唱『昔日』。燈暗。)

### 第五景

人物：施南伯夫人

廚子

安尼

愛倫

白利琪司

馬車夫

佈景：敦倫住宅的廚房。這是一間典  
型的地下層廚房。後有一門二  
窗，門外一梯。另一門通樓上

，一小門通碗碟洗滌處。

時間：一九〇一年正月廿一日，星期

一，下午五時。

燈亮，廚子在鐵爐前烘麵包。

施南伯夫人（愛倫的母親）坐在

搖車旁的椅上，搖車裏臥着嬰孩

花妮（觀眾看不見）。

（安尼，洗碗碟的下女，張開嘴

站着，顯然是很興奮的狀態，不

時徒然地觸着桌子。）

廚子 這兒來，安尼，拿一下這個叉

子，不然我得叫救火隊來救我

的臉兒。

（安尼握叉）

（廚子用她的飯單來扇涼）

施南伯夫人 有一次我知道一個女人

，當她烘麵包的時候，

她的前髮着了火了。在

你還沒有數完十個，整

個房子都起火了。如果

沒有那個寶石的胸針，

他們都不能認識她的屍

首呢。

廚子 他們知道她是誰呀。（走向

場車）怎樣的一位貴婦人——

誰有一個如此可愛的女孩，喂

？別烘燒了那個麵包，安尼。

（她的舌頭向花妮作啞啞聲）

你的爸回家了，小鴨子，又平

安又健壯。（她唱歌以娛花妮

）又平安又健壯，又平安又健

壯。

施南伯夫人 我就只希望他又平安又

健壯，我想一定的。

廚子 電報上說他又平安又健壯。

施南伯夫人 也許那是說謊來和緩愛

倫的感情的。

廚子 你是快活的，我得說。

施南伯夫人 在我當小孩子的時候，

我丈夫的朋友突然從克

里米亞回來，一隻腿也

沒有了。

（安尼在烘着麵包，從鼻孔裏

發出笑聲來）

廚子 停啦，安尼——現在看你幹了

些什末——再切一片，快，他

們一會兒就來了。

施南伯夫人 我希望愛倫不會在車站

裏儘量，那會使得她的鼻

子漲得很紅。

廚子 亞爾弗萊看見她準很快活的

，他不關心她的鼻子是紅的

或是藍的。來，安尼，快些

安尼 都在這兒。

廚子 這兒來，快！拿那絲帶結的

玫瑰花給小孩子。（她跑向

碗碟櫃取來一朵紅白藍三色

的絲帶結成的玫瑰花）你把

牠扣在她的身上，施南伯夫

人，我要整理我的頭髮。

安尼

（向窗口）他們坐着馬車來  
了。啊！

（廚房裏充滿了緊張與興奮的

空氣，當愛倫與白利琪司的脚

腿出現在梯上的時候）

（馬車夫跟在後面，拿着白利

琪司的小提琴袋，這是在舟車

中解悶用的。）

（白利琪司先上，體頗健壯。）

白利琪司

（進來）你去安置馬車，

愛倫，我要看看我的可愛

的小鴨子。嘿囉，廚子！

——嘿囉，媽——我的小孩

在那兒？子

（他吻廚子與施南伯夫人，於

是伸頭到搖車裏去。）

哈囉，花妮。咕，你沒

有長大起來嗎？媽，你

沒有養大她一半。（他

作着愉快的噁噁聲，用指

頭觸着小孩子。）看，

她笑了——她知道她的爸

爸。

（他再伸頭進去心愛地吻她）

（愛倫得意地愉快她進來）

我以爲火車不會到了——

我等了整整一個鐘頭——

所有的人都在嚷着。這兒

來，亞爾弗萊，把你的大

頭伸出搖車來，她怕。

白利琪司 （把頭縮回）她知道我，

那即是說——她知道她的

老爸爸。看她那個絲帶結

成的玫瑰花，就像我的眼

睛那末好看。（轉身看安

尼）她是誰？我們還沒有

會過面。

她是安尼。

愛倫 （笑）歡迎你回家，白利

琪司先生。

（安尼與白利琪司握手）

白利琪司 （用手臂挽住施南伯夫人

）好，媽，一切事情怎末

樣？

施南伯夫人 我不必多說。

白利琪司 我不這末想。我對你很驚

奇。

施南伯夫人 什末？

白利琪司 愛倫知道；我在馬車裏告

訴過她。告訴她吧！愛倫

愛倫 不，你。說下去。

白利琪司 唔，你知道我在信裏說到

一個小孩子叫斯馬特——

黑勃脫斯馬特的。

廚子 是的。愛倫把你所寫的信

都念得很響。

白利琪司 不都念得很響吧，我希望

。

愛倫 說下去，別讓你自己說別

的。

白利琪司 好，黑勃脫斯馬特有一家

飯店，他是住在非洲的，

我便從他那兒把牠廉價買

了過來，懂嗎？直到一年

以後才付了價。我們老要

隨處有我們自己的人，你

能來和我們在一塊兒住，

媽——這是怎末合宜呀？

施南伯夫人 一家飯店——可是一家

適宜的飯店？

白利琪司 都在乎你怎末幹，媽，你

知道，當你有了兩家你是

怎末樣。

施南伯夫人（冷笑）啊，亞爾弗萊

，你怎末能夠呢？

白利琪司 好，你以為如何？

施南伯夫人（情不自禁）啊，親愛

的，我不能相信，不再

一個人住了——啊，親

愛的！

白利琪司 快活起來吧，媽。來，這

兒有一杯茶。不是沒有事

情叫了。讓我們大家來用

茶吧，看在上帝的份上。

來，廚子，我的老少女——

你是怎樣的像一位咖啡店

侍女呀，喂？

（他們都坐下用茶，一頓豐富的

茶，有蛋有蝦。每人都立刻談着

。）

（突然。外面賣報小孩的叫聲打

斷了他們的談話。）

白利琪司 他叫什末？

廚子（給安尼半個辨士）安尼

，去買一張來，快些。

（安尼從梯上跑出去）

（廚房中靜默）

白利琪司 外面幹什末？什末事情？

愛倫 不關我們的事。

廚子 愛倫，你怎末能夠這樣說

——關係整個國家的。

(安尼帶着報紙噹啷地進來)

(白利琪司向安尼取報來讀)

白利琪司 (讀) 唉! 女皇——報上

說她死了!

施南伯夫人 現在——我這樣告訴你

廚子 (取報) 讓我們看一下。

安尼 她很老了，不是嗎?

廚子 靜些，安尼。那有什麼關

係?

安尼 唔，我沒有看見過她。

白利琪司 幾年前我看見過她——有

一次騎過勃克治路。咕!

沒有女皇，英國就似乎沒

有趣味了!

(燈暗)

## 第六景

人物：羅勃

金妮

馬茄萊

愛地司

愛德華

喬夷

佈景：康辛敦的公園。台後有一排高

的鐵柵，觀衆能透過鐵柵看見

樹木，坐位，人與狗。

時間：一九〇一年正月廿七日，星期

日中午。

在這一景裏沒有對話。每人都

穿黑衣，慢慢地走着，似乎無窮

地意識着國家的悲哀。甚至於小

孩子也穿上黑衣，有一位婦人帶

一隻大的棕色狗，在牠的頸圍下

打上一個黑色大領結。

羅勃與金妮從左面慢慢地踱來

，後面跟着愛德華與喬夷。

馬茄萊哈利司與愛地司從右面

走來。

他們在台中相遇，輕柔地談一

會話，于是分開各走各的路。

燈暗。

## 第七景

人物：金妮

馬茄萊

愛德華

喬夷

愛地司

愛倫

白利琪司

廚子

安尼

佈景：倫敦住宅的客廳

時間：一九〇一年二月二日，星期六

中午。

燈亮，孩子愛德華，喬夷，與

愛地司均着黑衣，出現在窗外洋

台上。

馬茄菜與金妮坐在沙發上。

馬茄菜與金妮身旁有一小桌，

桌上有熱可可與餅乾。

喬夷

（在洋台上）媽，媽，有一個警察騎在可愛的白馬上！

金妮

別跳，好寶貝，別跳得發熱，別興奮。愛德華，守着喬夷，讓他靜些。

愛德華

好的，媽。

金妮

再喝些可可，馬茄菜？

馬茄菜

不，謝謝你，親愛的。

金妮

我覺得沒趣，憂愁，她的死似乎是我個人的愁苦。奇怪，是嗎？

馬茄菜

我想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她起身走至窗前）那許多羣衆；他們忍耐地靜靜地等待許久了。他們沒有一點兒聲響。

喬夷

（跑進來）媽，我能當一個警察嗎？

金妮

也許，好寶貝——如果你是好的。

喬夷

所有警察都是好的嗎？

金妮

是的，親愛的，像黃金那末好。

喬夷

爲什末女皇維多利亞會死的，媽？

金妮

因爲她是一位很老的太太，

而且很疲困了。

喬夷

我可能再有一塊餅乾嗎？

金妮

你不能再吃任何小點了。

喬夷

我要餅乾。

金妮

（微笑）好——一小塊。帶一些去給愛德華和愛地司。

喬夷

謝謝你，媽。

馬茄菜

（喬夷帶着餅乾跑上洋台）你該怎樣的驕傲呀，金妮。所有你的困苦都過去了——

金妮

羅勃回家了，傑姆也回家了。羅勃得了維多利亞十字章。

金妮

傑姆也該得維多利亞十字章。那許多可怕的月份。

愛德華

（跑進來）他們來了！他們來了！快——快！

金妮

（起立）跑去喊愛倫白利琪司和廚子。

(愛德華急奔出屋)

(喬夷跑進來)

喬夷 媽，請你出來。我掉下一塊

餅乾了，我不能拿住牠——

愛德華推了我。

(金妮出去看一下)

(窗下聲音瞭然可聞)

金妮

(斜倚着)我很抱歉，那是偶然的事。

(聲音囁囁着什末事)

他不是拋了牠——他是掉了

牠下去的。那是偶然的事。

(她再進來)喬夷，你是故意拋了牠的嗎？

(喬夷搖搖他的頭)

你真是一個頑皮的孩子，最

好不讓你去看出殯。

(愛地司進來)

(隨着愛地司進來的是愛德

華，愛倫，白利琪司，廚子

，和安尼，都穿得很漂亮。)

愛德華 媽，爸馳在前面還是後面？

金妮 前面，我想。廚子，你最好

到此地來，安尼，你也來。

愛倫，站在他們後面看，你

願嗎？白利琪司，你不穿大

衣嗎？天氣很冷呀。

白利琪司

我很好，謝謝你，太太。暖

和得像烘熱的麵包似的。

愛德華 (在洋台上)他們來了——

快，媽！

(每個人都擁上兩個洋台)

(死的靜寂，接着遠遠地聽

到嚴肅的死之進行曲。當行

列近來的時候，孩子們興奮

地跳躍着。)

喬夷 (突然地)看，看——那是

爸爸——那是爸爸！

金妮 噓！喬夷，肅靜——肅靜。

(行列繼續着。突然地，一

種歡呼從那即將退散的羣衆

中爆炸開來。)

那是羅勃脫司公爵。他舉手

停止他們歡呼。

喬夷 那可是步兵，媽——那可是

步兵？

愛德華 瞧，瞧——只有一個胳膊的

基法特。喔，媽，瞧——

金妮 噓！喬夷，愛德華，現在絕

對要靜些——注意，像爸所

指示你的。

(孩子們兩手垂直肅靜地站

着)



（白利琪司兩手垂直，肅靜地站在另一洋台上。）

（樂聲增大，隊伍直接經過

他們的下面。隊伍過去，廚

子流淚。）

金妮 五位國王騎在她的後面。

喬夷 媽，她一定是一位很小的太

太。

（燈暗）

## 第八景

人物：羅勃

金妮

屈脫公爵夫人

總管

佈景：倫敦住宅的巍峨的樓梯。梯頭

位于台後。下降的梯級是看不

見的。在梯牆後面的柱子間，

能看見裝飾頗為華麗的舞廳。

廳內管弦樂隊正在演奏當時流

行的圓舞樂，人們正在跳舞。

舞羣在旋轉。

時間：一九〇三年五月十四日，星期

四下午十一時。

燈亮，一種典型的愛特瓦式舞

蹈的全光輝，如果可能的話，

將爆發在觀衆的眼前。

在樓梯的左右，一個有欄杆的

洋台引向舞廳的入口，入口處

有一用人站着分送節目單與客

人。

屈脫公爵夫人立近于梯頭。

近屈脫公爵夫人身旁站着總管

，他以高聲報告客到。

聽到恆常的輕輕的談話聲與樂

聲，但是遮過了牠可以聽到客

人的名字，當總管報告的時候

。當日偉大的美婦人都一個一

個的來，或者有時由人護送着

來。公爵夫人迎接着她們進舞

廳。最後，總管報告：『羅勃

先生和馬利奧太太』

羅勃與金妮出現，羅勃裝飾得

很完美，金妮穿一件精巧的舞

衣。當他們被主人迎進的時候

：

燈暗，幕下。

（第一部完，二三兩部下期續完）

停刊

## 本刊各欄歡迎投稿

### 徵稿規約

本刊內容大概分（一）小說・（二）詩・散文・小品・（三）劇本・（四）論文・（五）翻譯・介紹・（六）文藝雜文諸欄，各欄均歡迎投稿。翻譯之稿，請附寄原文，或請將書名出版年月及出版處所詳細開示。

投寄稿件請在稿末填註姓名及通信處，切勿另紙繕寫，以免遺失。

來稿無論刊載與否，概不退還，惟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來稿一經刊出，當致薄酬千字二元至五元，投稿請逕寄上海環龍路七十六號本社

投寄稿件，務請貼足郵資。因如有欠資等情，照例退回寄件人，以致未能收閱，本社不能負責。



# 中國文學月刊

## 中國文學月刊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刊本

以姓氏筆劃多少為先後次序

蕭作霖 馮白樞 黃裳 殷作楨  
趙景深 張資平 孫儂工 汪馥泉  
葉永業 章鐵民 陸印全 左漱心

編輯人

出版者 流露學社

發行所 文藝書局

上海龍環路七十六號

### 廣告價目

等級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地位	每期刊費
全	底封面之外面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圖畫目錄版權前後及正文前	正文中正文後	全	六十五元
面	六十五元	五十二元	四十六元	三十四元	面	四十元
一	四十元	三十元	廿六元	二十元	半	無
面	無	無	十五元	十二元	面	無
四					分	
之					一	
一					之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詳細刊例承索即寄

本刊定價：

每期 三角

每卷（六期） 一元六角

每年（十二期） 三元

郵費 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 國外每年二元四角

篇幅增大價目另訂定戶不加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 中國文化學會出版新書廣告

## 一 內外類編

內外通訊社編著之內外類篇，現已出版至四十冊，編譯國內外政治，外交，軍事等重要著述，每五日出版一冊，供給國人以當前內政外交上之真確而必要之知識，發行以來因印數太少，未能廣及社會，茲重版業已出書。

冊數	目錄	著者或譯者	價目
一	獨立外交	蔣中正	五分
二	日本所見之一九三六年	橋爪明男等	二角
三	和平而偉大之中國	哥夫生等	五分
四	亞細亞主義批判	田中	五分
五	第二期革命之開始	蔣中正	五分
六	王與內蒙自治	陳秀	五分
七	所謂紅軍	洪	五分
八	喇嘛教及喇嘛與英俄之關係	蔣中正	五分
九	喇嘛與信仰	蔣中正	五分
十	日本國家主義諸社團(一)	高品	二角
十一	日本國家主義諸社團(二)	高品	二角
十二	意國法西斯黨之組織概況	高品	一角
十三	意國主義之檢討	高品	一角
十四	三國干涉之檢討	高品	一角
十五	德國國社黨之組織概況	高品	一角
十六	歐美外交戰線之變遷	高品	一角
十七	赤俄操縱下之外蒙	高品	一角
十八	將來的列強海軍情勢	關根	五分
十九	一年來江西剿共工作的檢閱	關根	五分
二十	十九世紀之所遺	塞納	五分
二十一	蘇俄十月革命紀念報告	塞納	五分
二十二	各國海軍概要	塞納	三角
二十三	日俄風雲中之蘇聯的戰爭準備	洪濤	二角
二十四	日本的幾個外交家	洪濤	二角
二十五	日俄關係論	洪濤	二角
二十六	南昌之新生活運動與其實行	洪濤	二角
二十七	熱河概況	洪濤	二角
二十八	全世界準備新的瓜分鬥爭	洪濤	二角
二十九	日耳曼與日耳曼人	洪濤	二角
三十	各國陸軍編制	鄧文儀	三角
三十一	日本發表聲明經過及各國反響	鄧文儀	二角
三十二	蘇俄交通概況	鄧文儀	二角
三十三	各地新生活運動	鄧文儀	二角

二 中國青年叢書，為當今中國青年應有之學行修養之準，將以此示人當前救國之任務及途徑，為青年不可少之讀物。

青年叢書  
救國的教育……蔣中正  
新生活運動綱要……蔣中正  
(附新生活運動要義訓話)  
青年、戰爭、革命……鄧文儀  
學與幹……賀衷寒

三 國民軍事叢書，供給國民以軍事常識，發揚中國民族固有之忠勇，現已出書五種。

軍事叢書  
國民與航空……蔣中正  
兵經……蔣中正  
名將傳(上下)王敬劉勉白濤合編  
「航空救國」……蔣中正  
威繼光俞大猷合傳……王扶生

四 各國軍備年鑑，本書為一九三三年國際聯盟秘書處根據世界各國向國聯之報告而輯成，內容臚列全世界各獨立國凡六十六個及各殖民地等之關於軍備實力以及丁口岸線，鐵道事業等。讀此書而各國之富強強弱可洞如觀火。國際此世界暴風雨的前夜，留心國際問題者不可不讀。

各國軍備年鑑  
國際此世界暴風雨的前夜，留心國際問題者不可不讀。

五 世界名君(著名)

世界名君(著名)  
本會上市列書籍，關於定接洽，直接投函上海龍路七十六號文化書店可也。

中國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